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我們需要兩層次知識論嗎？

——Sosa 的德性知識論再探討

Do We Need a Bi-level Theory of Knowledge?

—Sosa's Virtue Epistemology Revisited

吳予瑋

Yu-Tang Wu

指導教授：鄧敦民 博士

Advisor: Duen-Min Deng, Ph.D.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July 2020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我們需要兩層次知識論嗎？
—Sosa 的德性知識論再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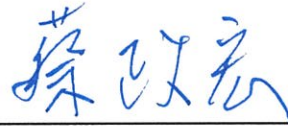
Do We Need A Bi-level Theory of
Knowledge? – Sosa's Virtue
Epistemology Revisited

本論文係吳予瑭君（學號 R05124006）在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9 年 7 月 24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





系主任： 

中文摘要



在本論文中，我對於 Ernest Sosa 的兩層次知識理論做出批判，指出 Sosa 的建構並沒有成功達到他心目中帶有內在論色彩的知識圖像。

Sosa 的德性知識論——兩層次知識論，是當代知識論上極具開創性的嶄新理論，在知識論的各項議題上都帶來非常大的影響與貢獻；尤其在懷疑論的討論上，提供了令人怦然、眼睛為之一亮的回答。於是首兩章我以懷疑論作為開端，尤其聚焦在 Sosa 對於「外在世界懷疑論」與「循環問題」的解法。在端視 Sosa 的回答的過程中，Sosa 帶有內在論色彩的兩層次知識輪廓也會逐步呈現，然而同時 Sosa 所做建構的缺陷也會隨之浮現。

在第三章，我旨於提出一套對於 Sosa 的詮釋。我認為 Sosa 歷來對於他的兩層次知識理論的不盡相同的描述，可以歸納成兩套不同的刻畫方式：「觀點論」的刻畫方式，以及「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其中前者所構築出的，是 Sosa 心目中的知識論圖像，在這個圖像中，Sosa 描繪了他對於知識的期望，包含達到融貫與理解、知道來源的可靠性，以及擁有內在論式的資源以回應懷疑論的挑戰；而後者則可以視為 Sosa 對於他心目中的知識論圖像所做的明確建構，在這個建構中，Sosa 定義了「適切」的概念，再從這個概念來建構出兩層次的知識，而如此建構的目的便是要達到他在觀點論中所描繪的期望。

再接下來的兩章，我對於 Sosa 的兩層次理論做出更進一步的批判。我先是探討 Kornblith 對於 Sosa 所提出的兩個攻擊，並從中擷取出關於內外論議題的靈感，發展出我自己對於 Sosa 的一套批評。而我的批評會呼應到我在首章所預告的：我們之所以會認為懷疑論是個挑戰，是因為光是在實際的層面上指出「我們實際上沒有在作夢、實際上也沒有惡魔在欺騙我們，因此我們的確擁有知識」是不夠的，實際上我們當然有可能是醒著的、也有可能是在作夢，這些狀況當然都是有可能發聲的，顯然實際上如何並不是知識論上所關注的，我們所追求的是要站在更高層次「去說我擁有知識」，是要認知到自己處在對的環境、認知到自己的能力可靠。然而，雖然 Sosa 為了避免直接用「實際上條件適當」作為回答方式，提出了兩層次知識理論以描述我們如何得知條件適當，可是根據他的刻畫結果，決定我們是否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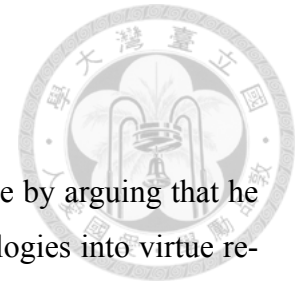
有（省思）知識的，卻還是「實際上」條件是否適當——這只不過是把原先的問題往後退一步而已，同樣的問題依然存在。

最後一章，我對 Sosa 兩層次理論的建構進行再思，探討可能的修正方向。首先我從對於 Sosa 的 SSS 能力理論的分析發現到，若是將二階能力與二階條件作修正，強調認知主體是要在「出問題時會有徵兆」的條件下行使「對於徵兆有所反應」的能力，似乎可以一定程度地緩解我所提出的批評，原因是這麼一來就得以不再淪為由二階環境的實況來「保證」我們可以預設一階環境適當，而是可以讓我們「透過徵兆」去對環境有所認知。於是接著，我便運用此修正，對於二階能力做出更詳盡的刻畫，以說明我們是如何行使二階能力來對於能力可靠、狀態適當、情境適當等有所認知，而如此一來便能如 Sosa 在觀點論所述的：達到某種知性觀點，得到省思知識。然而我認為，這份修正依然沒有真正解決 Sosa 的刻畫所遇到的問題，除了有懷疑論劇本尚待解決之外，還會面臨無限後退難題：雖然我所提出的批評在表面上獲得緩解，但其實在新的層次上又會再度出現類似的問題。我的結論是：Sosa 的建構並沒有成功達成他所追求的觀點論圖像；而末尾我也提供了下一步的可能發展方向：或許建構之所以會出問題，是因為錯誤地將第一層次與第二層次之間刻畫成線性的；而如果將觀點論中所勾勒出的融貫的網狀結構作為藍圖，或許可以得到回應無限後退難題的理論資源。

關鍵詞：

Sosa；德性知識論；兩層次知識論；動物知識；省思知識；AAA 結構；觀點論。

Abstract



In this thesis, I challenge Ernest Sosa’s bi-level theory of knowledge by arguing that he does not successfully incorporate the insight of internalist epistemologies into virtue reliabilism.

In chapter one and two, I introduce Sosa’s theory by discussing two forms of skepticism, dream skepticism and the problem of criterion. Sosa distinguishes two sorts of knowledge: the animal versus the reflective. Animal knowledge only requires that the believer gets truth through competence rather than just luck. Reflective knowledge goes beyond that by requiring that the believer understands that their competence is reliable and the ambient situation is appropriate through meta-competence. After outlining Sosa’s theory and his responses to skepticism, I point out some problems with his theory, and will elaborate them in detail in chapters four and five.

In chapter three, I find that in his writings over several decades, Sosa has employed different ways to characterize the bi-level theory of knowledge. I then argue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two ways of characterization: “perspectivism” and “AAA structure”. The former can be viewed as the picture he pursues in epistemology, which includes gaining coherence and understanding, being aware of the reliability of our competences and having resources to respond to the skeptical threats. The latter i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and the means to achieve the goals. More specifically, he defines two sorts of knowledge, animal knowledge and reflective knowledge, in terms of the notion of aptness, so as to attain his perspectivism.

In chapters four and five, I examine Hilary Kornblith’s criticisms, and argue that he misunderstands Sosa’s theory thereby. In addition, I provide my criticism of Sosa’s theory. Sosa grants that the reason why we think skepticism would pose threats is that if we only appeal to our “in fact” not being in a dream, our “in fact” not being deceived by an evil demon, our “in fact” not being BIVs etc. to justify our “in fact” having knowledge, then the reply is superficial. What we want to explore is not what actually happens but to say we have knowledge at a higher level. Sosa *prima facie* avoids this problem by appealing to the bi-level theory of knowledge; however, according to his construction, whether we have reflective knowledge or not also appeals to the idea that we are “in fact” in the appropriate second-order condition. Therefore, Sosa’s theory only postpones the problem

rather than solving the probl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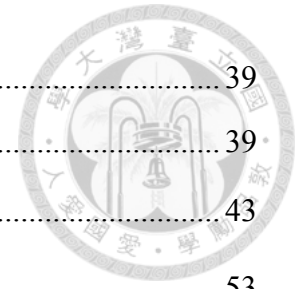
In the last chapter, I revisit Sosa's theory and try to find a way out for him. To start, I modify the account of second-order competence and second-order conditions. From Sosa's SSS competence theory, on the one hand, I found that we should underline that second-order competence is constituted by responsiveness to warning signs such as the missing of the first-order skill/shape/situ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emphasize that the second-order conditions are that the present or absence of such first-order skill/shape/situation is not hidden. If these are the cases, then Sosa's theory dodges my criticism. This is because we acquire understanding through the warning signs. Also, our knowledge of first-order conditions is no longer determined by the fact of second-order conditions. However, the modification does not succeed on the grounds that it is subject to skeptical scenarios, and the regress problem. Therefore, I conclude that Sosa's construction of bi-level epistemology does not succeed. Nevertheless, I think that Sosa's theory is not sentenced to death, so I provide a possible approach to develop hi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Sosa, virtue epistemology, bi-level epistemology, animal knowledge, reflective knowledge, AAA structure, perspectivism.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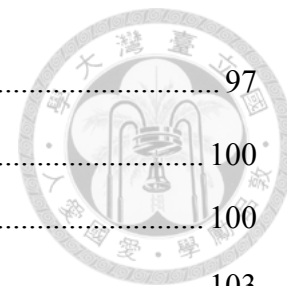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v
第一章 外在世界懷疑論與兩層次知識論	1
第一節 外在世界懷疑論與安全性條件	1
第二節 Sosa 的兩層次知識理論	4
第三節 解決夢的懷疑論	8
第四節 適當條件與不適當條件	11
第五節 理論困難	14
第二章 循環問題與 Sosa 的觀點論知識圖像	19
第一節 問題背景	19
第二節 Sosa 的解法	21
2.2.1. 分析拔靴帶論證	21
2.2.2. 涉及理由的能力與不涉及理由的能力	23
2.2.3. 次人的概念	24
2.2.4. 融貫的觀點論圖像	26
第三節 分析與診斷	30
2.3.1. 動物知識作為基礎知識	30
2.3.2. 拔靴帶論證的出現	32
第四節 解法重建	33
2.4.1. 如何阻止拔靴帶論證出現	33
2.4.2. 真正適用於兩層次知識論的解法	35
第三章 兩層次理論的兩套刻畫方式：AAA 結構與觀點論	39



第一節 Sosa 的兩套刻畫方式.....	39
3.1.1. 觀點論.....	39
3.1.2. AAA 結構.....	43
第二節 兩套刻畫方式間的關係.....	53
第三節 細看 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	55
3.3.1. 條件(C).....	55
3.3.2. 後設適切.....	57
3.3.3. 判斷與引導.....	60
第四章 省思知識是否更有價值？.....	63
第一節 Kornblith 的批評一.....	63
第二節 初步探討.....	67
4.2.1. 過度誇大心理學理論.....	67
4.2.2. 省思知識的價值.....	68
第三節 進一步分析.....	73
4.3.1. 唯有能提升可靠度才更有價值？.....	73
4.3.2. 知識的價值問題.....	77
第五章 兩層次理論的崩解.....	81
第一節 Kornblith 的批評二.....	81
5.1.1. 動物知識做兩次.....	81
5.1.2. 內在論與外在論.....	85
第二節 初步探討.....	87
第三節 Sosa 建構的失敗.....	90
5.3.1. 建構目標.....	90
5.3.2. 建構的失敗.....	93
第六章 兩層次理論再探討.....	97

第一節 問題重述.....	97
第二節 能力理論.....	100
6.2.1. SSS 能力理論.....	100
6.2.2. 能力測試.....	103
第三節 以觀點論為核心的建構修正.....	113
6.3.1. 邁向觀點論.....	113
6.3.2. 深談二階能力.....	115
第四節 懷疑論所帶來的困境.....	121
6.4.1. 極端懷疑論.....	121
6.4.2. 夢的懷疑論.....	125
第五節 兩層次知識論的困境與展望.....	129
6.5.1. 無限後退難題.....	129
6.5.2. 觀點論的兩層次知識.....	132
結論.....	135
參考文獻.....	141



第一章 外在世界懷疑論與兩層次知識論

懷疑論的挑戰，是知識論上始終面臨的難題；長久以來，各派理論不斷努力或者迎擊，或者規避，卻終究各自陷入困局。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個知識理論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如何回應懷疑論。Ernest Sosa 用兩層次 (bi-level) 的理論所構築出的知識圖像，提供了令人怦然、眼睛為之一亮的回答；雖然 Sosa 的刻畫有許多未盡之處，但依然不減其構想之啟發性與發展性。因此，我將以懷疑論作為開章，尤其把焦點放在外在世界懷疑論與循環問題，來探討 Sosa 這開創性的理論。

在端視 Sosa 對於懷疑論的回答的過程中，Sosa 心目中理想的理論輪廓將會逐漸呈現，但同時也會有許多問題隨之浮現；在之後的章節，我將繼續針對 Sosa 的兩層次理論，做出更進一步的檢討與分析，並試圖對其作出補充，修正成更合適的版本。而首先在這一章中，我將探討 Sosa 對於外在世界懷疑論的解法，藉此引出 Sosa 以「AAA 結構」(AAA structure) 所刻畫的兩層次知識理論。

第一節 外在世界懷疑論與安全性條件

外在世界懷疑論是個古老的難題，主張我們對於外在世界沒有知識：懷疑論劇本 (scenario) 的可能性，例如桶中腦、惡魔世界、或是夢的可能性，會威脅到我們對於外在世界的知識。我們有可能只是桶中腦，以為自己坐在書桌前、面前擺著一台電腦，殊不知這一切只是瘋狂科學家刺激我們的腦細胞；我們有可能其實活在被惡魔操控的世界，我們所認為的一切，都是惡魔在欺騙我們；我們有可能只是在做夢，以為自己正在打論文，但事實上自己其實正躺在床上睡覺……。

面對外在世界懷疑論，一個常見的構想是，擁有常識並不需要排除掉所有的可能性——我們並不需要連懷疑論劇本的可能性都得排除掉才能擁有常識，我們只需要排除夠近的或是相關的可能性就夠了¹。Sosa 亦採取這種想法，對知識提出了

¹ 這種「不需要排除掉所有的可能性」的構想，起源自 Fred Dretske (1970; 1971) 和 Robert Nozick (1981) 等人，他們提出了「敏感性」(sensitivity) 作為知識的條件：「如果 p 錯，S 就不會相信 p」。Sosa (1999) 發現到「敏感性」條件會遇到許多反例，故對此作出了修正，改成了

模態條件「安全性」(safety)：



安全性

如果 S 相信 p，則信念 p 為真。(If S were to believe P, P would be true.)

Sosa 主張信念必須要滿足安全性條件，才能成為知識。我們可以把「安全」想成是不容易失敗、不容易達不到目標；而信念的目標是「真」，所以信念是安全的，意思是它不容易錯²。我們也可以用虛擬條件句來理解上述理論內容：如果 S 知道 p，則在附近的可能世界們之中，若 S 相信 p，信念 p 就會是真的³。舉例來說，如果我的信念「前面有張桌子」是知識，那麼要滿足的條件便是：在附近的那些可能世界裡，如果我相信前面有張桌子，則我前面就會真的有張桌子——Sosa 在這裡想要暗示的想法是：懷疑論劇本的世界離太遠了，不是附近的可能世界，所以並不會影響安全性的判斷。作為對照，我們再看到另一個安全性條件不成立的例子：

十個硬幣

Smith 和 Jones 一起去應徵工作。Smith 有好理由去相信 Jones 會得到那份工作（面試官告訴他的），也有好理由去相信 Jones 的口袋裡有十個硬幣（他看到的），從而他推斷並相信「得到工作的那個人口袋裡有十個硬幣」。事實上，得到工作的人是 Smith 而非 Jones，且 Smith 不知道的是，他的口袋裡其實有十個硬幣。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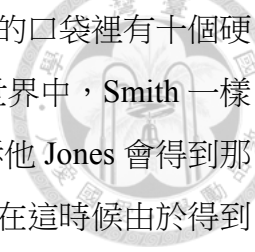
根據故事設定，Smith 是因為看到 Jones 口袋裡有十個硬幣才產生「得到工作的那個人口袋裡有十個硬幣」這個信念的，而他自己口袋裡也有十個硬幣只是剛好而已；

「安全性」條件。由於這部分的討論和我的正文沒有太大關係，故我略過不談。

² Sosa 2007, p.25.

³ Sosa 並沒有特別指定要用任何一套模態語意學，在這裡我使用可能世界語意學來做解釋，只是為了幫助理解。

⁴ 這即是著名的蓋提爾反例 (Gettier case)。出自 Edmund Gettier 於 1963 的〈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這篇驚動哲學界的文章。



在附近有很多可能世界同樣是 Smith 得到工作、同樣是 Jones 的口袋裡有十個硬幣，但是 Smith 的口袋裡並沒有十個硬幣的狀況，在那些可能世界中，Smith 一樣會因為看到 Jones 的口袋裡有十個硬幣、一樣會因為面試官告訴他 Jones 會得到那份工作，而相信「得到工作的那個人口袋裡有十個硬幣」，可是在這時候由於得到工作的那個人——也就是他自己——口袋裡並沒有十個硬幣，所以 Smith 的信念會是錯的。換句話說，在〈十個硬幣〉附近的可能世界，如果 Smith 照樣相信「得到工作的那個人口袋裡有十個硬幣」，那麼這個信念就不一定會是真的，所以 Smith 的信念並沒有滿足安全性條件，因此他沒有知識。

從以上說明我們可以發現到，這裡有個重點是，在判斷「安全性」條件的時候，只需要考慮附近的可能世界就夠了，並不需要考慮所有的可能性，例如像是桶中腦那般奇幻的場景，是不需要列入考量的。用更理論一點的方式來說，Sosa 強調這裡的安全性指的是「相對於同個基礎的」安全性 (basis-relative safety)，而非「徹底的」安全性 (outright safety)：我們要判斷的範圍是「基於同一個基礎」的情況、而非所有的可能狀況——當我們基於同一個基礎相信 p，信念 p 會不會很容易錯？也就是說，我們只需要考慮和現實生活接近的狀況即可，並不需要考慮當我們是桶中腦而相信 p 的狀況、也不需要考慮當我們被惡魔欺騙時而相信 p 的狀況⁵。於是懷疑論劇本的可能性，便不再對我們的常識構成威脅。舉例來說，我透過視覺所產生的「我面前有兩隻手」這項信念是安全的，因為在附近的可能世界裡，如果我以同樣的方式相信面前有兩隻手，則我面前就會有兩隻手；雖然我有可能是桶中腦，而若是如此的話我的信念就會為假，但是這種可能性實在太遙遠了，並不在我們的考慮範圍內，所以不會影響安全性條件的判斷。

有了上述主張之後，Sosa 指出，大部分的懷疑論劇本，例如桶中腦、或是惡魔世界，都太古怪了，那些都是遙遠的可能性 (remote possibilities)，發生那些事情的可能世界都離我們太遙遠、以致於不需要考慮，我們可以將它們當作「不相關的選項」予以排除，唯獨「夢」的可能性，沒有辦法用這種方法排除掉：畢竟我們每天都在作夢，夢實在是太日常了，做夢的可能性實在是太接近了——因此，面對外

⁵ Sosa 2007, p.25.

在世界懷疑論的威脅，我們需要特別討論的劇本只有「夢」⁶。



第二節 Sosa 的兩層次知識理論

Sosa 對於外在世界懷疑論的解法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提出「安全性」作為知識的條件，初步過濾掉大部分的懷疑論劇本；第二，針對僅剩的「夢」的劇本，另外給出解法。在第二步驟的解法當中，Sosa 用到了他的「兩層次」知識理論，因此首先我在這節中，要對 Sosa 的理論做個基本介紹⁷。

Sosa 將知識區分成兩個層次：「動物知識」(animal knowledge) 與「省思知識」(reflective knowledge)。第一層次的「動物知識」有點類似可靠論所主張的知識：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認知主體在適當的條件下，顯現 (manifest) 了他可靠的能力——用 Sosa 的術語來說，叫做「適切的」(apt) 信念⁸。而第二層次的「省思

⁶ 這是 Sosa 在 2007 年時的解法。而在最近這一兩年的文章中，Sosa 對外在世界懷疑論所提出的策略，雖然也是將「夢」和「其他懷疑論」兩種劇本分開談，但關於後者，或許是他注意到原本的解法並沒有論證為什麼桶中腦和惡魔世界等懷疑論劇本可以直接視為遙遠的可能性，他新提出的解法有了些許改變，不再只是單純訴諸安全性理論。而關於新解法的詳細內容，我會在本論文的第六章提及。

⁷ Sosa 對於「夢的懷疑論」提出了兩個獨立的解法，除了我在正文提到的解法之外，Sosa 還對於「夢」提出了一套非主流的理論「想像模型」(imagination model)。然而，由於一方面這個解法較類似心理學、意識哲學、或是心靈哲學等方面的爭辯，完全是另外一個領域的主題，其內容這和 Sosa 的兩層次理論並沒有太大的關聯，另一方面 Sosa 自己也明確表示，他在德性知識論這邊的討論，以及在這裡所提出的回答，和想像模型無關：

I would like to confront dream skepticism directly, without presupposing the imagination model. Indeed, let us initially grant to the skeptic the orthodox conception required for the dream-based attack. (Sosa 2007, p.28)

因此，我在這裡也不會花篇幅去轉述 Sosa 利用夢的想像模型，所做的另一套解法。

⁸ 以最主流的「製程可靠論」(process reliabilism) 為例，可靠論主張，信念是被證成的，若且唯若該信念是由可靠的過程所產生。這和 Sosa 對於動物知識的定義相當類似，也因此一開始有些人會稱呼 Sosa 的理論為「德性可靠論」(virtue reliabilism)。不過，Sosa 的理論和傳統可靠論間有許多微妙的差別，例如傳統可靠論是從「信念」為出發點，討論信念如何獲得證成，而德性可靠論則以「行為者」(agent) 為中心來做討論。Sosa 對此有稍微做過說明：

It is distinctive in that... the aptness (or positive epistemic status) of a belief would involve not just whether the performance is... true... ; nor just... whether a good enough cognitive process chanced to lead to the belief[.] Our virtue epistemology... focus[es] rather on the agent and cognizer. When the agent's actions are said to be right and the cognizer's beliefs knowledge, we speak implicitly of the virtues, practical or intellectual, seated in that subject[.] (Sosa 2009, p.189)

知識」則是比動物知識更高等的知識，用 Sosa 的術語來說，叫做「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的信念」(apt belief aptly noted)，也就是除了要求該信念本身是適切的之外，還要求認知主體得適切地相信該信念是適切的⁹。粗略來說，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之間的關係，可以用：

$$K^+p \leftrightarrow KKp$$

一式來表達，其中 K^+ 為省思知識、 K 為動物知識；也就是認知主體擁有省思知識，若且唯若他對於他的動物知識擁有動物知識¹⁰。舉例來說：

小雞性別鑑定師

有個很特別的行業叫做「小雞性別鑑定師」(chicken-sexer)：剛出生的小雞看起來幾乎一模一樣，而他們的工作就是要一眼判斷出小雞的性別。鑑定師的確擁有某種神秘的能力、得以分辨小雞的性別，而且這個能力也的確是可靠的，但是他們說不出來自己是怎麼辦到的。¹¹

在這個例子中，小雞性別鑑定師擁有動物知識，但沒有省思知識。鑑定師的確擁有可靠的能力，而且他的信念「這隻小雞是公的！」、「這隻小雞是母的！」也的確是因為能力的顯現而為真，因此鑑定師擁有動物知識；然而，鑑定師並沒有能力去相

不過這些是關於當代知識論發展上「德性的轉向」(the virtue turn)的議題，並不是我本文要處理的方向，故在此略過不談；而文獻上對於「德性的轉向」的討論，可參考米建國(2019)。

⁹ 省思知識的刻畫方式較為複雜，Sosa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作出了非常多的修正，恐怕都還沒完全定案。我現在寫下的是 Sosa 在 2007 年《A Virtue Epistemology》這本書中的說法，在之後的章節我會詳細對於他各個時期不同版本的刻畫，作出仔細的檢視與分析，不過本章的目的是藉由對於懷疑論的討論，來介紹 Sosa 兩層次理論的構想，因此目前的討論暫時還不會牽涉那麼複雜的問題，因此我先採用最早、最簡單易懂（無太多術語）的版本來做介紹，以便讀者快速掌握概念。

¹⁰ 見 Sosa (2007, p.32)。注意到，在之後的版本，Sosa 對省思知識的刻畫會變得更為複雜，所以這條式子就不再成立了；不過由於省思知識的構想依然類似 KK 的概念，因此同樣為了讓讀者快速掌握概念，我姑且還是以這種方式來做初步介紹。

¹¹ 這是知識論上著名的例子，最初來自 Armstrong 的〈Is Introspective Knowledge Incorrigible?〉這篇文章，由於內在論者普遍對此直覺沒知識、外在論者普遍直覺有知識，於是這個例子後來便成為內外論爭論議題上的重要例子。而 Sosa 的理論指出小雞性別鑑定師擁有動物知識、但沒有省思知識，其實正是在試圖涵蓋並解釋為什麼會有這兩種不同的直覺。

信他的信念是他的能力顯現所得到的結果，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辦到的，因此他並沒有省思知識。

為了更清楚說明在定義動物知識以及省思知識的時候，所用到的「適切」的概念，Sosa 以「弓箭手射箭」這項行為表現來作類比¹²。弓箭手射箭的目的是射中靶心，而我們可以對這個行為表現作出三項評價，Sosa 將此稱呼為「AAA 結構」：

1. 精準 (accurate)：是否有射中。
2. 熟練 (adroit)：弓箭手的射箭能力是否夠好。
3. 適切：射中靶心是否真的是因為弓箭手的能力展現。

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滿足了前兩項，還是有可能不是適切的；也就是說，就算弓箭手有成功射中靶心，就算他真的技術很好，還是有可能是不小心打中的¹³。舉例來說，可能弓箭手不幸射歪了，本來不應該中的，但此時剛好一陣風吹來、把箭吹到靶心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便會認為弓箭手這次的射箭表現只有達到精準與熟練而已，並沒有達到適切。於是對應到「信念」，我們可以想像信念的目的就是要射中「真」，而就像評價射箭一樣，信念也有 AAA 結構，我們也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評價信念：

1. 精準：信念是否為真。
2. 熟練：產生信念的能力是否可靠。
3. 適切：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否是因為認知主體的能力顯現。

同理，就算是精準的、也是熟練的，信念還是有可能不是適切的。舉例來說：

農場有隻羊

¹² Sosa 2007 p.22-23; Sosa 2011, p.4; Sosa 2015, p.1; Sosa 2017, p.72.

¹³ 相反地，當「適切」成立時，「精準」與「熟練」就會自動成立；原因是「適切」的概念，即是「行為之所以是精準的，是因為行動者是熟練的」，當中就會蘊含前兩項了。這也就是為什麼 Sosa 對於「動物知識」的定義是「適切的信念」，而非「精準且熟練且適切的信念」。



Roddy 是位農夫。有天他從遠處望向農場看到羊型的東西，產生了「農場裡有隻羊」的信念。事實上農場裡的確有隻羊，但是 Roddy 所看到的東西其實是隻長毛犬。¹⁴

在這個例子中，Roddy 的信念的確為真（農場裡的確有隻羊），而且他的能力也的確是可靠的（他的視覺是正常的），但是顯然他的信念之所以為真，只是因為剛好而已，並不是因為他真的看到羊；所以雖然 Roddy 的信念是精準的，也是熟練的，但是卻不是適切的。再考慮另一個變化例子：

農場有隻羊*

Roddy* 是位農夫。有天他望向農場看到羊，產生了「農場裡有隻羊」的信念。事實上農場裡的確有隻羊，而且 Roddy* 視力正常、他所看到的東西也真的是隻羊。

在這個例子中，Roddy* 的信念「農場裡有隻羊」就是適切的了；而當一個信念是適切的，我們就稱之為「動物知識」。那麼，至於什麼樣的狀況能稱之為省思知識呢？我們可以再把例子更動如下情況：

農場有隻羊**

Roddy** 是位農夫。有天他望向農場看到羊，產生了「農場裡有隻羊」的信念。為了確認自己的信念，Roddy** 對自己的視力確認了一番、也走近確認了他所看到的東西真的是隻羊、而不是長毛犬。

在這個例子中，Roddy** 不僅擁有動物知識，而且還同時擁有省思知識：他的信念不僅是適切的，而且他還適切地注意到自己的信念是適切的。換句話說，他依憑了某種能力、來得知他的信念是因為自己的能力而為真的（即：「農場有隻羊」這個信念是適切的），因此他擁有省思知識。

¹⁴ 這個例子來自 Roderick Chisholm (1977, p.105)，原本的用意是要舉一個蓋提爾式 (Gettier-style case) 的反例。

至此，我們已經對於 Sosa 用 AAA 結構所刻畫出的兩層次知識理論有了基本的掌握。接下來，我們回到懷疑論的討論，來繼續看 Sosa 是如何以他的知識理論來解決夢的懷疑論。



第三節 解決夢的懷疑論

Sosa 的最終目的是在夢的可能性的威脅之下、依然保住感官知識 (perceptual knowledge)。為了達到這個目的，Sosa 必須說明我們的感官信念不僅是動物知識，而且還是省思知識。

首先，毫無爭議地，就算有夢的可能性，我們的感官信念毫無疑問地有達到動物知識的標準：我們的視覺、聽覺……等感官能力的確是可靠的，在正常的情況下，我們的感官信念也的確為真，而且之所以為真，的確是因為感官能力的顯現，因此我們的感官信念是適切的。就算我們很容易就是在作夢，但這並不會影響到實際上感官能力是否有成功行使；換句話說，適切性並不需要安全性，就算信念不是安全的，還是可以是動物知識。那麼夢的可能性，威脅到的是什麼呢？我們馬上就能聯想到一個著名的例子，可以彰顯出「特殊狀況的可能性會造成威脅」的直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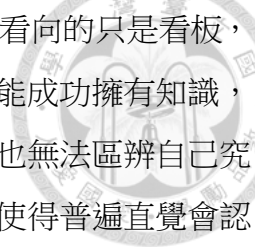
假穀倉

Barney 開車經過一個小鎮，看到了穀倉形狀的東西，產生了「鎮上有座穀倉」的信念。事實上那個小鎮是個假穀倉小鎮，充滿了一堆長得像穀倉的看板，只有一座穀倉是真的，不過 Barney 看到的剛好就是那座唯一的真穀倉。¹⁵

這即是著名的蓋提爾式案例 (Gettier-style case)。雖然在〈假穀倉〉的例子中，Barney 的認知能力的確是可靠的、他的信念「鎮上有座穀倉」也的確為真，而且他也的確是因為看到穀倉而相信這個信念；但是大部分的哲學家，都還是直覺 Barney 沒有知識¹⁶。根據故事設定，Barney 只是運氣好才看到真穀倉的，他如果早一秒或晚一

¹⁵ 這個例子來自 Goldman (1976)。

¹⁶ 也有一部分的哲學家反對這個直覺，但由於額外討論起來會迷失焦點到別的主題，因此在本文



秒看向窗外，所看到的就會是長得像穀倉的看板了，可是如果他看向的只是看板，他還是一樣會產生「鎮上有座穀倉」的信念；因此 Barney 是否能成功擁有知識，似乎會依賴著知態運氣（epistemic luck），除此之外 Barney 似乎也無法區辨自己究竟有沒有真的擁有知識（如果這算知識的話）——而這些現象，使得普遍直覺會認為 Barney 並沒有知識。用 Sosa 的術語來說，即是 Barney 雖然擁有動物知識，但卻沒有省思知識。而現在的問題是，夢的情況似乎是類似的：同理，就算我們現在的確是醒著的，我們感官信念也的確是因為能力的顯現而為真，但是如果我們其實在作夢，我們一樣會相信我們面前有張桌子、桌子上有台電腦……；我們的信念是不是知識（如果這算知識的話）似乎只是取決於我們剛好是醒著還是睡著，似乎得依賴知態運氣，而且如果其實我們在夢中的話，我們根本無法區辨出來、意識到自己只是在作夢——如此一來，不就代表我們沒有感官知識了嗎？

Sosa 的策略是考慮這種「特殊狀況的可能性會造成威脅」的例子，並且將之與我們平時的感官知識做比較，指出這兩種情況是有差別的、並不能完全做對照，從而結論夢可能性並不會對我們平時的感官知識造成威脅。Sosa 所考慮的例子和著名的〈假穀倉〉例子相當類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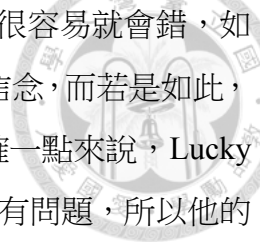
萬花筒

Lucky Jim 被帶入一個有如萬花筒般的房間，房間裡的燈光照著牆，背後躲有小丑在操控燈光的顏色，但 Lucky Jim 不會發現燈光有顏色。現在 Lucky Jim 看到牆呈現紅色的樣貌，產生了「牆是紅色的」的信念，事實上牆的確是紅色的，而且此時燈光是白色的，不是小丑用紅光照白牆來騙他，雖然小丑很有可能這樣做。¹⁷

在這個例子中，雖然情況很容易就會變成小丑用紅光照白牆來騙他，但是現在 Lucky Jim 的感官的確有正常運作、周圍環境的確是正常的，他的信念之所以為真，也的確是因為他（在正常的情況下）顯現了他的能力，因此他的信念是適切的，也

我不做這部分的討論。

¹⁷ 我對於例子的敘述，改寫自 Sosa（2007, p.31）的原文。



就是擁有動物知識。然而在小丑的威脅之下，Lucky Jim 的信念很容易就會錯，如果他早一秒或晚一秒看向牆壁，他一樣會產生「牆是紅色的」的信念，而若是如此，他的信念就會是錯的，因此 Lucky Jim 並沒有省思知識。更精確一點來說，Lucky Jim 的一階信念「牆是紅色的」是適切的，因為此時燈光的確沒有問題，所以他的確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顯現了（一階）能力、使得信念為真；但是 Lucky Jim 的二階信念「信念『牆是紅色的』是適切的」並不是適切的，因為此時小丑的存在會使得燈光很容易就出問題，造成他很容易就會錯誤地相信燈光是正常的，所以他的（二階）能力並不是在正常的環境下作用。

夢的可能性，對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感官知識造成的威脅，看似和〈萬花筒〉的例子是一樣的情況，但 Sosa 認為其實不然。為了更清楚地做對照，讓我們把日常生活中得到感官知識的情況，寫成和〈萬花筒〉相對應的例子：

夢

Jim 看到了牆呈現紅色的樣貌，產生了「牆壁是紅色的」的信念。雖然此時 Jim 是醒著的，周遭環境也一切正常，但是他很容易就會是在作夢。

這個例子即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實況。Jim 的感官知識會受到「夢的可能性」的威脅，Jim 很容易就會是在作夢，這似乎就如同小丑的存在會造成威脅一樣，那麼同理，Jim 的感官信念「那裡有一張桌子」似乎也不該是省思知識！——當然，這並不是我們所盼望見到的。所以為了保住我們的感官知識，Sosa 的解法是主張雖然在〈萬花筒〉和〈夢〉中，主角都擁有動物知識，但是只有後者有達到省思知識的層次。也就是說，在〈萬花筒〉的例子，Lucky Jim 的信念「桌子是紅色的」是動物知識、但不是省思知識；而在〈夢〉的情況，Jim 的信念「那裡有一張桌子」不僅是動物知識、同時還是省思知識。為了達成他所欲的這個結果，Sosa 聲稱〈萬花筒〉與〈夢〉有兩個關鍵點不同：

1. 夢裡的內容，和清醒時的經驗內容是不同的；

2. 我們在做夢的時候，沒有辦法使用醒著的時候所用的那些認知能力。¹⁸

因此，在〈夢〉的例子中，醒著和作夢這兩個情況，Jim 所擁有的經驗基礎是不一樣的；相對地，在〈萬花筒〉的例子中，小丑沒有改變燈光顏色、和小丑把燈光調成紅色的，這兩個情況 Lucky Jim 不論是經驗內容還是所使用的認知能力，都是一樣的。還記得嗎？Sosa 要求知識必須滿足安全性條件，更確切地說，是「相對於同個基礎」的安全性——而現在「夢」的情況，和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感官經驗、以及所用到的認知能力都不一樣，所以不是同個基礎，因此並不會影響到 Jim 的感官信念的安全性。至於〈萬花筒〉的情況，則是因為都是同個基礎，所以 Lucky Jim 的信念沒有安全性。換句話說，在〈萬花筒〉的例子中，小丑的存在會使得環境變得不正常；但是在〈夢〉的例子中，Jim 作夢的可能性並不會威脅到 Jim 所身處的環境。於是 Sosa 主張，這兩個關鍵點的不同，使得〈萬花筒〉與〈夢〉無法做類比：雖然 Lucky Jim 沒有省思知識，但 Jim 並不會因此同理也沒有省思知識。

當然，光是指出〈萬花筒〉與〈夢〉無法直接做類比是不夠的，還必須說明日常生活中的感官信念，真的是省思知識才行，因此接下來，我們要繼續看到 Sosa 下一步的論述¹⁹。

第四節 適當條件與不適當條件

根據 Sosa 的理論—— $K^+p \leftrightarrow KKp$ ——當一階信念 p 是適切的，我們就稱信念 p 為「動物知識」；而當二階信念 Kp 也是適切的，我們就稱信念 p 為「省思知識」²⁰。

¹⁸ 我認為這兩項宣稱，還是得訴諸夢的「想像模型」才會成立，而若是如此，Sosa 的兩層次知識論本身，是沒有足夠資源得以解決懷疑論的。關於這邊的問題，我會在第六章做出討論。

¹⁹ 事實上 Sosa 的論證過程並沒有分成這兩個步驟，而是在一面分析〈萬花筒〉的問題出在哪、何以和日常生活中的情況不一樣的同時，就一面結論日常生活中的主角有省思知識了（而非只是如同我在上一段最後一句所選擇的較弱用詞「不會沒有省思知識」）。因此，本節以及下一節的內容，雖然都是源自 Sosa 的說明，但是嚴格來說是經由我重新整理並且轉述的。

²⁰ 如同前面幾個註解皆所做的特別澄清，Sosa 在後續的著作中做了許多更動，對於「省思知識」的刻畫將變得更為複雜，但是這些細節的部分，對於目前的討論尚未有太大影響，所以在這裡我姑且暫時取用 Sosa 在 2007 年時的說法，為的是讓說明較清晰易懂、較容易被掌握。

其中一個信念是適切的，意指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認知主體在適當的條件下顯現了他可靠的能力——而懷疑論的挑戰，正是在於懷疑論劇本的可能性，會使得條件變得不適當，於是「適切的」定義中的「適當的條件下」變成了關鍵。

一個信念是適切的，若且唯若認知主體所持有的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他在適當的條件下顯現了他可靠的能力。其中關於「適當的條件」這個部分，Sosa 用了「條件 (C)」來做表達²¹：

(C) 對於所有真信念 p，信念 p 的真、是歸因於認知主體的能力，唯有它源自於該能力在適當的條件下的行使，而且在適當條件下行使能力的時候不會很容易就產生錯的信念。

(C) For any correct belief that p, the correctness of that belief is attributable to a competence only if it derives from the exercise of that competence in appropriate conditions for its exercise, and that exercise in those conditions would not then too easily have issued a false belief. (Sosa 2007, p.33)

換句話說，Sosa 不僅要求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顯現了認知主體的能力，還要求得滿足以下兩項條件：(1) 這個能力的行使，必須在適當的條件下才行；(2) 當這個能力在適當的條件下行使時，不能夠太容易產生錯的信念。所以根據條件 (C)，信念是適切的，其要求是條件適當。

為了理解上述的「條件適當」是什麼意思，我們可以仔細檢視 Sosa 對於〈萬花筒〉例子的分析。Sosa 想要得到的結論是，在〈萬花筒〉的例子中 Lucky Jim 擁有動物知識、但沒有省思知識，因此 Sosa 指出，在動物知識的層次：

〈萬花筒〉中的主角有在適當的條件下，行使他的辨色能力，包含他是睜開眼

²¹ 在更之後的版本，Sosa 便不再是用「條件 (C)」來表達，而是對於「條件適當」這個議題有更明確的刻畫。我在第三章會對此作出說明。

睛的、警覺的，包含燈光良好……等等。²²



由於 Lucky Jim 在產生信念的當下，房間內的確是白色燈光，因此（一階）能力是在適當的條件下行使，所以信念 p 是適切的。相對地，在省思知識的層次：

燈光出問題的可能性，剝奪了〈萬花筒〉主角的省思知識……，〈萬花筒〉主角並沒有適切地認定他的一階感官信念是適切的……，有著小丑的存在，他對此很容易就會得到錯誤的信念；或是小丑的存在根本就破壞了條件，使他並沒有在適當的條件下行使能力。²³

燈光不正常的可能性，會使得 Lucky Jim 沒有省思知識，因為小丑的存在會使得條件變得不適當，會使得 Lucky Jim 的信念「燈光是白色的」很容易就是錯的，從而沒有辦法滿足條件 (C)，所以信念 Kp 不是適切的。

從這個分析我們可以理解到，所謂「條件適當」，在一階與二階上，分別指的是不同的意思：一階信念的判斷對象是信念 p （牆是紅色的），對信念 p 來說，適當的條件即是「燈光是白色的」；而二階信念的判斷對象是信念 Kp （我知道牆是紅色的），對信念 Kp 來說，適當的條件即是「燈光不會很容易出錯」。因此，在對〈萬花筒〉例子的分析中，Sosa 才會認定 Lucky Jim 擁有動物知識、沒有省思知識。於是至此我們可以整理出：一階信念是適切的，其要求是一階能力要在一階適當條件下行使；二階信念是適切的，其要求是二階能力要在二階適當條件下行使。其中，「一階適當條件」指的是當下的環境是正常的，例如射箭時沒有風、或是看向牆壁顏色時燈光是白色的，而「二階適當條件」指的是一階條件不會很容易出問題，例如燈光不會很容易出錯，所以只有剛好小丑這次沒有操弄燈光還不夠，還必須所在

²² The kaleidoscope perceiver does seem to exercise his competent color vision in its appropriate conditions. These include his open-eyed alertness, the well-lit medium... etc. (Sosa 2007, pp.99-100)

²³ [T]he bad-light possibility deprives the kaleidoscope perceiver of reflective knowledge... the kaleidoscope perceiver does not aptly presume his object-level perceptual belief to be apt... might too easily have been exercised to the effect of a false presumption, given the jokester; or... is not exercised in its normal conditions, since the very presence of the jokester already spoils the conditions. (Sosa 2007, pp.110-111)

的房間不能有小丑在旁邊操弄燈光才行。

有了上述對於「條件適當」的概念之後，我們便可以解讀 Sosa 對於夢的懷疑論的回答了。我認為，Sosa 策略的關鍵是主張，在日常生活中一階和二階條件都是適當的：一方面，由於我們的確是醒著的，所以我們的一階條件是適當的；另一方面，由於我們作夢時和醒著時的經驗基礎不一樣，認知能力也不一樣，所以就算我們很容易在作夢，也不會使得條件 (C) 不成立，所以二階條件也是適當的。因此，雖然日常生活中的我們看似受到夢的威脅，看似和 Lucky Jim 受到小丑的威脅一樣，但其實兩個狀況在二階條件上是不同的；由於夢的可能性並不會影響到二階條件適當與否，所以二階信念便得以是適切的，也就是我們的感官信念既能是動物知識，也能是省思知識。

第五節 理論困難

至此，我們已經見識完 Sosa 對於外在世界懷疑論的回答了。我非常認同 Sosa 所隱含的想法：光是有動物知識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要求把知識的標準提升至省思知識才行。而我認為，這背後正是帶有內在論色彩的想法：光是能力「實際上」可靠、環境「實際上」正常是不夠的，我們還希望能夠對信念有所省思，必須要認知到我們擁有信念、認知到我們所處的環境是正常的、認知到我們的能力是可靠的等等，否則，只要一開始就聲稱「我實際上的確沒有在作夢，因此我擁有感官知識」，就可以武斷地駁回懷疑論了。事實上 Sosa 也有明文表示：

懷疑論將我們信念的基礎限制在內在的、心理的，而非外在的。……如果我們允許外在的基礎，那麼桶中腦無疑地會缺乏對於「我們正常地擁有身體」這項信念的基礎。……我希望以德性知識論所做的辯護，不要訴諸於外在論。²⁴

²⁴ [T]he skeptic restricts us to bases for belief that are purely internal and psychological, by contrast with those that are external. ...If we allow external bases, then the brain in a vat will no doubt lack some basis that sustains our ordinary belief that we are normally embodied. ...I wish to explore a different line of defense, a virtue epistemology that is... not committed to content or basis externalism. (Sosa 2007, p27)

當中表明了他面對懷疑論的態度，是不會光用外在論式的策略的。然而，根據上述的分析，雖然 Sosa 要求了省思知識，要認知主體必須對一階條件有所認知，但決定〈萬花筒〉和〈夢〉中的主角是否能用二階能力來得到省思知識，卻是二階條件「實際上」是否適當來保證——這豈不是只是把問題往後退一層次而已？

為了更清楚闡明我欲點出的問題，以下我先花點時間釐清，所謂二階能力究竟是什麼。是什麼樣的（二階）能力，可以讓我們得到（一階）條件適當呢？在〈萬花筒〉的例子中，我們看到（一階）條件適當所指的是「燈光是白色的」；同理，在日常生活我們透過視覺去看到東西，所謂（一階）條件適當所指的也會是「燈光是白色的」。於是我們馬上就會有個很直接的反應是，或許二階能力就是檢測燈光顏色的能力，例如我們要縝密地檢查燈光有沒有壞掉、或是拿一張白紙測試燈光沒有問題；但是這麼一來，馬上又會產生一個疑惑是，那到底要檢查到什麼地步，才能得到「燈光是白色的」呢？我們需要考慮在作夢的可能性嗎？或是惡魔在欺騙我們的可能性？也許我們好好檢查完了、以為燈光是白色的沒有問題，但搞不好是惡魔在欺騙我們呀。那麼這樣問題不就又回來了嗎？而且這樣的話，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是否永遠都達不成「知道條件適當」？

或許是這樣的緣故，Sosa 從一開始的要求，就不是要去檢測燈光的顏色，而是直接聲稱我們有某種「默認能力」(default competence)，這種能力讓我們可以直接用預設的方式，把燈光當成正常的：

在日常情況下，當我們相信我們的辨色視覺、把燈光當成正常的，我們所行使的能力是什麼？這似乎是某種默認能力，這種能力使我們能在沒有特別奇怪跡象的時候，自動把燈光當成正常的。²⁵

Sosa 指出在一般日常生活中，在沒有明顯奇怪跡象的情況下，我們擁有某種「默認能力」，行使這種能力便可以自動把燈光當成正常的；也就是說，Sosa 認為所謂二階能力，即是可以直接把（一階）條件預設為適當的「默認能力」。接著，繼續

²⁵ What, for example, is the competence we exercise in taking the light to be normal when we trust our color vision in an ordinary case? It seems a kind of default competence, whereby one automatically takes the light to be normal absent some special indication to the contrary. (Sosa 2007, p.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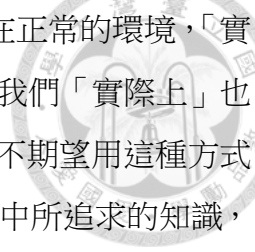
注意到 Sosa 對於〈萬花筒〉例子的分析：

我們假定得到二階信念所行使的能力是默認能力。……然而，因為有小丑在控制，這個能力很容易就會產生錯的信念「燈光是正常的」。……我們必須否認主角的信念「信念『牆壁是紅色的』是適切的」為真、是歸因於他的默認能力。……而這正是為什麼主角對於牆壁的顏色並沒有省思知識。²⁶

從上述可看到 Sosa 認為在〈萬花筒〉的例子中，Lucky Jim 的二階能力依然是「默認能力」，但是由於小丑的存在會害燈光很容易就出錯，使得他所處的（二階）條件並不適當，因此 Lucky Jim 的二階能力並沒有適切地產生（二階）信念，Lucky Jim 並沒有適切的相信（一階）條件是適當的，所以他沒有省思知識。相對地，在一般的情況下，因為不管是過於奇特的懷疑論劇本、還是夢的可能性，都不會造成威脅，所以我們的二階條件是適當的，因此我們的二階能力可以適切地產生信念，使我們得到一階條件是適當的；也就是說，日常生活中，由於事實上燈光並不會很容易出錯，我們可以適切地行使「默認能力」，直接把燈光當成正常的。

我質疑 Sosa 的做法，沒有辦法達成他所期待的內在論要求。不管是日常生活的一般人 Jim，還是〈萬花筒〉例子中的 Lucky Jim，都是使用二階能力「默認能力」來直接把燈光預設為正常的，兩者唯一的差別在於 Jim 是處在適當的（二階）條件、而 Lucky Jim 所處的（二階）條件並不適當；不管是對於 Jim、還是 Lucky Jim 來說，他們都沒有真正認知到自己現在到底是處在日常生活的环境、還是有小丑躲在後面的環境，兩人是否能夠使用默認能力來預設（一階）條件適當、從而擁有省思知識，是由（二階）條件「實際上」是否適當來保證——那麼，這不就正又落入外在論的窘境？Sosa 心目中帶有內在論色彩的省思知識，是要對於所處的環境有所評估，評估是否處在不正常的狀況，而我認為這背後的想法，和能夠處理懷疑論劇本中的不正常背景狀況有關。面對懷疑論的挑戰，外在論的回應時常是只站

²⁶ We are assuming that the competence exercised in that meta-belief is a default competence... Because of the jokester in control, however, the exercise of that competence might then too easily have issued a false belief that the lights are normal. ...we must deny that the truth of our perceiver's belief that he aptly believes the surface to be red is attributable to his relevant competence. ...And that is why the perceiver then lacks reflective knowledge of the color of that surface. (Sosa 2007, p.33)



在「實際上如何」的層次上，宣稱我們「事實上」、「的確」是處在正常的環境，「實際上」我們沒有在作夢，「實際上」也沒有惡魔在欺騙我們，而我們「實際上」也擁有可靠的認知能力，因此我們的確擁有知識。顯然，Sosa 並不期望用這種方式來面對懷疑論，才會提出很複雜兩層次理論來刻畫知識；他心目中所追求的知識，是要提高到第二層次上去對於我們的信念有所省思、去對於我們所處的情境有所理解和掌握。但是他現在的做法，根本是把問題往後退一層次而已：為了避免直接採用「『實際上』條件適當」作為回答方式，Sosa 刻畫了省思知識、描述我們如何得到（一階）條件適當，可是決定我們是否能夠將一階條件預設成適當的，卻還是「實際上」（二階）條件是否適當——這只不過是把原先的問題往後退一步而已，同樣的問題依然存在。換句話說，我認為 Sosa 對於省思知識的刻畫，有負他提出兩層次知識的初衷。

這項抨擊，將會成為貫穿本論文的核心議題，至於本節我的目的是點出問題所在，以利接續之後的討論。在這裡我想要強調一點是，雖然我指出 Sosa 所做的理論刻畫有所缺陷，但不代表我意圖主張他的兩層次知識理論得被揚棄；在這裡我所欲彰顯的，是 Sosa 所做的「建構」有所缺陷。我認為 Sosa 心目中其實期望著要達到某種內在論境界的省思知識，而我認同這個想法擁有回應懷疑論的資源；這也是之所以從對於懷疑論的討論，我們始能掌握到 Sosa 所期待的知識論圖像。因此，如同我在開頭所述的計畫，現在我們已經從檢視 Sosa 對於外在世界懷疑論的回答的過程中，逐漸掌握了他的理論圖像，並且也從中注意到了問題的端倪；而以此裂痕作為開端，我將在後續的章節，對 Sosa 的兩層次理論做出更完整的分析，以更詳盡地檢視與批判。但在那之前，我們的懷疑論工作還沒完，接下來我們要來先繼續看到 Sosa 對於另一個重要的懷疑論難題——循環問題——的回應策略。



第二章 循環問題與 Sosa 的觀點論知識圖像²⁷

在這一章，我將繼續藉由探討 Sosa 對於懷疑論問題的解決策略，來引出兩層次知識理論的輪廓。「準則難題」(problem of criterion) 是個古老的循環問題，當代哲學對此的討論，主要聚焦在要求「擁有知識需要知道信念來源可靠」所帶來的困難，Sosa 的知識理論同意這項要求，於是這個循環問題會成為他所必須面對的難題。而隨著審視 Sosa 的回應，我們也會逐漸看到他對於兩層次知識理論的另一種描繪——「觀點論」(perspectivism) 的圖像。

第一節 問題背景

我們知道什麼？我們如何知道？我們必須先有個方法或準則 (criterion) 來區分真與假、知識與非知識，才有辦法決定我們知道什麼；但我們似乎又必須先知道一些個別的知識例子，才能決定怎樣是合適的判斷標準，因為我們必須知道該準則有沒有成功地區分出真與假、知識與非知識，才能知道那是不是個好準則，於是，我們陷入了惡性循環 (vicious circle) ——這個問題在文獻上被稱為「準則難題」²⁸。

Stewart Cohen (2002) 認為準則難題源自於以下直覺：「在知道來源可靠之前，我們不能夠用該那來源來知道任何東西」，也就是：

(KR) 只有在 S 知道知識來源 K 是可靠的，K 才可以產生知識給 S。²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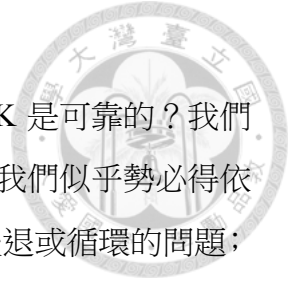
²⁷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哲學與現代社會」學術研討會 (台灣哲學學會，2019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感謝李國揚教授擔任評論人、對本文提供修改意見，並感謝與會學者之提問和討論。

²⁸ 當代哲學對於準則難題的討論，始於 Roderick Chisholm 於 1973 年的文章〈The Problem of the Criterion〉。根據 Chisholm 的刻畫，準則難題是在回答下面這組問題時產生：

- (1) 我們知道什麼？(知識的範圍是什麼？)
- (2) 我們如何知道？(知識的準則是什麼？)

要回答問題 (1) 必須先回答問題 (2)，要回答問題 (2) 又必須先回答問題 (1)，從而陷入了循環。由於 Sosa 的討論是延續後來 Stewart Cohen 的分析與發展，和早期 Chisholm 的討論方向較無直接相關，故本文不會對 Chisholm 多做著墨。

²⁹ A potential knowledge source K can yield knowledge for S, only if S knows K is reliable. (Cohen



如果要求必須 (KR) 才能擁有知識，那麼我們要如何知道來源 K 是可靠的？我們似乎又得依靠其他來源 K'，例如為了得知「視覺」是可靠的，我們似乎勢必得依靠觸覺、聽覺、嗅覺……等其他官能才行，但這麼一來就會有無限後退或循環的問題；甚至整體看來，這似乎終究是在以「感官」來得知「感官」本身可靠。顯然這裡會有循環，但我們要如何在不使用同個來源的情況下，來知道該來源是可靠的？舉例來說，我們要如何不透過感官知覺，來得知感官是可靠的？Cohen 指出若是拒絕 (KR)，當然可以規避準則難題，然而這麼做馬上又會遇到另一個問題——「容易知識難題」(the problem of easy knowledge)：如果承認存在某些信念不需要滿足 (KR) 即可成為知識——稱之為「基礎知識」(basic knowledge)——那麼我們便會太容易 (too easy) 地能夠由此推論出原本不該那麼容易成為知識的知識。為了更清楚地說明，Cohen 透過以下兩種論證來顯示出容易知識難題的嚴重性：

論證一

假設信念「桌子是紅色的」是基礎知識，並假設我是基於「桌子看起來是紅色的」而知道「桌子是紅色的」。那麼運用封閉性原則，我便可以從知道「桌子是紅色的」來得知「並不是白色桌子被紅光照射」。³⁰

論證二

假設我用 (可靠的) 辨色視覺所得來的信念是基礎知識，則即使我不知道我的辨色視覺是可靠的，我還是可以知道桌子是紅色的。現在我注意到我的信念是由我的辨色視覺所產生，於是我推論出此時我的辨色視覺有正確運作；反覆類似步驟夠多次之後，我似乎就能累積夠多的證據以支持我的辨色視覺是可靠的、足以讓我「知道」我的辨色視覺是可靠的。³¹

2002, p.309)

³⁰ 論證的敘述整理自 Cohen (2002, p.312)。

³¹ 論證的敘述整理自 Cohen (2002, p.316)。

Cohen 指出這兩個論證都令人不能接受。首先在〈論證一〉中，我們直覺會認為光憑桌子看起來是紅色的，就得知「並非白色桌子被紅光照射」實在是太容易了，我們不能用這種方式來得到知識；而〈論證二〉這種類型的例子，Cohen 稱其為「拔靴帶」(bootstrapping) 論證，他強調顯然我們也不能使用拔靴帶論證來得知辨色視覺是可靠的，這用了不合法的方式使我們太容易就能得知「來源的可靠性」。

Cohen 從而作結，接受 (KR) 會遇到「準則難題」，但拒絕 (KR) 又會遇到「容易知識問題」，於是便陷入了兩難：一方面，保有 (KR) 的直覺會落入惡性循環，因為往往要得知一個來源是否可靠唯一的方法就是透過該來源，例如我們似乎是利用感官知覺來得知感官知覺是可靠的，但是 (KR) 要求在使用一個來源來獲得知識之前必須先知道其可靠與否，這使得大部分的知識（例如感官知覺）變得不可能；另一方面，拒絕 (KR) 會落入不合法的拔靴帶論證，例如我們只要知道知識來源是什麼，就可以知道該來源是可靠的。於是 Cohen 聲稱，這兩者是一體兩面的問題，所有知識理論都必須面對這個困難。

第二節 Sosa 的解法

2.2.1. 分析拔靴帶論證

Sosa 延續了 Cohen 對於這個古老問題的研究，首先從分析 Cohen 所提及的兩個拔靴帶論證下手，仔細檢視當中之所以造成問題的關鍵³²。Sosa 將〈論證一〉的形式，整理成以下演繹推論：

論證一

這個桌子是紅色的。

因此，並不是白色桌子被紅光照射。³³

³² 雖然 Cohen 在原文中只將〈論證二〉稱為拔靴帶，但 Sosa 將兩個論證都統稱為拔靴帶論證。

³³ This surface is red.
So, this surface is not white in misleading light. (Sosa 2011, p.142)

Sosa 指出〈論證一〉的問題是，我們必須要先預設 (presuppose) 燈光是正常的，才能判斷桌子是紅色的，所以我們在說「這個桌子是紅色的」時，就已經要先知道燈光正常了，因此不能從這種拔靴帶推論去「發現」燈光正常。至於〈論證二〉的形式，Sosa 則將它理解成「從歷來的紀錄 (track record) 去歸納推論出機制是可靠的」：

論證二

測量儀器的讀數為 p1，所以確實是 p1³⁴。

測量儀器的讀數為 p2，所以確實是 p2。

.....

因此，給定大量沒有失誤的歷來紀錄，測量儀器是可靠的。³⁵

比如每次都把行使視覺所得到的成果 (deliverance) 當成真的，再把如此得出的歷來紀錄，作為理由去結論說「視覺是可靠的」——這樣子的一個歸納推論。Sosa 指出〈論證二〉的問題是，唯有預設儀器是可靠的，我們才能相信它的成果，因此在接受測量儀器的讀數時，就已經顯現出我們對於「儀器的可靠性」的信任了，所以我們無法由此再去推導出儀器的可靠性。我們想知道的是「我們的能力是否有可靠地產生真信念？」，但〈論證二〉的前提，卻已經先預設能力是可靠的了；換句話說，我們不能把行使能力所得來的成果，作為前提來「發現」能力本身的可靠性，因為在行使該能力時，我們就已經要預設其是可靠的了。

Sosa 因此總結，拔靴帶推理之所以是不允許的，是因為論證中的前提，沒辦法給予結論「知性地位」(epistemic standing)：在前提成立時，我們就已經要先假設「周遭環境正常」和「能力可靠」等預設了，但問題是我們不能任意地做出這些

³⁴ 注意到 Sosa 在這裡雖然是把論證寫成「測量儀器的讀數為 p1，所以確實是 p1」，但是 Cohen 在原始文章的用詞是「p1，而且測量儀器的讀數為 p1」。不過這個微妙的差別是否有帶來任何問題，在本論文中並不會討論到。

³⁵ Here,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is gauge reads that p1, so it is true that p1; here, in the second instance, the gauge reads that p2, so it is true that p2; here, in the third instance, . . . ; etc. So, given our gauge's well-documented track record, with lots of hits and no misses, we conclude that it is quite reliable. (Sosa 2011, p.142)

預設，這些預設的知性地位不能夠無中生有 (*ex nihilo*)。



2.2.2. 涉及理由的能力與不涉及理由的能力

在分析完拔靴帶論證的問題之後，Sosa 宣稱，並不是所有的情況都像上述的兩個論證一樣，有著隱含的前提和推理過程。他主張我們的知性能力分成兩類，一是會發生類似上述狀況的，叫做「涉及理由的」(*reason-involving*) 能力；而另一類能力是「不涉及理由的」(*not reason-involving*)：不同於「涉及理由的」能力，我們在行使「不涉及理由的」能力時，並不需要預設它本身的可靠性，就可以直接接受行使能力所得來的成果³⁶。

為了解釋這兩種能力的區別，Sosa 以〈小雞性別鑑定師〉的例子來作說明：如果小雞性別鑑定師是基於特定的樣子 (*certain look*) 對應到特定的性別，那辨別小雞性別的能力就是涉及理由的；相對地，如果那個能力並不是依賴於任何現象上的理由 (*phenomenal reason*)，而是「次人地」(*sub-personally*) 進行，那便是不涉及理由的³⁷。根據 Sosa，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感官能力，例如視覺、聽覺……等等，都是涉及理由的能力；那麼，有哪些能力是「不涉及理由的」呢？Sosa 所提出的例子，是「將經驗到的東西當成真的」(*taking experience at face value*) 這項能力：這個能力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天賦，是來自人類本能的默認預設 (*default commitment*)，我們自然就會把經驗到的東西當成真的、並不是基於任何理由而這麼做的³⁸。

Sosa 主張，不涉及理由的能力，不會遇到拔靴帶論證的問題。回想拔靴帶論證的問題在於，如果用同種能力來推論出該能力是可靠的話、會陷入循環，原因是在接受使用那個能力所得出的成果時，就已經要預設能力是可靠的了；換句話說，能力的知性地位，不能全由該能力所得出的成果作為前提來推得³⁹。而 Sosa 宣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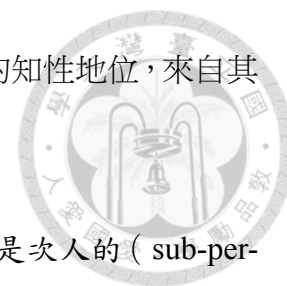
³⁶ Sosa 在 2009 年時的用詞是「基於理由的」(*reason-based*) 和「不基於理由的」(*not reason-based*)，在 2011 年時則改為「涉及理由的」與「不涉及理由的」。不過這只是用字上的改變，他的想法與論證內容是一樣的。

³⁷ 關於「次人」的概念，Sosa 並沒有做出更進一步的解釋，但我認為這會是解法中很重要的部分，光是給出術語卻沒定義是不夠的，因此在下一節我會針對這點試著替他作出補充說明。

³⁸ Sosa 2011, p.146.

³⁹ 通常「知性地位」是用在「信念」上的，例如知性地位達到某種高度的信念，可以稱作「被證成的信念」；又例如達到另一種高度的信念，可以稱作「知識」。而在這裡，把「知性地位」拿來

不涉及理由的能力不會遇到這個問題，因為不涉及理由的能力的知性地位，來自其本身的可靠性：



不涉及理由的能力，它可靠的運作模式 (*modus operandi*) 是次人的 (sub-personal)，它的知性地位並不依賴於認知主體所執行的證成行為，……給予它知性地位的是它的可靠性。(Sosa 2011, p.149)⁴⁰

而 Sosa 強調，前述的拔靴帶循環之所以會有問題，是因為〈論證一〉與〈論證二〉所考慮的是涉及理由的能力。涉及理由的能力的運作，有著隱含的前提，包含「周遭環境是正常的」、「能力是可靠的」等等，這些前提的知性地位不能從該能力得來，而且因為這些前提是經驗的 (empirical)，所以也不會擁有先驗的 (*a priori*) 知性地位；相對地，不涉及理由的能力是次人的，並不會有這種隱含的前提，給予能力知性地位的，是它本身的可靠性⁴¹。

2.2.3. 次人的概念

Sosa 的說法或許會遭受質問：為什麼不涉及理由的能力不會有隱含的前提？為什麼我們不需要知道它是可靠的，其本身的可靠性就可以直接給予它知性地位？顯然，這裡的關鍵在於不涉及理由的能力是「次人的」。然而，Sosa 並沒有為「次人的」的概念，做出更進一步的說明，因此在這裡我想為 Sosa 多做一些說明，好讓 Sosa 的主張更為完整。否則恐怕會有疑慮：涉及理由的能力，例如視覺、聽覺……等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官能，也都是可靠的、也都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賦，那麼為什麼其可靠性不能給予它知性地位呢？

由於「次人的」畢竟不是 Sosa 自創的用語，所以或許我們可以嘗試從相關研

描述「能力」是一種廣義的用法。見 Sosa (2011, p.148)。

⁴⁰ Competence that is not reason-involving, whose reliable *modus operandi* may even be sub-personal, depends for its epistemic standing on no justificatory performance by its owner. ...What gives it epistemic standing, moreover, is its animal reliability that enables the harvest of needful information. (Sosa 2011, p.149)

⁴¹ Sosa 2009, p.237; Sosa 2011, p.149.

究來下手。在文獻上，「次人的」這個詞最正統的用法，是用在對於心理學理論做分類：心理學解釋（*explanation*）可以分為兩類，「個人的」（*personal*）解釋，以及「次人的」解釋。前者是以人類的知覺和行動來解釋，通常會用信念與慾望來描述，例如通俗心理學（*folk psychology*）就是用個人的解釋方式；而後者聚焦在神經系統中的腦與事件，例如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就是用次人的解釋方式⁴²。注意到，絕對不能誤以為這個分類是指「有意識」與「無意識」的區別：不管是「個人的」還是「次人的」解釋方式，其所要解釋的對象都是一樣的，只是對相同對象有不同的解釋方式而已，所以並不是直接「個人的」對應到「有意識」、「次人的」對應到「無意識」——畢竟對於某個有意識的心理狀態，我們既可以對它提出個人的解釋、也可以對它提出次人的解釋⁴³。

雖然一開始「個人的」與「次人的」是用來描述一個心理學解釋或心理學理論，但漸漸地這兩個用詞也被應用在其他方面，例如事件、過程、狀態、內容、機制、事實等等⁴⁴。這些延伸用法的來源是，在原始心理學解釋上的用法中，「個人的解釋」與「次人的解釋」，有個特別的性質：

所有能用個人的解釋來做說明的心理狀態，都可以用次人的解釋來做說明；但反之不成立：有些心理狀態只能夠找到次人的解釋。⁴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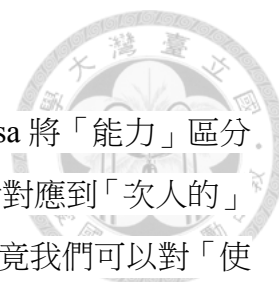
舉例來說，語言學習當中，小孩子在習得母語時，並不會「經驗到」我們腦中的文法規則的內容——這就只能用次人的解釋。於是被拿來延伸應用在「心理狀態」時，「個人的心理狀態」與「次人的心理狀態」所指的分別是「可以有個人的解釋」的狀態、以及「只能用次人的解釋」的心理狀態。粗略地說，「個人的心理狀態」是有意識到、可以達取（*access*）到、可以對其有所信念的心理狀態；相對地，「次人的」心理狀態沒辦法被我們意識到、達取到，我們無法對其有所信念，也沒

⁴² Drayson 2012, pp.11-12; Drayson 2014, p.3.

⁴³ Drayson 2012, p.17.

⁴⁴ Drayson 2012, p.13.

⁴⁵ 我對於這個性質的描述來自 Drayson 的介紹。詳見 Drayson (2012, p.19; 2014, p.7)。



辦法拿當中的資訊來做推論⁴⁶。

有了以上概念之後，我們便可以回到 Sosa 所做的區分。Sosa 將「能力」區分成兩個類別「涉及理由的」以及「不涉及理由的」，其中他將後者對應到「次人的」層次。首先這顯然不是「個人的」與「次人的」的原始用法，畢竟我們可以對「使用能力來產生信念」分別提出個人的與次人的兩種解釋；例如我們可以用信念與慾望來解釋我們看東西的過程，也可以用神經科學的方式來解釋視覺機制的運作方式。那麼我們就將此理解成延伸應用的一種，比照用於「心理狀態」時的方式：一個能力之所以是不涉及理由的能力，是因為我們是次人地行使那個能力，而次人地行使該能力的意思是：在使用該能力時，我們並不會意識到、也沒有辦法達取到這個過程，更不會對其產生任何信念、或是將當中所獲得的資訊拿來做推論。

這麼一來，我們似乎可以為 Sosa 的主張中不清楚的地方，補足出個合理的說法了：由於我們是次人地行使不涉及理由的能力，我們沒有辦法意識或達取到這個運作，因此我們當然沒有辦法先知道該能力是否可靠、再基於此來接受使用該能力所得到的信念，因此不涉及理由的能力並不會有隱含的前提。

2.2.4. 融貫的觀點論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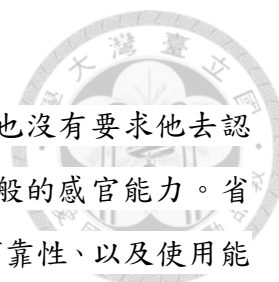
在討論完拔靴帶論證之後，接下來 Sosa 所做的工作是，試圖以兩層次知識理論來提出一套解釋，說明我們是如何認知到「能力是可靠的」⁴⁷。

Sosa 指出，動物知識和省思知識的差別，在於是否要透過省思來得到對於能力的可靠性、條件的適當性等的「反思認可」(reflective endorsement)⁴⁸：

⁴⁶ 見 Drayson (2012, pp.19-20) 與 Drayson (2014, pp.8-11)。Drayson 認為這種對於「個人的」與「次人的」的用法是誤用，應該要稱這兩種狀態為「信念狀態」(doxastic state) 與「次信念狀態」(subdoxastic state) 才對。然而我私自認為這只是對於用詞的堅持，而且不會影響我在這裡的討論，故在此不會談及。

⁴⁷ 由於 Sosa 對於省思知識的期望，是認知主體要能夠知道信念來源可靠，因此他必須處理這個問題。雖然在第一章中，我們僅看到 Sosa 用「適切」的概念來堆砌省思知識，並沒有明示省思知識有「認知主體必須知道信念來源可靠」這項要求，但是在這一章中，我們將會看到 Sosa 對於兩層次理論的另一種刻畫，便有明確主張這項要求。至於為何會有這樣的差異，這兩種說法所描繪出的是不是同樣的結果，我在第三章會作出更進一步的分析與詮釋。

⁴⁸ 這個術語並不是 Sosa 獨創的，而是哲學上常見的名詞：當我們對於我們的信念、慾望、行動進行反思的時候，我們有時候會認可 (endorse) 它，稱為「反思認可」(reflective endorsement)。



動物能力沒有要求信念持有者去認可他的能力的可靠性，也沒有要求他去認可使用能力來產生信念時所處條件的適當性……就像我們一般的感官能力。省思證成不同……是透過反思認可來獲得，它要求對於能力的可靠性、以及使用能力來產生信念時所處條件的適當性，有所反思認可。(Sosa 2009, pp.238-239; Sosa 2011, pp.149-150)⁴⁹

也就是說，日常生活中我們行使視覺、聽覺……等一般感官能力所產生的信念，基本上是動物知識的層次；而當我們更進一步地透過反思，從而知道能力是否可靠、條件是否正常……等等的時候，我們的信念就得以提升到省思知識的層次⁵⁰。Sosa 更以兩個式子來表達兩種知識的條件，指出「動物知識」的條件為 (VR)：

(VR) 信念為真；且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認知主體顯現了可靠的能力。⁵¹

而「省思知識」除了要滿足 (VR) 之外，還必須滿足「準則原則」(Principle of criterion, PC)：

⁴⁹ Animal competence does not require the believer to endors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mpetence; nor does it require the believer to endors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xercise of the competence in forming that belief. ... That is how it is for competences that operate through a rational basis, as do generally our perceptual competences, or so I have argued. In that respect the animal competence of a belief differs from its reflective justification. The latter form of justification is acquired through rational endorsement, at least in part. It requires the rational endorsement of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mpetence exercised, or of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conditions for its exercise, or both. (Sosa 2009, pp.238-239; Sosa 2011, pp.149-150)

⁵⁰ 這裡對於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的刻畫，顯然和我們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不同。在回答外在世界懷疑論時，Sosa 是用 AAA 結構來對於兩層次理論做建構；但在這裡 Sosa 的做法是，直接描繪出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分別帶有什麼性質，並勾勒出他心目中的理論圖像。而正如同我在前面的註解所提及的，我會在之後的章節對這兩套說法的差異與關係作出分析。

⁵¹ Here now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knowledge of either sort....:

(VR) A belief amounts to knowledge only if it is true and its correctness derives from its manifesting certain cognitive virtues of the subject, where nothing is a cognitive virtue unless it is a truth-conducive disposition.

VR is more closely adequate as an account of animal than of reflective knowledge. (Sosa 2009, pp.135-136)

(PC) 認知主體證成地相信他信念來源的可靠性。⁵²

也就是動物知識要成為更高階的「省思知識」，除了事實上信念來源是可靠的之外，認知主體還必須要知道信念來源是可靠的。

有了兩層次知識的區分，Sosa 便開始描繪他的知識圖像，說明我們是如何達到上述的反思認可、從而認知到能力是可靠的。Sosa 先是主張認知主體所擁有的那些信念，是呈現網狀結構的：

證成的運作方式，比起管子般地運輸證成、比較像是網狀結構，被證成的信念是網子上的節點……它們會透過感官和記憶來和外環境有所接觸，網狀結構上的節點之間也會因果地互相依賴、直接或間接地互相支持，透過與其他節點的關係來得到知性地位。(Sosa 2009, p.240; Sosa 2011, pp.150-151)⁵³

接著 Sosa 宣稱，等到我們累積的信念越來越多，信念網逐漸變得融貫，我們便能從這網狀結構上得到對於（我們用來獲得知識的）能力可靠性的「反思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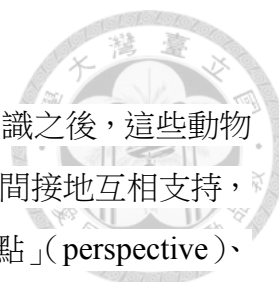
隨著信念越來越融貫，透過我們對於自身、對於我們周圍的世界、對於自身與世界的關係等知識，我們了解到我們獲得知識的方式是可靠的，也就是我們從而能反思認可我們獲得知識的那些方式是真理可靠的、是提供證成給承諾與信念的一種方式。……我們是使用我們的能力去慢慢得到關於我們能力可靠性的知識……這些能力一開始的時候享有很低的理性支持，而在我們逐漸變成更完整的理性生物、獲得更廣的理性融貫後，逐漸融貫的能力們便能由此獲得知性地位。(Sosa 2009, pp.241-242; Sosa 2011, pp.151-152)⁵⁴

⁵² Sosa 2009, p.140.

⁵³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works more like a web than like a pipe that transmits the juice of justification or warrant. Justified beliefs are nodes of a web properly attached to the enviroing world through perception and memory. ... Each might thus gain its epistemic status through such relations to the others, where the whole web is also attached to the world through causal mechanisms of perception and memory. (Sosa 2009, p.240; Sosa 2011, pp.150-151)

⁵⁴ Trough our growing knowledge of ourselves and of the world around us and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we come to see our modes of rational basing and other belief acquisition as sufficiently reliable.





也就是說，起初我們只有動物知識，但是在累積越來越多動物知識之後，這些動物知識就像編織成一張網一樣，彼此之間因果地相互依賴、直接或間接地互相支持，於是我們的信念網逐漸變得融貫，從而我們提升到某種知性「觀點」(perspective)、得以反思認可信念來源的可靠性——這個知識論圖像，Sosa 將之稱為「觀點論」(perspectivism)⁵⁵。

Sosa 指出，當然在觀點論的圖像中無可避免地會有循環，舉例來說，當科學家在研究「辨色能力是可靠的」時，研究過程中多少還是會用到他自己的視覺，例如透過顯微鏡去看大腦皮質的影像、產生像是「這個區域是紅色的」這類的信念，而這類信念正是由辨色能力所產生的，所以背後就只得預設「辨色能力是可靠的」⁵⁶。但是 Sosa 主張這種循環並不是惡性的 (vicious)、而是良性的 (virtue)，他的理由是，互相支持的融貫多少具有知性價值 (epistemic value)：

相互支持多少會增加知性價值，透過相互支持而形成融貫是有程度之分的，就算是最底程度的融貫也是有價值的，甚至融貫的信念們就算實際上是錯的也不會沒有價值。(Sosa 2009, p.242; Sosa 2011, pp.151-152, n.10)⁵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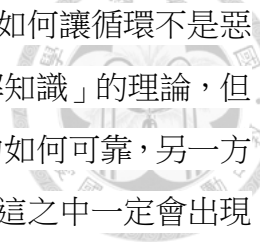
is enables us to endorse such modes reflectively as truth-reliable, of a sort to lend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to our commitments and beliefs. ... We use our faculties to gain gradually increasing knowledge of our own reliability... These dispositions ... enjoy little rational support, at least in any early stages. We do gradually become more rationally complete beings, however, as we gain increasing breadth and rational coherence. Faculties thus increasingly coherent gain in epistemic standing[.] (Sosa 2009, pp.241-242; Sosa 2011, pp.151-152)

⁵⁵ Sosa 2009, p.135; Sosa 2011, p.93.

⁵⁶ 當然這是比較簡略的說法。Sosa 是用更精細的敘述來描述「某個東西是紅色的」背後的預設：

我們透過視覺看見紅色的東西，背後會有個預設或承諾是：「我擁有紅色的視覺經驗，於是我相信我看到紅色的東西」，它具有以下命題內容：「如果我擁有看見紅色東西的視覺經驗，則我看見紅色的東西」，它所伴隨的可靠性宣稱會是：「可靠地，如果我擁有看見紅色東西的視覺經驗，則我傾向看見紅色的東西」。(Sosa 2009, p.241; 2011, p.151)

⁵⁷ [T]he mutual support even in these [bootstrapping] cases might add epistemic value. Coherence through mutual support seems a matter of degree, and even the minimal degree involved in blatant bootstrapping is not worthless. Nor does it seem worthless even when both the particular perceptual belief and the commitment turn out to be false. Mutually supportive comprehensive coherence is always worth something[.] (Sosa 2009, p.242; Sosa 2011, pp.151-152, n.10)



換句話說，Sosa 的想法是，循環是無可避免的，所以重點是要如何讓循環不是惡性。Sosa 認為畢竟一個成功的知識論理論，是能夠「普遍地理解知識」的理論，但一方面既然是個普遍的理論，其中當然就會包含解釋我們的能力如何可靠，另一方面，我們卻又勢必是使用我們的能力來得到這個理論——因此，這之中一定會出現循環。而 Sosa 主張，就如同他所描繪出的觀點論圖像，我們認知到能力可靠性的方式，並不是像拔靴帶論證那樣是直接從許多歷來的紀錄、來歸納推論出能力是可靠的，而是經由信念網上的大量信念相互融貫，達到某種知性觀點，從那個觀點去做反思認可；由於融貫無論如何都是具有知性價值的，因此這種循環並不會淪為拔靴帶論證那般的惡性循環。

第三節 分析與診斷

我同意 Sosa 對於「拔靴帶論證」和「如何知道能力是可靠的」這兩個問題，分別給出了合理的說法：對於前者，他的解法是區分了涉及理由的能力、以及不涉及理由的能力；對於後者，他則是援引他的兩層次知識理論。但是我質疑 Sosa 的這兩套解法似乎是獨立的——更確切地說，Sosa 似乎只是為「容易知識難題」另外提出了一份解答，而這份回答並沒有辦法直接放進他的兩層次知識理論當中。因此接下來，我將首先指出這之中的缺口，並在下一節試圖提出更進一步的說明，以將其補足。

2.3.1. 動物知識作為基礎知識

在 Sosa 的兩層次理論中，知識分為兩個層次：動物知識僅需要滿足 (VR)，不需要滿足準則原則 (PC)，也就是只需要信念的能力實際上是可靠的即可，認知主體不一定要知道信念來源是可靠的。於是我們馬上可以意識到，動物知識即是 Cohen 所謂不需要滿足 (KR) 的「基礎知識」，而事實上，Sosa 也有提及並同意這點：

這種知識（動物知識）類似於 Cohen 所謂的基礎知識，要達到這種知性地位

並不需要透過二階信念來認可能力的可靠性。(Sosa 2009, p.238, n.28)⁵⁸

也就是說，Sosa 明確表態他的動物知識，即相當於 Cohen 的基礎知識。然而，一個知識理論一旦承認基礎知識存在，就會面臨容易知識難題：如果存在基礎知識的話，我們便可以使用拔靴帶論證，太容易地推得不該那麼容易成為知識的信念、並將之當作知識。Sosa 對於容易知識的解法，並不是在他的兩層次理論底下構築的，那麼他的兩層次理論是否真的能規避這個難題呢？

我們可以回想 Sosa 對於容易知識難題的解法：不涉及理由的能力所產生的信念，背後並沒有隱含的前提，認知主體不需要先預設「能力是可靠的」，所產生的信念就可以擁有知性地位，因此將其作為基礎知識不會陷入拔靴帶論證的惡性循環。言下之意是：除非把涉及理由的能力所產生的信念當成基礎知識，才會遇到拔靴帶論證的問題。

但是現在根據 Sosa 的兩層次理論，所有真信念在滿足 (VR) 之後皆可以達到動物知識的層次，而如果額外又滿足了 (PC) 的話則可以提升至省思知識的層次，於是這導致，不管是涉及理由的能力、還是不涉及理由的能力，所產出的信念，都可以有動物知識的版本（如果滿足 (VR) 的話），也可以有省思知識的版本（如果多滿足 (PC) 的話）——這麼一來就算是涉及理由的能力，所產出的信念也可以成為基礎知識；因此上述對於容易知識難題的解法，似乎沒有辦法套用進來。舉例來說，Sosa 對於「涉及理由的能力」的典範例子是視覺、聽覺……等感官能力，而根據上述分析，我們的感官信念既可以有動物知識的版本，也可以有省思知識的版本：在一開始，還單純只是因為視覺的顯現而使得「桌子是紅色的」這個信念為真的時候，這個信念就是動物知識；而若是認知主體累積了更多其他信念，形成了一個融貫的信念網，從而達到某種知性觀點，並站在那個觀點上反思認可「視覺是可靠的」、「燈光是正常的」等等，那麼他的這項信念便可以提升至省思知識的層次。至於那些信念要如何提升至省思知識則是後話，現在的問題是，只要涉及理由的能力

⁵⁸ That epistemology is hence close kin to the kind distinguished by Stewart Cohen as BKS (“basic knowledge structure”), for it recognizes a crucial sort of epistemic standing, animal competence, which is attained without the aid of any metabelief that endorses any such competence as reliable. (Sosa 2009, p.238, n.28)

所產生的信念（例如感官信念）也能算作基礎知識的話，就會出現拔靴帶論證、遇上容易知識難題。也就是說，我認為 Sosa 的解法似乎只是為這個循環難題提供了一個合理的回答（即：只有不涉及理由的能力所產生的信念是基礎知識，而這不會發生拔靴帶論證），但是現在 Sosa 的兩層次知識理論，卻存在著大量涉及理由的能力所產生的信念作為基礎知識，因此並沒有為他的兩層次知識理論解套，反而 Sosa 的理論會受到容易知識難題的威脅。

2.3.2. 拔靴帶論證的出現

誠如前述，容易知識難題的問題是，如果存在基礎知識的話，我們便可以使用拔靴帶論證，太容易地得到不該那麼容易成為知識的信念、並將之當作知識。我認為這裡的關鍵在於，只要承認基礎知識存在，就可以利用拔靴帶論證的技巧，所以我們必須想辦法阻止拔靴帶論證的出現才行。

在這裡我欲強調的一點是，就算我們找到其他合法的方式來認知到「能力是可靠的」或是「環境是正常的」，也不會馬上解決問題；這頂多只是多給出其他途徑而已，但認知主體還是可以硬是利用拔靴帶論證從基礎知識來直接得到不該那麼容易得到的「知識」。因此，如果我們採取以下說法，並沒有辦法替 Sosa 的兩層次知識論解套：

Sosa 的兩層次理論已經為「得知能力可靠性」的方法提出一套說明，因此我們便沒有必要再去使用拔靴帶論證來得知「能力是可靠的」。舉例來說，要知道「視覺是可靠的」，方法是達到某種知性觀點，去對視覺的可靠性做反思認可，而不是透過拔靴帶推論來做歸納。因此，由於我們已經擁有更好的方法來得知「視覺是可靠的」，所以就不需要使用這種有問題的循環論證來得知視覺是可靠的。

這種辯護是行不通的，甚至根本就誤解了容易知識難題的困難之處：一旦承認基礎知識存在，我們便無法阻止拔靴帶論證的產生——這無關於我們有沒有其他方式來得知「能力是可靠的」或是「環境是正常的」。一旦承認「桌子是紅色的」是基礎知識，那麼我們便無法阻止任何人利用：



桌子是紅色的。

因此，燈光是正常的（不是紅色的）。

這種拔靴帶論證來得知「燈光不是紅色的」——當然，如果此時去檢查燈源設備、或是拿一張白紙放在燈光下去測試，就可以合法地得到「燈光不是紅色的」，但是我們是否有其他方式來得到「燈光不是紅色的」和拔靴帶論證的困難無關，就算我們可以循其他合法的管道來得到「環境是正常的」，依然不能阻止拔靴帶論證的產生，我們總是可以硬是使用拔靴帶論證，在不檢查燈源的情況下，直接從「桌子是紅色的」來推知「燈光不是紅色的」。

而現在，在 Sosa 的兩層次理論當中，信念「桌子是紅色的」可以是基礎知識（當它是動物知識時。也就是當認知主體僅是透過視覺來得到信念「桌子是紅色的」時），就算有其他合法的方式來幫助我們達到反思認可（用觀點論的方式提升到省思知識），還是無法阻止以上拔靴帶論證的出現。因此，我認為到此為止，容易知識難題依然帶給了 Sosa 的兩層次理論一定的壓迫。

第四節 解法重建

在前一節我提出了抨擊，指出 Sosa 的兩層次知識理論中，動物知識並不限於「不涉及理由的能力」所產生的知識，因此不適用於他為容易知識難題所提出的解法。然而，這並不代表我認為 Sosa 的兩層次理論會因此失敗。因此在這一節中，我將試圖從 Sosa 對於容易知識難題的解法，來掌握阻擋拔靴帶論證的策略，並更進一步地依循其構想來替兩層次知識論提出一份適宜的解答。

2.4.1. 如何阻止拔靴帶論證出現

首先，讓我們以兩層次理論的語言來重新描述拔靴帶論證的問題。以〈論證二〉為例，拔靴帶論證的形式如下：

P1：p1，而且信念 p1 是由能力 A 產生。



P2：p2，而且信念 p2 是由能力 A 產生。

.....

C：因此，能力 A 是可靠的。

其中信念 p1、p2.....是動物知識。以上拔靴帶論證的問題在於，信念 p1、p2.....的成立，並不需要透過確認環境是否正常、能力是否可靠，只需要直接行使能力來得到這些信念即可；於是我們可以直接利用拔靴帶論證來推得 C。舉例來說，令 p1、p2.....為關於顏色的信念：

P1：桌子是紅色的，而且「桌子是紅色的」這個信念是由視覺所產生的。

P2：天空是藍色的，而且「天空是藍色的」這個信念是由視覺所產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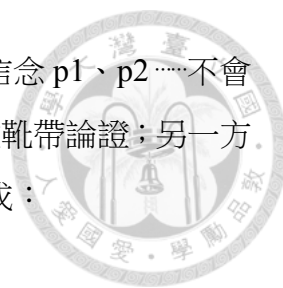
P3：草地是綠色的，而且「草地是綠色的」這個信念是由視覺所產生的。

.....

C：因此，視覺是可靠的。

其中信念「桌子是紅色的」、「天空是藍色的」、「草地是綠色的」.....等都只是動物知識，我們只是單純透過視覺來產生這些信念，既沒有對所在環境做出檢查、也沒有對我們的視覺能力作出研究；但就因為我們接受這些動物知識作為基礎知識，導致可以利用這種拔靴帶的技巧，來直接推得出 C 這種需要加以反思的知識。換句話說，拔靴帶論證是直接從動物知識得到省思知識的一個（我們想要避免的）手段：我們只要單純行使能力來得到信念，不需要對背後的「能力可靠」或「環境正常」等有所認知，就可以擁有動物知識，而一旦擁有動物知識，就可以透過拔靴帶論證的技巧來「直接推得」能力是可靠的、環境是正常的.....等等——既沒有經由任何反思認可，也沒有透過觀點來提升。

那麼 Sosa 是如何訴諸「涉及理由的能力」與「不涉及理由的能力」的區分，來規避這個問題的呢？我們可以把 Sosa 的解決手法重構如下。Sosa 將以上拔靴帶論證分類成兩種狀況：第一，若這個能力 A 是涉及理由的能力，則 p1、p2.....這些信念不會是基礎知識，其背後必須要隱含著一些前提才會擁有知性地位，例如 A 是可靠的等等；因此除非我們已經知道 A 可靠了，否則 p1、p2.....這些信念不會擁



有知性地位。也就是說，一方面如果我們不知道能力可靠，則信念 p1、p2……不會擁有知性地位，所以我們不能拿來進行推論，自然就不會出現拔靴帶論證；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已經知道能力可靠，則以上論證（在展開後）會變成：

P1：p1，而且信念 p1 是由能力 A 產生；能力 A 是可靠的、環境是正常的……。

P2：p2，而且信念 p2 是由能力 A 產生；能力 A 是可靠的、環境是正常的……。

……

C：因此，能力 A 是可靠的。

那麼這個論證也就不會有任何循環的問題。第二種情況是，若這個能力 A 是不涉及理由的能力，則根本不存在 P1、P2……這些信念，因為不涉及理由的能力是次人的，所以我們既沒辦法意識到，也沒辦法達取到，更無法對其有所信念；也就是說，就算信念 p1、p2……是基礎知識，我們也沒辦法拿來做拔靴帶推理，因為我們根本無法意識到能力 A、無法對其產生相關信念，所以根本不可能透過這種推理來得知「能力 A 是可靠的」。

從上述重新檢視可以看出，Sosa 的解法是：只有不涉及理由的能力所產生的信念才算是基礎知識，所以就不會產生問題，因為不涉及理由的能力是次人的，我們在行使這種能力時，並不會意識到、也沒有辦法達取到過程，更不會對其產生任何信念，當然就無法將當中的任何資訊拿來做推論，因此便不會遇到拔靴帶論證。換句話說，我認為 Sosa 所提出的策略，其精神是：令基礎知識擁有「次人的」這項性質，便可以阻止拔靴帶論證的出現。

2.4.2. 真正適用於兩層次知識論的解法

我認為 Sosa 的策略精神，其實是可以用於兩層次理論上的，他的問題在於不該把「能力」做區分，尤其又將最會出問題的感官能力分類在「涉及理由」的範疇，畢竟在他的兩層次理論中，認知主體是可透過感官能力來獲得動物知識的。而在這裡，我欲指出，一套比較合適的解法，不該是訴諸對能力做涉及理由與不涉及理由的分

類，而是要主張「動物知識是次人的」，以阻止拔靴帶論證的出現⁵⁹。

根據 Sosa 的兩層次理論，動物知識僅是透過認知主體能力的顯現所得到的真信念，在這個階段，認知主體尚未對其有任何認知，既不知道自己知道，也沒有對其有所反思、有所理解——而這一切，顯然和「次人的」概念是吻合的。於是，我們現在可以為兩層次理論提供一份好的解答了：一方面，動物知識雖然是基礎知識，但由於這種「知識」是次人的，我們並不會意識到、也沒有辦法達取其產生的過程，更不會對其產生任何信念，當然就無法將當中的任何資訊拿來做推論，因此便不會遇到拔靴帶論證，從而能迴避容易知識難題。另一方面，雖然省思知識要求 (PC)，但是 Sosa 的兩層次理論，也提供了可以認知到「能力是可靠的」而不會產生惡性循環的方式，即觀點論圖像所描繪的：隨著所累積的動物知識越來越多，信念網更臻融貫，達到某種知性觀點，我們便得以反思認可我們的能力是可靠的——雖然這當中無法避免地會有循環，但是信念與信念之間的相互支持多少會具有知性價值，因為相互支持會形成融貫，而就算是最低程度的融貫也是有價值的，因此這種循環並不是惡性的，從而也解決了準則難題⁶⁰。


現在，我們終於完成了初步工作：從懷疑論看 Sosa 的兩層次理論的圖像及其問題。在上一章中，我們藉由端視 Sosa 對於外在世界懷疑論的回答，看到了他使用「AAA」結構所建構出的兩層次知識理論，但在同時也發現到他的刻畫中，似乎

⁵⁹ 我認為或許 Sosa 也有注意到類似的問題，所以他在最近這兩年的文章中，再度提及容易知識難題之時，已經隻字不提「涉及理由的」與「不涉及理由的」區分，僅有說明關於 (KR) 和如何避免惡性循環的部分。(見 Sosa 2019。而本章所討論的文獻則是來自 Sosa 在 2009 年與 2011 年的書籍) 不過，該篇文章並沒有正式探討準則難題與容易知識難題，僅是以寥寥數段稍微做了刻畫，並在最後指出：

The account here is a first approximation, to be continued in *Epistemic Explanations, A Theory of Telic Normativity and What It Explains*, work in progress that features a category and notion of default assumptions. (Sosa 2019, p.32, n.4)

暗示了他會在未來的著作對此作出討論。因此在本章的正文中，我便姑且不對他最新文獻中的敘述作出任何著墨與臆測，而或許我們可以期待在新書出版之時，能夠看到 Sosa 的更多見解。

⁶⁰ 我認為這個圖像多少還是有不清楚的地方，例如：到底要怎麼得知能力的可靠性？光憑反思認可四個字，這種說法實在是太模糊了，或許還是得要確切地講明二階能力是怎麼一回事才行。所以雖然我在這裡聲稱他的兩層次理論可以解決問題，但我認為這份理論還是有許多尚未討論的地方。接下來的第三章，我馬上就會指出其實觀點論只是 Sosa 心目中所期待的藍圖，所以才會如此粗略，而若要達到這項藍圖，則需要更縝密的刻畫；而在更之後的章節，我將提出一些批評，質疑 Sosa 的刻畫並不成功，並且在最後一章更進一步地提出一份我的刻畫來補足 Sosa 的問題。



有著與內外在論相關的問題；而在這一章中，我們從 Sosa 對於容易知識難題的回答，又看到了他對於兩層次理論的另一種描繪，也就是「觀點論」的圖像。那麼，這兩套敘述是一樣的嗎？接下來的第三章，我將為這提出詮釋，指出 Sosa 歷來的刻畫方式可以分成「AAA 結構」以及「觀點論」兩大類，並分析兩者之間的關聯與差異；而在更之後的幾章，我將針對 Sosa 的兩層次理論及其刻畫方式，做出更進一步的檢討，並且在最後我會嘗試針對不足之處，提出一份更完善的刻畫。



第三章 兩層次理論的兩套刻畫方式：AAA 結構 與觀點論



本章我要做的工作是提出一份對於 Sosa 的詮釋。Sosa 在他的知識理論中，將知識區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層次的動物知識，與比動物知識還更好的、第二層次的省思知識。但究竟確切來說，動物知識是什麼？省思知識是什麼？雖然 Sosa 在一路以來的著作中，所欲主張的知識論圖像與基本構想始終是一樣的；但就如同我們在首兩章所看到的，他在不同地方中的陳述，其細節卻不盡相同。Sosa 對於兩種知識的描述，有時是利用「適切」的概念堆疊來定義，有時卻是以提升至某種知性「觀點」的角度切入——這兩種不同的刻畫方式，所得到的結果是一樣的嗎？

我將 Sosa 對於他的兩層次知識理論，在不同地方所做的不盡相同的描述，歸納成兩套不同的刻畫方式：「觀點論」的刻畫方式，以及「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而我認為，前者是 Sosa 用描繪的方式所勾勒出的理想知識圖像，後者則是 Sosa 對於這個圖像所做的確切詳細建構。在這一章中，我將仔細檢視 Sosa 這兩套不同刻畫，並且特別檢視 Sosa 對於「條件適當」這方面的描述，以利接下來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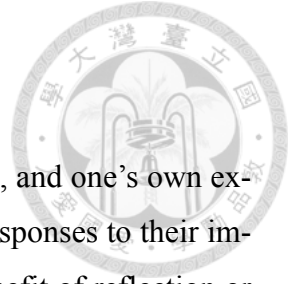
第一節 Sosa 的兩套刻畫方式

3.1.1. 觀點論

Sosa 起初提出兩層次的知識理論時，也就是在 1991 年《Knowledge in Perspective》一書中，對於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的區分，便是使用「觀點」的想法來說明：

認知主體對於他所處的環境、他的過去、他的自身經驗等的這些信念，是對於那些事情的直接反應，沒有帶有理解和省思的話，那麼他擁有動物知識。

認知主體的信念如果顯現的不只是對於所知事實的直接反應，而還有對於自己所在處境擁有整體的理解(包含自己有什麼信念、包含那些信念怎麼來的)



的話，那麼他擁有省思知識。(Sosa, 1991, p. 240)

One has animal knowledge about one's environment, one's past, and one's own experience if one's judgments and beliefs about these are direct responses to their impact—e.g. through perception or memory—with little or no benefit of reflection or understanding.

One has reflective knowledge if one's judgment or belief manifests not only such direct response to the fact known but also understanding of its place in a wider whole that includes one's belief and knowledge of it and how these come about. (Sosa, 1991, p. 240)

主張「動物知識」的是對於環境刺激的直接反應，而「省思知識」則是要更進一步地對於整體所在的處境有所理解，包含要知道自己擁有該信念、並且要知道自己的信念是怎麼產生的。而在 2009 年的《Reflective Knowledge》一書中，Sosa 亦有相同的主張：

動物知識不需要認知主體對於他的信念擁有觀點（這種觀點來自認知主體認可他信念來源是可靠的）相對地，省思知識需要這種觀點。(Sosa 2009, p.135)

[A]animal knowledge does not require that the knower have an epistemic perspective on his belief, a perspective from which he endorses the source of that belief, from which he can see that source as reliably truth conducive. Reflective knowledge does by contrast require such a perspective. (Sosa 2009, p.135)

聲稱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的差別在於，要達到省思知識的層次，認知主體必須要擁有某種知性「觀點」，從那個觀點認知主體便得以認可（endorse）信念的來源是什麼、並且認可信念的來源是可靠的。在這裡 Sosa 強調，動物知識的必要條件為 (VR)：

VR

信念為真；而且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認知主體顯現了他的「德性」(virtue)，

其中「德性」指的是產生真信念的傾性。⁶¹

而「省思知識」除了要滿足 (VR) 之外，還必須滿足準則原則 (PC)：

PC

認知主體證成地相信他信念來源的可靠性。⁶²

也就是信念要成為更高階的「省思知識」，除了事實上信念來源是可靠的之外，認知主體也必須要知道信念來源是可靠的；而要知道信念來源是可靠的，也就是 (PC) 這項條件，正是要靠認知主體達到某種知性觀點來滿足。

那麼認知主體要如何達到那種知性觀點呢？Sosa 在 2009 年的《Reflective Knowledge》以及 2011 年的《Knowing Full Well》一書中，處理準則難題的時候，皆做了相同的描述⁶³：

知識證成的運作方式……像是網子，被證成的信念是網子上的節點……節點之間會互相支持、透過與其他節點的關係來得到知性地位。……透過逐漸增加的知識，包含關於自身、關於周圍的世界、關於自身與世界間的關係等知識，使我們得以反思、認可我們獲得知識的機制是可靠的。……理解因此逐漸提升……隨著我們獲得更廣的融貫，我們逐漸成為更完整的理性存在者，這些機制從而逐漸融貫、獲得知性地位。(Sosa 2009, pp.239-242; Sosa 2011, pp.150-152) ⁶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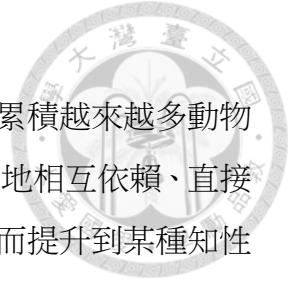
⁶¹ (VR) A belief amounts to knowledge only if it is true and its correctness derives from its manifesting certain cognitive virtues of the subject, where nothing is a cognitive virtue unless it is a truth-conducive disposition. (Sosa 2009, pp.135-136)

⁶² (PC) Knowledge is enhanced through justified trust in the reliability of its sources. (Sosa 2009, p.140)

⁶³ 這即是我在第二章時所談到的內容。

⁶⁴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works more like a web[...] ...Justified beliefs are nodes of a web[...] ...Each might thus gain its epistemic status through such relations to the others[...] ...Through our growing knowledge of ourselves and of the world around us and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we come to see our modes of rational basing and other belief acquisition as sufficiently reliable. ... is enables us to endorse such modes reflectively as truth-reliable, of a sort to lend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to our commitments and beliefs. ... We do gradually become more rationally complete beings, however, as we gain increasing breadth and rational coherence. Faculties thus increasingly coherent gain in epistemic standing[.] (Sosa 2009, pp.239-242; Sosa 2011, pp.150-152)





也就是說，Sosa 主張一開始我們的信念只是動物知識，但是在累積越來越多動物知識之後，這些動物知識就像編織成一張網一樣，彼此之間因果地相互依賴、直接或間接地互相支持，於是我們的信念網逐漸變得融貫，使我們從而提升到某種知性觀點，從那個觀點我們便得以反思認可信念來源的可靠性，即滿足 (PC)。

Sosa 始終沒有推翻這個圖像。一直到最近 2017 年的《Epistemology》一書，Sosa 依然在使用「觀點」的刻畫方式，來描述他的兩層次知識理論⁶⁵：

我們將這種由觀點得來的高階知識稱為省思知識。……兩層次的進路讓我們能用基本認知能力來得到二階的觀點……這個觀點會是對於我們（得到一階知識的）能力的認知。(Sosa 2017, p.45)

⁶⁵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7 年的《Epistemology》一書中卻又有另外幾個章節，是以「AAA 結構」的方式去刻畫省思知識。我認為這意味著，這兩套刻畫方式是同時存在的，而非只有早期才使用觀點論。我在下一節會仔細說明這兩套刻畫方式之間的關係，而在這裡我想要先強調，我發現文獻上有些對於 Sosa 歷來理論變化的理解，是直接按照年份列舉出來，指出可以將其分為早期、中期、近期……等等，例如：

While Sosa's distinction has retained the same broad shape over the years, the details have varied in interesting ways. We will highlight three 'stages' in its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stage (see Sosa 1991), Sosa puts the distinction like this... Reflective knowledge differs from animal knowledge in that it re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that produced one's belief, and of how it fits into a broader network of beliefs. ...In the second stage (see Sosa 2007, 2009)...[.] There are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is account and Sosa's earlier account. Sosa thinks of beliefs as a species of performance, and any performance with an aim can be evaluated along three dimensions: (i) whether it is accurate... (ii) whether it is adroit... (iii) whether the success is accurate because adroit... In the third stage (see Sosa 2010, 2011, 2015), Sosa introduces the idea of knowing full well. The picture at the level of animal knowledge is much the same. The crucial difference is at the level of reflective knowledge (or 'knowing full well')...[.] (Carter & McKenna 2019, p.4990-4991)

上述 J. Adam Carter 與 Robin McKenna 的分析，便是按照年份摘錄 Sosa 一些說明，將其分成三個階段：1991 年的觀點論階段，2007 與 2009 年的 AAA 結構，以及 2011 年之後在 AAA 結構下又多了完好之知 (knowing full well) 的版本。我不盡認同這個分析。就如同我在這小節所列出的，「觀點」的想法從 1991 年初次出現之後，接下來 Sosa 在 2009 年、2011 年、2017 年……都依然不斷提及這個圖像，甚至會有「在同一本書裡面有幾個章節以觀點論來刻畫、又有另外幾個章節是以 AAA 結構來刻畫」的現象，但 Carter 與 McKenna 卻僅引用了與 AAA 結構相關的部分來作為中後期的代表，我認為這是不恰當的。我認為一個比較好的詮釋是：Sosa 的觀點論是他心目中的知識論圖像，而這個藍圖始終存在，至於 AAA 結構則是 Sosa 從 2007 年起，開始試圖用很精確的刻畫來建構出他的觀點論藍圖，但由於建構的過程中遇到許多問題，因此他的 AAA 結構歷經了非常多次修正——關於 Sosa 的 AAA 結構的變化，我下個小節馬上就會闡述；而至於「觀點圖像是 Sosa 心目中的知識藍圖，AAA 結構則是對其的精確建構」這個看法，我會在下一節說明。

Call the high-level gained through a reassuring perspective reflective knowledge... This bi-level approach allows the use of our basic foundational faculties in attaining a second-order assuring perspective... This endorsing perspective would be a proper awareness of our competences through whose exercise we can gain our first order knowledge. (Sosa 2017, p.45)

來指出比動物知識更高階的省思知識，是透過提升至某種觀點來得到；我們使用知性能力來達到融貫，達到那種觀點，並意識到我們用來獲取知識的能力是可靠的。

3.1.2. AAA 結構

在 2007 年的《A Virtue Epistemology》一書中，Sosa 首度提出了「AAA 結構」的想法，引入「適切的」的概念來刻畫知識：將「動物知識」理解為「適切的信念」，並將「省思知識」理解為「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的信念」⁶⁶。雖然自 2011 年的《Knowing Full Well》一書起，Sosa 引入了「知之完好」(knowing full well) 一詞，對省思知識新加了一些要求，但大致上還是用同樣的手法來刻畫兩種知識⁶⁷。

Sosa 主張信念是一種「表現」(performance)，其中「表現」指的是有目的(aim)的行動(action)，例如心臟跳動的目的是血液循環、暖氣爐運作的目的是提升氣溫。我們可以對於表現的好壞做出評價，評價的面向有三個：精準性、熟練性，與適切性，也就是所謂「AAA 結構」；而信念是表現的一種，所以也有 AAA 結構。Sosa 總是以弓箭手的射箭表現，來說明 AAA 結構：

弓箭手射箭的目的是射中靶心。首先我們可以評價是否有射中，這即是「精準性」；而我們也可以評價弓箭手的技術與能力是否夠好，這即是「熟練性」；此外，我們更可以評價射中靶心是否真的是因為弓箭手的能力，這即是「適切性」——畢竟一個擁有技術的弓箭手就算射中靶心，還是有可能不是因為他的技

⁶⁶ 我在第一章簡介 Sosa 的兩層次理論時，所引述的便是這個版本。

⁶⁷ 包含 2011 年的《Knowing Full Well》、2015 年的《Judgement and Agency》、以及 2017 年的《Epistemology》等書中的部分章節。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幾本書都有一個現象是，同本書中會有另外幾個章節，卻是以「觀點論」的方式來描繪省思知識。

術好才打中的，有可能其實他雖然技術很好但剛好射歪了、又剛好有一陣風吹過來把箭吹到靶心上，在這時候，我們便會認為這次射箭只有達到精準性與熟練性而已，並沒有達到適切性。⁶⁸



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評價弓箭手射箭：是否射中（精確性）、弓箭手的技巧熟練與否（熟練性），以及是否是因為技巧熟練而射中（適切性）。類似地，信念是表現的一種，其目的是「真」，我們也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評價信念：信念是否為真（精準性）、產生信念的能力是否可靠（熟練性），以及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否是因為能力的顯現（適切性）。

有了 AAA 結構的概念之後，Sosa 在 2007 年的《A Virtue Epistemology》一書中，對於兩種知識的介紹是：

- (a) 令知識蘊含信念。
- (b) 將「動物」知識理解成適切的信念，而不需要是可辯護地適切的信念（即：那個適切的信念，是被認知主體適切地相信的，而且認知主體從而可以對懷疑論的挑戰做出辯護）。以及
- (c) 將「省思」知識理解成不只要求適切的信念，而且還要是可辯護地適切的信念。（Sosa 2007, p.24）

- (a) affirm that knowledge entails belief;
- (b) understand “animal” knowledge as requiring apt belief without requiring defensibly apt belief, i.e., apt belief that the subject aptly believes to be apt, and whose aptness the subject can therefore defend against relevant skeptical doubts; and
- (c) understand “reflective” knowledge as requiring not only apt belief but also defensibly apt belief. (Sosa 2007, p.24)

也就是 Sosa 將「動物知識」理解為適切的信念，而「省思知識」理解為、除了要

⁶⁸ 在 Sosa 2007 p.22-23; Sosa 2011, p.4; Sosa 2015, p.1; Sosa 2017, p.72. 等處皆有做類似的說明，我的敘述是重整自 Sosa 多處的描述。



求該信念本身是適切的之外，還要求認知主體得適切地相信該信念是適切的，並主張達到這標準便能夠對懷疑論的挑戰提出辯護。為了強調這兩種知識的區分，Sosa 更以：

$$K^+p \leftrightarrow KKp$$

一式來表達這兩種知識的差別，其中 K 代表動物知識、 K^+ 代表省思知識⁶⁹。

而在 2011 年的《Knowing Full Well》一書中，Sosa 新引進了「知之完好」的概念，對省思知識又多加了一些要求：

適切的信念，也就是動物知識，比信念成功達到目的（為真，但沒有適切）還更好。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信念，也就是省思知識，比僅僅只是適切的信念還更好；特別是當省思知識可以幫助引導一階信念來達到適切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信念是完全適切的，而此時認知主體便能達到完好之知。（Sosa 2011, pp.12-13）

Apt belief, animal knowledge, is better than belief that succeeds in its aim, being true, without being apt. Apt belief aptly noted, reflective knowledge, is better than mere apt belief or animal knowledge, especially when the reflective knowledge helps to guide the first-order belief so that it is apt. In such a case the belief is fully apt, and the subject knows full well. (Sosa 2011, pp.12-13)

在這裡，Sosa 除了和之前一樣將「動物知識」理解為「適切的信念」、並將「省思知識」理解為「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的信念」之外，這個版本更新提出若省思知識達到一種「知之完好」的境界會更好——也就是將省思知識的要求增強為：除了要求信念是適切的、以及要適切地注意到信念是適切的之外，還更進一步地要求信念的適切性，是由「引導」（guide）而來的。為了說明這裡所新增的想法，Sosa 同樣以射箭作為例子，但是把主角從弓箭手換成了獵人來做說明：

⁶⁹ Sosa 2007, p.32.



獵人的射擊可以被做兩次評價：不只是在執行射擊能力的面向，還有在選擇目標、以及選擇要不要射擊的面向。(Sosa 2011, p.6)⁷⁰

這個例子的不同點是，身為運動員的弓箭手別無選擇地只能射箭，但是獵人不僅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射箭、還可以自己選擇目標——於是我們可以對獵人做出更多面向的評價：(1) 執行能力 (2) 目標的選擇，而這兩個面向，分別可以對應到兩種適切性——「適切」與「後設適切」(meta-apt)：

一個射擊是適切的，若且唯若它的成功的達成(射中目標)顯現了行為者的一階能力(他熟練的射擊技術)。

一個射擊是後設適切的，若且唯若它是良好選擇的：也就是說，若且唯若它衡量了適當的風險，而這麼做顯現了行為者對於目標和射擊的選擇的能力。(Sosa 2011, p.8)

A shot is apt iff the success it attains, its hitting the target, manifests the agent's first-order competence, his skillful marksmanship.

A shot is meta-apt iff it is well-selected: i.e., iff it takes appropriate risk, and its doing so manifests the agent's competence for target and shot selection. (Sosa 2011, p.8)

其中「適切」是原本的概念，指的是之所以射中目標、是因為能力的顯現；而另個新引進的「後設適切」的概念，指的是對於風險的評估：如果獵人之所以冒那個風險、是因為展現了「選擇要不要開槍」的選擇能力，那就是後設適切的。有了以上概念之後，Sosa 又更進一步地定義了「完全適切」(fully apt)：

⁷⁰ The hunter's shot can be assessed twice over for what is manifest in it: not only in respect of its execution competence, but also in respect of the competence manifest in the target's selection and in the pick of the shot. (Sosa 2011, p.6)

這應用到表現上，就像射擊打中獵物一樣。如果射擊不只是適切的，還是後設適切的，而且又更進一步地是完全適切的（即：之所以適切是因為後設適切），那麼這項射擊會更好、更值得讚揚。（Sosa 2011, p.9）



This applies to performances such as a shot that hits its prey. That shot is superior, more admirable and creditable, if it is not only apt, but also meta-apt, and, further, fully apt: that is, apt because meta-apt. (Sosa 2011, p.9)

一個表現是「完全適切」，意思是：該表現之所以是適切的，是因為它是後設適切的。換句話說，行為者是因為做了風險評估，所以才去執行能力射中目標的。於是此時，Sosa 指出知識是表現理論的一個特例，並將「適切」與「完全適切」分別對應到兩個層次的知識「動物知識」與「完好之知」（即「完好之知」版本的省思知識，而不再只是原先「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信念」版本的省思知識）⁷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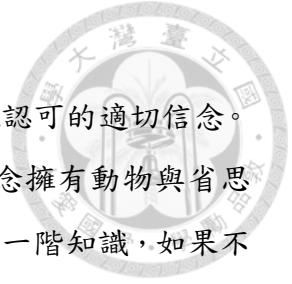
⁷¹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把 Sosa 新提出的「完好之知」視為「更好的省思知識」，而非理解成 Sosa 的理論變成了「三層次」知識論。至於用詞方面，雖然在這裡我用的是「完好之知」，但我比較傾向之後依然使用「省思知識」一詞來稱呼第二層次的知識，這是因為雖然 Sosa 對第二層次的要求已經比原先又多了更多（變成了完好之知版本的省思知識），但是他在同一本書的後續章節（他用 AAA 結構來刻畫知識圖像是第一章節）還是用「省思知識」這個詞，甚至一直到這一兩年的著作與文章，Sosa 都還是持續使用「省思知識」這個詞來做稱呼。我注意到在文獻上有一種見解是，同樣引了 Sosa 的這段文字後，將其詮釋成知識分成三個階層：

這段文字中……[Sosa]似乎標示出三種不同階層的知識：1. 第一層：動物之知…… 2. 第二層：反省之知…… 3. 第三層：完好之知……。目前大部分哲學家在討論 Sosa 的德性知識論時，幾乎都只專注於動物之知與反省之知的區別，而完全忽略「完好之知」的獨特地位。（米建國 2012，第 150 頁）

然而，我基於以下理由反對上述解讀。首先，Sosa 在提出完好之知之後，並不是改而將知識分為「動物知識」、「省思知識」、「完好之知」這三種層次來討論，而是延續以前的兩層次結構，只是將第二層次的討論對象變更成「完好之知」而已。關於此，Carter 與 McKenna 的看法與我類似：

Following Sosa's own practice, we often won't distinguish between reflective knowledge and knowing full well. His considered view is that knowing full well is the 'best' sort of reflective knowledge, and the central distinction is really between knowing full well and animal knowledge, not reflective knowledge and animal knowledge[.] (Carter & McKenna 2019, p.4991, n.3)

第二，我認為從 Sosa 後續在 2015 年、以及在更之後的討論中，也可看出他依然是主張知識分為兩個層次，而且兩層次分別對應到的是「適切」的信念與「完全適切」的信念；也就是說，Sosa 現在所謂的完好之知，對應到的依然是第二層次。第三，我認為 Sosa 所謂「省思知識比動物知識還要好，而完好之知比省思知識還要更好」的意思，並不是他的知識論圖像會變成三層次，而是指信念的知性規範性可以區分成很多等級（hierarchy）。畢竟他早在 2007 年或是更早，也說過「適切的信念，比純粹只是真信念還更好」，但這並不代表他欲把真信念作為一個層次、適切的信念作為另一個層次；除此之外，Sosa 於更之後的著作中，也有在介紹兩層次知識論時，提到我們



動物知識是一階的適切信念。省思知識是被認知主體適切地認可的適切信念。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達到完好之知，除了需要認知主體對信念擁有動物與省思知識之外，還要認知主體完全適切地知道它。……認知主體的一階知識，如果不是適當地由他相關的二階能裡所引導而來的話會比較不好，這種二階能力所做的事情是，在現有的背景情報下，決定要不要產生信念、或是將信念懸置即可。(Sosa 2011, pp.11-12)

Animal knowledge is first-order apt belief. Reflective knowledge is animal belief aptly endorsed by the subject. We can now see that knowing something full well requires that one have animal and reflective knowledge of it, but also that one know it with full aptness. ...One's first-order belief falls short if it is not appropriately guided by one's relevant meta-competence. This meta-competence governs whether

可以把知性規範性羅列成很多等級：

- [T]he epistemic normative hierarchy... as follows:
- (1) (alethic) affirmation
 - (2) successful affirmation; competent affirmation
 - (3) competent and successful affirmation
 - (4) apt affirmation
 - (5) reflectively apt affirmation
 - (6) fully apt affirmation attempt (Sosa 2017, p.100)

但 Sosa 的意思絕對不是他的知識論圖像中有六個層次。我認為知性規範性的等級是一回事，但是 Sosa 的知識圖像是兩個層次，主要還是與需要判斷的對象有關：在第一層次，行使一階能力所得到的是信念 p ；而第二層次，行使二階能力所得到的則是信念 Kp （注意到，我這裡意思不是「第一層次的知識是 p 、第二層次的知識是 Kp 」。兩個層次的知識都是 p ，我的意思是信念 p 要達到第二層次時，認知主體必須要對信念 Kp 有所認知）。「完好之知」僅是對於省思知識原本的刻畫，再多加一些要求（因果關係或是引導關係），並非認知主體還要再對於信念 KKp 有所認知，因此我認為沒有必要將其視為「第三層次」的知識，而是當成刻畫得更好的第二層次知識比較妥當。最後，我認為「觀點論」的刻畫方式，很明顯地顯示出 Sosa 所要的知識圖像是兩層次的，是從第一層次的動物知識，再藉由某種知性觀點來提升至第二層次「真正的知識」；我認為 Sosa 在 AAA 結構這裡不斷變更省思知識的刻畫，目的是為了達到他在觀點論上所描繪的藍圖（關於這個看法，我在下個小節馬上就會闡述），因此我認為 Sosa 在這裡之所以提出「完好之知」，是因為他發現原本對於第二層知識的刻畫「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信念」會遇到許多問題（例如 Sosa 自己提出的〈丟硬幣的獵人〉的例子——這個例子我在接下來第三節會提到），因此才去做修正的。綜上所述，我認為 Sosa 的知識論結構依然是兩層次，而非變成三層次，「完好之知」其實是修正版本後的第二層次知識，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完好之知版本的省思知識」，而我在本論文接下來會盡量以「省思知識」這個詞來稱呼第二層次的知識，但當想要強調「完全適切」的時候，偶爾還是會使用「完好之知」這個詞，所以我會在適當的地方（在有混淆疑慮的時候）加上註解。

or not one should form a belief at all on the question at issue, or should rather withhold belief altogether. (Sosa 2011, pp.11-12)



在這個版本中，Sosa 同樣將動物知識理解為「適切的信念」，而對省思知識的說明則起了變化：雖然同樣將其理解為「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的信念」，但更指出如果省思知識又進一步地滿足「完全適切」這項條件的話，也就是除了要求認知主體要適切地注意到信念的適切性之外，信念的適切性還是由後設適切「引導」而來，那麼就可以達到「完好之知」的境界。

後續在 2015 年的《Judgement and Agency》、以及 2017 年的《Epistemology》等書中，Sosa 延續了前作的想法，同樣是用「完全適切」來刻畫達到完好之知境界的省思知識（以下簡稱為「省思知識」），差別是他又引進了更多新的名詞，重新做了一番更完整更細緻的描述。Sosa 使用到的術語如下：

- 表現：有目的的行動。但不一定是有意圖的（intentional），例如心臟跳動（目的是血液循環）也算是一種表現。
- 肯證（affirmation）：一種有意圖的表現。有各式各樣的目的，可以是知性上的、也可以是實際層面的，例如政府肯證（affirm）「口罩很夠！」的目的是防止民眾恐慌。
- 真驅肯證（alethic affirmation）：目的是「（某信念為）真」的肯證。是 Sosa 的知識論要討論的對象，為求行文簡便，Sosa 將之簡稱為「肯證」⁷²。
- 判斷（judgement）：目的是「『（某）肯證是適切的』為真」的（真驅）肯證。也就是對於某個（真驅）肯證做判斷，判斷其是否適切⁷³。

如同之前版本就有的刻畫，Sosa 主張「表現」有「AAA」的規範性結構，如果一

⁷² 在這之前 Sosa 都是用「信念」來做刻畫，而現在則改用「肯證」這個詞，不過大致上意思是一樣的，「肯證」其實就是信念的一種，Sosa 只是把用詞雕刻的更為細緻而已。同樣地後面的「判斷」也只是「判斷的信念」（judgemental belief）的簡稱。

⁷³ 這裡的「肯證」不是指它自己，而是指另一個（真驅）肯證。「判斷」的概念，有點類似二階肯證的想法，是在判斷一階肯證是否適切。

個表現之所以達到目的、是因為能力的顯現，那麼我們就稱這個表現為「適切的」。而現在「肯證」和「判斷」也都是表現的一種，因此也會有 AAA 結構：

認知主體的目標不只有肯證要正確。他們還會以「肯證的適切性」為目的來做判斷。就算以「肯證是正確的」為目的、來適切地做了肯證，認知主體還是有可能沒有適切地做判斷。當目的是「肯證是適切的」時，認知主體就會失敗。
(Sosa 2015, p.77; Sosa 2017, p.82)⁷⁴

我們可以將「肯證」和「判斷」理解成兩個層次的知性表現。第一層次是「肯證」，肯證的目的是「真」；但如果只是成功地達成目的還不夠，我們還會希望要適切地達到目的，也就是肯證的內容之所以為真、是因為認知主體顯現了（一階）能力，而當一個肯證是適切的，我們就稱之為「動物知識」。第二層次是「判斷」，判斷的目的是「肯證是適切的」；同樣地，如果只是成功地達成目的還不夠，我們還會希望要適切地達到目的，也就是信念「肯證是適切的」之所以為真、是因為認知主體顯現了（二階）能力。而當一個判斷是適切的，認知主體就會意識到「我如此做肯證會為真」，也就是他會對於自己的（一階）能力有所認知、知道自己這麼做會得到真的肯證；此時這份意識會「引導」認知主體的（一階）行為，也就是認知主體是因為知道自己如此（一階）肯證會為真、所以才去做（一階）肯證的，於是這時候我們就說這個（一階）肯證是「完全適切的」，並稱之為「完好之知」⁷⁵。

⁷⁴ [E]pistemic agents do not aim just for correctness of affirmation. They also judge, aiming for aptness of affirmation. ...[E]ven while affirming aptly in the endeavor to affirm correctly, he might fail to affirm aptly in that endeavor. (Sosa 2015, p.77; Sosa 2017, p.82)

⁷⁵ Sosa 對於「當一個判斷是適切的」時，所會發生的事情，其描述與論述散亂在各處，而我在正文中的描述，是我理解並且整理自 Sosa 的原文，例如：

[The agent's] judgement will be apt only if he aptly attains this aim: that of affirming aptly. And this will happen only if he is guided to the aptness of his affirmation by his second-order awareness that if he then affirmed he would be right. (Sosa 2017, p.89)

In the best-case scenario, the agent who judges aptly knows that he would likely enough affirm correctly if he affirmed as he intended. The agent affirms alethically fully apt only if guided to a correct and apt affirmation by second-order awareness of his competence to so affirm. It follows that if a judgement is apt, the embedded affirmation is then fully apt [...] (Sosa 2015, p.80; Sosa 2017, p.90)

[F]ull aptness of performance requires guidance through the agent's knowledge that his performance would be apt. ...[I]n order to know full well the subject must be aware that his affirmation would be

為了避免敘述過於抽象，Sosa 依照慣例用比較實際的、生活上的「表現」來做說明。這次他以籃球員投籃作為例子，考慮以下情境：



最後一球

在比賽快結束的時候，籃球員忽然長距離地投了最後一球，橫越了整個球場，最後投進了。雖然最後是投進了，但是教練很生氣，因為球員並沒有好好評估就投籃。⁷⁶

在這個例子中，籃球員的投籃表現是適切的，但不是完全適切的：雖然他之所以投進、的確是因為他的能力展現，但是他並不是因為知道他「這樣投籃會進球」才投的。若套用前面的術語：籃球員的一階表現，其目的是「投中」，而在〈最後一球〉的例子中，籃球員有成功地達成這個目的，而且他之所以投中、是因為他顯現了投籃能力，因此他的一階表現是適切的；而至於籃球員的二階表現，其目的是「適切地投中」，也就是要對於自己的能力以及所在環境做評估，來達到「我是因為顯現了投籃能力而投進」的目的，而在〈最後一球〉的例子中，籃球員並沒有成功地達成這個目的，因此他的二階表現並不是適切的，而且他也沒有「這樣投籃會進球」的意識，故他的一階表現並不是由這份意識所引導，也就是他的一階表現並不是完全適切的。接著再考慮另一個情境：

謹慎的球員

籃球員拿著球站在場地的某處，他評估了自己的實力、以及他此時與籃框的距

apt. (Sosa 2017, pp.98-99)

Performing with full aptness would normally require knowing (at least at the animal level) that one would then perform aptly. This is the knowledge that must guild one's performance if it is to be fully apt. (Sosa 2015, p.75; Sosa 2017, p.78)

A fully apt performance is one that aims not only to attain its basic constitutive aim, but also to do so aptly. The performance must hence manifest not only the first-order performative competence, but also a second-order competence to assess properly the risk involved, through an assessment of the relevant competence of the performer. (Sosa 2015, p.65)

⁷⁶ 這個例子是我將 Sosa (2017, p.73) 的敘述，整理成例子的形式。



離，最後決定投出球，而球也如他所料地投進了。⁷⁷

在這個例子中，籃球員的投籃表現既是適切的，也是完全適切的：他之所以投進、是因為他展現了他的能力，而且他是因為知道他「這樣投籃會進球」才投的。同樣套用前面的術語：在〈謹慎的球員〉的例子中，籃球員的一階表現有成功地達成一階目的「投中」，而且他是因為行使了投籃能力而投中的，因此他的一階表現是適切的；同時他的二階表現也有成功地達成二階目的「適切地投中」，而且他是因為行使了評估風險的能力，對於自己的能力以及所在環境做評估，來達成二階目的，因此他的二階表現是適切的。而在二階表現是適切的時候，籃球員會意識到「我這樣投籃會進球」，並且由這份意識來引導一階表現，也因此他的一階表現是完全適切的。

將上述的說明類比到知性表現，就會是一階表現「肯證」和二階表現「判斷」。「肯證」的目的是「真」，而如果目的的達成是因為（一階）能力的顯現，那肯證就是適切的，例如如果是因為使用視覺能力而使得肯證「牆壁是紅色的」為真，那麼這個肯證就是適切的；而「判斷」的目的是「肯證是適切的」，而如果目的的達成是因為（二階）能力的顯現，那判斷就會是適切的，例如如果是因為使用評估風險能力，判斷自己的視覺能力是否可靠、所處的環境燈光是否正常……，那麼這個判斷就是適切的。而當判斷是適切的時候，認知主體會意識到「我這樣做肯證是對的」，並且由這份意識來引導（一階）肯證，那麼此時我們就說他的肯證是完全適切的，並稱之為「完好之知」⁷⁸。至此，我們看到了 Sosa 所做的描述，經過了非常多次的修改過程，不是僅有用詞越來越複雜而已，但無論如何，本質上都是使用「AAA 結構」的方式來做刻畫⁷⁹。

⁷⁷ 和前一個例子一樣，這也是我將 Sosa (2017, p.73) 的敘述，整理成例子的形式。

⁷⁸ 也就是兩層次知識論圖像中，Sosa 所欲追求的「真正的知識」。因為在這裡要特別強調「完全適切」的性質，所以我用了「完好之知」這個詞。

⁷⁹ 我認為 Sosa 之所以做了這麼多次修正，是因為他不斷企圖嘗試以「AAA 結構」的方式來刻畫出觀點論的藍圖——這個想法我在前面的註解亦有提及，而接下來第二節我馬上就會正式論述這個看法。在這裡我欲說明另一點：Sosa 從 2015 年開始有多提出「SSS 能力」(SSS competence) 理論來幫助更仔細地刻畫他在用 AAA 結構描述時，當中所提到的「能力」是怎麼一回事。但由於我在這章所要做的工作，是整理 Sosa 對於「兩層次知識」在各階段不同的用詞與說法，並試圖給出一套詮釋，至於 SSS 能力理論，我認為只是針對當中所提到的「能力」這個概念，所做的增



第二節 兩套刻畫方式間的關係

初步看來，這兩種刻畫方式相當迥異。從上述可以觀察到，「觀點論」的提出遠早於「AAA 結構」，而且並沒有因為「AAA 結構」的提出而被取代。此外，「觀點論」刻畫方式，似乎是較為輪廓式的勾勒，勾勒出知識的性質；而「AAA 結構」刻畫方式，則是偏向用明確的定義，對知識做出清楚的建構。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兩套刻畫方式間的關係呢？

事實上，Sosa 對此有明文說明與表態。當初 Sosa 在 2007 年首次發表「AAA 結構」的想法之際，Hilary Kornblith (2009) 即行文批評，指稱 Sosa 對省思知識的刻畫產生了劇烈的變化，質疑新版本的定義只不過是「動物知識做兩次」(animal knowledge twice over) 而已，無法得到原先理論中所想要的結果⁸⁰。而 Sosa 對此的回應則是：

我的新強調在於 KK 原則、在於省思知識是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信念，正是原先同個主張的精簡化 (streamlined) 看法。這個精簡化看法強調了要回應最難以克服的傳統懷疑論，是要在哪個階層上動作。(Sosa 2009, p.144)⁸¹

也就是說，Sosa 清楚地挑明了，他所新提出的刻畫方式和原先完全是同樣的理論，強調「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的信念」是省思知識的精簡化看法，且這種精簡化看法能凸顯在面對懷疑論時，必須要在第二層次上來做回答。

依據以上 Sosa 本人的聲明，我們可以將上述 Sosa 的第一種「觀點論」的刻畫方式，視為他心目中的知識論圖像；在這個圖像中，Sosa 描繪了他對於知識的期

補理論，所以我在這章節中暫時不會提及，而是擺到最後一章節再去做討論（由於我對於 Sosa 的批評會與「二階能力」深切相關，因此最後一章節會需要談論到與「能力」相關的理論）。

⁸⁰ 見 Kornblith (2009)。在第五章我會詳細討論 Kornblith 在此文中對於 Sosa 的批評。

⁸¹ My new emphasis on the KK principle, on reflective knowledge as apt belief aptly noted, is just a streamlining of the same former view. The streamlined view highlights where the action is in the required response to the most of the traditional skeptics. (Sosa 2009, p.144)

望，包含達到融貫與理解、知道來源的可靠性，還有回應懷疑論的挑戰。至於第二種以「AAA 結構」來做刻畫的方式，則是可以視為 Sosa 對於他的知識論圖像，所做的明確建構；在這個建構中，Sosa 定義了「適切」的概念，再從這個概念來建構出兩層次的知識，而如此建構的目的便是要達到他在觀點論中所描繪的期望⁸²。

於是緊接而來的問題便是：用「AAA 結構」的方式所做的建構，是否能成功達成用「觀點論」的方式所描繪的圖像？在第一章的末尾我曾暗示過，Sosa 所期待的知識是帶有內在論色彩的，但是現在「適切」的概念乍看之下似乎卻是外在論式的，那麼 Sosa 的建構是否真的能夠成功呢？

在第一章中我已勾勒了我在本論文要對 Sosa 提出的攻擊：外在論在面對懷疑論時，反應時常是主張我們「實際上」是處在正常的環境、我們「實際上」沒有在作夢、我們「實際上」擁有可靠的認知能力，因此我們「的確」擁有知識——粗略來說，對於外在論而言，我們之所以擁有知識，懷疑論劇本中的主角之所以僅是以為自己擁有知識，差別是取決於所處的外在環境「實際上」是否正常。也就是說，外在論的回答是站在第一層次上，去探討我們實際上有沒有知識；而 Sosa 並不期望用這種方式來面對懷疑論，Sosa 期待我們要提升到第二層次的觀點，去對自身的信念有所理解，意識到所處的環境正常、產生信念的能力可靠，才算做擁有知識。然而他在「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中，雖然刻畫了省思知識，描述了我們如何得到（一階）條件適當，但問題是二階能力的行使是否適切，卻依然是取決於（二階）條件「實際上」是否適當——我認為，這只不過是把原先的問題往後退一步而已。

在之後的章節中，我的批評將會延續這個攻擊，主張 Sosa 以「AAA 結構」所做的建構，並沒有成功達成他所期望的效果，也就是「觀點論」的圖像。而我的分析會和「條件適當」的討論密切相關，因此接下來，在本章的最後一部分，我必須先更仔細地檢視與詮釋 Sosa 的「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特別是其中對於「條件適當」這項關鍵點的描述，以利進行後續的批評。

⁸² 這也就是我之所以在前面註解會提到 Sosa 的觀點論圖像始終不變、而 AAA 結構的刻畫則是不斷在修正：畢竟建構總是沒有辦法一步到位。



第三節 細看 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

我認為關於「條件適當」的細節，是 Sosa 理論中很重要的部分，而我在之後的章節對於 Sosa 的「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的批評，也會和這個議題密切相關；再加上就算同樣是用「AAA 結構」來做刻畫，Sosa 在不同年份的不同著作中的敘述，依然有些許不同。因此接下來，我將把重點聚焦在對於「條件適當」的描述，更仔細地探究並詮釋 Sosa 歷年以來用「AAA 結構」所做的刻畫。

3.3.1. 條件(C)

在 2007 年的版本，也就是 Sosa 首度提出「AAA 結構」的想法之際，他就有在「條件適當」的問題上有所琢磨。根據 Sosa，一個信念是適切的，若且唯若認知主體的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他在適當的條件下顯現了他可靠的能力；更確切地說，Sosa 為「適切」設定了條件 (C) 這項要求⁸³：

(C) 對於所有真信念 p，信念 p 的真、是歸因於認知主體的能力，唯有它源自於該能力在適當的條件下的行使，而且在適當條件下行使能力的時候不會很容易就產生錯的信念。(Sosa 2007, p.33)

(C) For any correct belief that p, the correctness of that belief is attributable to a competence only if it derives from the exercise of that competence in appropriate conditions for its exercise, and that exercise in those conditions would not then too easily have issued a false belief. (Sosa 2007, p.33)

換句話說，Sosa 除了要求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顯現了認知主體的能力，還特別補充說明當中提到的這個「能力」必須要是可靠的，而且認知主體必須要在「條件適當」的條件下行使能力。

雖然在這個時期，Sosa 並沒有太明確地解釋「條件適當」是什麼意思，但我認

⁸³ 這即是我在第一章介紹兩層次知識論，講到「適當條件與不適當條件」時，所引用的版本。



為從 Sosa 在探討懷疑論時所分析的例子〈萬花筒〉，可以看出他背後的想法⁸⁴。在那個例子中，Sosa 想要得到的結論是，Lucky Jim 擁有動物知識、但沒有省思知識。於是 Sosa 的分析（經我整理）如下：

1. Lucky Jim 在行使一階能力時，因為燈光是白色的，所以條件是適當的。而由於 Lucky Jim 的一階信念「牆是紅色的」之所以為真，是因為他在適當的環境下顯現了他可靠的能力，因此 Lucky Jim 擁有動物知識。
2. Lucky Jim 在行使二階能力時，因為有小丑在背後操弄燈光、使得燈光很容易就會出錯，所以條件是不適當的。而由於 Lucky Jim 並不是在適當的環境下顯現了他的二階能力，Lucky Jim 並沒有省思知識。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理解到，就如同信念可以分為一階信念與二階信念、能力可以分為一階能力與二階能力，同理「條件適當」也可以分成「一階條件適當」與「二階條件適當」：一階信念是適切的，若且唯若認知主體的一階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他在適當的一階條件下顯現了他可靠的一階能力；二階信念是適切的，若且唯若認知主體的二階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他在適當的二階條件下顯現了他可靠的二階能力。而其中「一階條件適當」與「二階條件適當」，分別指的是不同的意思：一階條件適當指的是「燈光是白色的」；二階條件適當指的是「燈光不會很容易出錯」。

至於為什麼會不一樣，為什麼一階條件適當是「燈光是白色的」、二階條件適當是「燈光不會很容易出錯」，Sosa 在這時候同樣也沒有明顯地作出說明，但根據 Sosa 之後更完整的理論去推敲，我認為他在這裡的理由是：認知主體展現一階能力所要得到的是一階信念「牆是紅色的」，所以只要當下的條件是適當的，例如看向牆壁顏色的那刻燈光是白色的，就可以順利得到這個信念了；至於認知主體展現二階能力所要得到的是二階信念「信念『牆是紅色的』是適切的」，這個二階信念

⁸⁴ 例子的敘述，與 Sosa 所提出的分析的引文，可以參照我在第一章所做出的詳細說明。而在這裡我僅是再度統整並且以我自己的敘述方式來整理呈現。

內容其實是很複雜的，按照「適切」的定義展開，會變成「信念『牆是紅色的』之所以為真，是因為認知主體在適當的一階條件下顯現了他可靠的一階能力」，也就是既要知道一階條件適當、也要知道一階能力可靠，還要知道一階信念與一階能力之間有因果關係——所以單純只是剛好小丑這次沒有操弄燈光還不夠，還必須所在的房間不能有小丑在後面操弄燈光才行，因為如果有小丑在後面操弄燈光的話，認知主體會沒辦法意識到燈光有沒有變色，從而會沒辦法判斷他所在的一階條件是否適當。

就如我前面所一再提到的，在之後的章節我將會指出，我質疑 Sosa 的建構沒有辦法達成原先「觀點論」中所期待的內在論要求，而我認為問題是出在：不管是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人，還是〈萬花筒〉例子中的 Lucky Jim，都是使用二階能力（默認能力）來直接預設一階條件是否適當，兩者唯一的差別在於一般人是處在適當的二階條件、而 Lucky Jim 所處的二階條件並不適當；而條件 (C) 又告訴我們，二階能力的行使是否適切，取決於是否在適當的二階條件下行使，也就是決定一般人和 Lucky Jim 是否有知識的，會是二階條件「實際上」是否適當——那麼，這不就正又落入外在論的窘境？

不過，由於 Sosa 在後續的版本又做了更多修正、提出更多術語，為了主張我的批評並不會因為 Sosa 後續做了更新而不再合用，也為了更精確地使用 Sosa 的語言來進行我的批評，接下來我要先繼續仔細查看 Sosa 在各版本中的描述。

3.3.2. 後設適切

接下來我們繼續看到 Sosa 在 2011 年的《Knowing Full Well》一書中的版本。誠如開頭介紹 Sosa 各階段的說法時所述，Sosa 在這時候新定義了「後設適切」一詞，來指有好好做「目標的選擇」。我認為這其實就是將前面的想法，換了一個新名詞來包裝，將原先隱藏在「條件(C)」中關於「條件適當」的想法，改用「後設適切」這個名稱來做描述。

Sosa 將「表現」的規範性分為兩個層次：「適切」與「後設適切」。第一層次是關於執行能力，而第二層次則是要評價表現的風險，包含自己的能力、環境的狀況、能力在該環境的成功率等等。舉例來說，如果獵人之所以射中獵物，是因為他展現了射箭能力，那麼他的射擊就是「適切的」；而如果獵人的射擊之所以是適切的，

是因為他展現了「評估風險」、「選擇要不要開槍」的能力，那麼他的設計就是「後設適切的」。Sosa 特別強調，「適切」和「後設適切」這兩個概念，彼此相互獨立、也相互不是充分條件⁸⁵。可以只有後設適切但是沒有適切的情況，也可以只有適切但是沒有後設適切的情況，這兩者之間沒有任何蘊含關係：

例如可以有一種情況是，獵人擁有很好的風險評估能力、也有好好的做了要不要開槍的選擇，但最後他開了槍但不幸沒有射中、或是覺得太危險了所以沒有開槍（既然沒有開槍，那當然也就沒有射中目標），那麼在這時候，這個射擊表現就是後設適切的、但不是適切的。(Sosa 2011, p.8)⁸⁶

相反的，也可能有一種情況是，獵人雖然射箭技術高超，但他根本沒有評估風險，例如他根本沒有評估過颶風的可能性。不過剛好他射箭的當下並沒有颶風，而且也順利因為技術的展現而射中了獵物，那麼在這時候，這個射擊表現就是適切的、但不是後設適切的。(Sosa 2011, p.8)⁸⁷

除此之外，我們甚至還可以設想一個奇怪的情況是，雖然獵人的射箭既是適切的、也是後設適切的，但之所以是適切的並不是因為後設適切，這兩者之間沒有任何關聯：

丟硬幣的獵人

例如可以有一種情況是，獵人有好好展現了他的風險評估能力，同時他也有很高超的射箭技術、並且順利因為技術的展現而射中了獵物。但這位獵人雖然做了評估，最後在開槍的時候，卻是用丟硬幣來做決定的——那麼在這時候，雖

⁸⁵ Sosa 2011, p.8.

⁸⁶ A hunter archer's shot selection and risk taking may be excellent, for example, and in taking a certain shot he may manifest his competence at assessing risk, while the shot itself nevertheless fails, being unsuccessful (inaccurate) and hence inapt. The shot is hence meta-apt without being apt. (Sosa 2011, p.8)

⁸⁷ Conversely, the hunter may take excessive risk in shooting at a certain target, given his perceived level of competence (he has been drinking) and the assessed potential for wind (it is stormy). When he shoots, he may still fall just below the level of competence-precluding inebriation, however, and the wind may happen to fall calm, so that his shot is (through that stroke of luck) quite apt. Here the shot is apt without being meta-apt. (Sosa 2011, p.8)

然這個射擊表現是適切的、也是後設適切的，但之所以適切，並不是因為後設適切。(Sosa 2011, p.9)⁸⁸



換句話說，在這個例子中，雖然獵人有做風險評估，但他之所以成功地靠射箭技術來射中獵物，並不是因為他有做好風險評估，才得以順利展現出自己的能力、並射中目標的。於是為了避免〈丟硬幣的獵人〉這類的例子，Sosa 又再多定義了一個「完全適切」的概念，如同第一節開頭所述，所謂「完全適切」的表現，即是該表現之所以是適切的、是因為它是後設適切的，以獵人的例子來說，「完全適切的射擊」指的是由於獵人有好好做好風險評估、他才因此成功地靠射箭能力而射中獵物——而「完全適切的信念」，即是 Sosa 心目中的知識⁸⁹。

有了以上的概念之後，就如同第一節中所介紹的，Sosa 將動物知識定義成「適切的信念」，並將（完好之知版本的）省思知識定義成「完全適切的信念」，也就是該信念既是適切的、也是後設適切的，而且之所以是適切的正是因為是後設適切的；換句話說，認知主體需要做到：

- (1) 適切：在適當的（一階）條件下，行使（一階）能力來得到真信念。
- (2) 後設適切：在適當的（二階）條件下，行使（二階）能力來評估（一階）條件是否適當、自己的（一階）能力是否足夠……等。
- (3) 完全適切：他之所以成功地以（一階）能力來得到真信念，是因為他用了（二階）能力來好好對（一階）條件與（一階）能力做風險評估。

而從上述可以發現，在這階段 Sosa 和前面的差別在於為了避免類似前面所提的〈丟硬幣的獵人〉反例，新提出了「完全適切」與「完好之知」的概念：將省思知識再

⁸⁸ Arguably, a shot could be both apt and meta-apt while still falling short in that it is not in virtue of being meta-apt that it is apt. Thus, a shot might manifest a hunter's risk-assessment competence, and it might issue from his competence as an archer, in conditions appropriate for such shots, while yet its aptness does not so much manifest the archer's meta-competence as display a kind of luck. [The hunter] might assess risk aptly and then just toss a coin to decide whether to shoot. (Sosa 2011, p.9)

⁸⁹ Sosa 之所以會考慮〈丟硬幣的獵人〉這個情境，是因為他注意到如果只是把「省思知識」定義成「既是適切的、也是後設適切的信念，就會遇到這類反例，也因此他才定義了「完全適切」的概念，也就是「之所以適切、是因為後設適切」，並將之對應到（完好之知版本的）省思知識。

新增一個條件，要求適切與後設適切之間要有因果關係，以成為「完好之知」版本的省思知識，而不再只是「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的信念」。但關於「條件適當」的想法，基本上還是跟用「條件 (C)」所得到的結果一樣，尤其我在前節末尾所述的問題依然存在：認知主體是否適切地行使二階能力、去對一階條件是否適當做評價，依然取決於「實際上」二階條件是否適當。

3.3.3. 判斷與引導

在本章開頭我們提到，在 2015 年的《Judgement and Agency》、以及 2017 年的《Epistemology》等書中，Sosa 便不再使用「後設適切」一詞，而是又引進了一些新名詞，對理論重新做了一番刻畫，不過基本構想一樣是用「完全適切」來刻畫（完好之知版本的）省思知識⁹⁰。

根據 Sosa 的刻畫，第一層次的知性表現是「肯證」，肯證的目的是「真」，當這個目的不光只是達到，而且還是因為認知主體（一階）能力的顯現而達到時，我們就說這個肯證是「適切的」；第二層次的知性表現是「判斷」，判斷的目的是「肯證是適切的」，當這個目的不光只是達到，而且還是因為認知主體（二階）能力的顯現而達到時，我們就說這個判斷是「適切的」。而當一個判斷是適切的，其對應到的肯證就會是「完全適切的」，此時我們就稱這個肯證為「完好之知」。其中關於「完全適切」的概念，Sosa 和前作的描述類似：

我們稱一個表現是完全適切的，若且唯若它的適切性，是由認知主體（反思的、適切的）的風險評估，所引導而至的。(Sosa 2015, p.70)⁹¹

在前作中 Sosa 的說法是，信念主體之所以成功地以（一階）能力來得到真信念，是因為他有用（二階）能力來好好對（一階）條件與（一階）能力等做風險評估；

⁹⁰ 為了不要讓敘述那麼冗長，在這節（第 3.3.3. 節）中接下來我都會把「完好之知版本的省思知識」簡稱為「完好之知」。在這裡用詞上之所以會選擇「完好之知」而非「省思知識」，是因為 Sosa 在討論「肯證」與「判斷」時，會不斷特別強調「完全適切」的概念，因此我特別選用比較相對應的用詞來做簡稱。

⁹¹ [L]et us say that a performance is fully apt if and only if it is guided to aptness through the agent's reflective apt risk assessment. (Sosa 2015, p.70)

而現在他只是換句話說，指稱當風險評估引導了（一階）肯證的適切性，我們就說該（一階）肯證是完全適切的。

注意到，Sosa 在這個版本的描述，和前面 2011 年時用「後設適切」的描述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許有人會質疑，Sosa 在 2011 年時明明特別強調「後設適切」和「適切」是相互獨立的概念，必須要在這兩者之間有因果關係時，才會達到完全適切的境界；但現在卻直接主張當一個判斷是適切的，其對應到的肯證就會是完全適切的一一這個版本是否忽略了獨立性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認為這只是因為 Sosa 用了兩種不同的敘事角度，所以可能會招來一些誤解，但其實這兩種描述所得到的結果是一致的。因此，為了避免解讀錯誤所造成的批評，以下我做了幾點澄清：

1. 「判斷」這個表現所使用的（二階）能力，即是認知主體評估自己做肯證時所使用的（一階）能力是否可靠、評估所處環境是否正常……等的風險評估能力。這是因為「判斷」的目的是「肯證是適切的」，而「肯證是適切的」的意思是「肯證之所以為真，是因為可靠（一階）能力在適當的（一階）條件下的顯現」，因此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認知主體要做的事情就會是評估風險。就像籃球員拿著球準備要投籃的時候，如果他的目的是「憑自己的能力投進」而非單純只是投進就好，那麼他就得開始評估此刻球場有沒有颶風、自己的準確度如何、所站的位置夠不夠近……等等。
2. 當判斷是適切的，表示認知主體是因為行使了（二階）能力而達成了「肯證是適切的」這個目的，此時狀況會是，認知主體做完風險評估，意識到「我這樣做肯證會為真」，因此才去做肯證，從而成功達到「肯證是適切的」這個目的。換句話說，認知主體的（一階）肯證行為，是由（二階）判斷所引導——所以前面才會主張，當一個判斷是適切的，其對應到的肯證就會是「完全適切」的。就像籃球員為了達到「憑自己的能力投進」這個目的一樣，籃球員是因為用（二階）能力對所處環境和自己的能力做了評估、意識到「我這樣投會進球」所以才投了球，從而成功達成目的的；因此適切地達到「憑自己的能力投進」這個目的，即是完全適切地達到「投進」這個目的。

3. 這個版本中的「肯證」和「判斷」，並不是直接對應到前一個版本的「適切」與「後設適切」。在前一個版本的中描述，「後設適切」指的是「有做好風險評估」，至於完全適切所需要的「引導」，則是另外再用因果關係將適切與後設適切做串連的方式來表達；但是在現在這個版本中的描述，「判斷」並不是直接指到「風險評估」這個行為表現，而是指為了達成「肯證是適切的」這個目的所做出的一連串行為，而在這一連串的行為當中，就會包含「做好風險評估」以及「引導」等成分了——因此現在這個版本既沒有提到相互獨立、也不需要另外再用風險評估與一階表現間的因果關係去建構完全適切，是敘事角度不同的緣故。

上述說明不僅可以釐清我所提出的可能疑慮，同時也說明了，關於「條件適當」的想法，基本上還是跟用「後設適切」所得到的結果一樣，所以我在前節末尾所述的問題依然存在：認知主體的判斷是否是適切的，也就是認知主體是否適切地行使了二階能力而達成「肯證是適切的」這個目的，依然是取決於「實際上」二階條件是否適當。

到此，我已將 Sosa 各階段的用詞，做了更仔細的查看與交代，也說明了他歷來不同描述之間的關係；因此我的批評，將是對於 Sosa 利用「AAA 結構」所做出的建構提出整體性的攻擊，不會囿於 Sosa 任一版本，不會因為 Sosa 對理論做出了多次修正而使得我的批評不成立⁹²。而我對於 Sosa 的批評，是從 Kornblith 對於 Sosa 的攻擊中取經，雖然我不盡同意 Kornblith 的理解，但是我認為仍然可以從中獲取一些靈感；再加上在關於 Sosa 兩層次理論的文獻中，Kornblith 是其中最堅持不懈的批評者之一，因此接下來的章節，我將討論 Kornblith 所提出的兩個批評。

⁹² 我之所以會特別如此強調，是因為注意到 Kornblith 對於 Sosa 的某個批評，被 Carter 與 McKenna 用「雖然的確有問題，但是 Sosa 在提出完好之知之後就解決了」來駁回：

While this may be a problem for the earlier versions of the reflective/animal knowledge distinction, the most recent development in Sosa's view outlined in §1 block it. What Sosa calls 'knowing full well'...[.] (Carter & McKenna 2019, p.4997)

暫且不論他們的批評是什麼、又是如何駁回，為了避免我所提出的攻擊也會被用同樣的手法「新版本就解決了」來回絕，因此在本章中特別詳細闡述對於各階段的變化的理解與詮釋，目的就是為了防止我對於 Sosa 的刻畫方式所做出的攻擊，會遇到版本變更的問題。

第四章 省思知識是否更有價值？



在上一章，我對於 Sosa 的理論做出了完整的檢視與詮釋。接下來在正式進行我的批評之前，我要先看到文獻上對於 Sosa 的討論——尤其是 Kornblith 所提出的兩個批評。本章我要探討 Kornblith (2004; 2009; 2010; 2012; 2019) 的第一個批評：Sosa 對於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的區分，在他的兩層次理論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 Kornblith 對此提出了抨擊，主張省思知識並沒有比動物知識還「更好」，因此這個區分是失敗的。我認為 Kornblith 的這項攻擊是站不住腳的，因此我將替 Sosa 做出辯護，指出 Kornblith 的問題所在。

第一節 Kornblith 的批評一

Sosa 將知識區分成兩個層次，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所謂動物知識是「適切的信念」，也就是信念 p 之所以為真、是因為知性能力的顯現；而省思知識是比動物知識還更高階的知識，除了信念 p 要是適切的之外，還要求對於一階信念「我知道 p 」有所理解，也就是要認可信念來源是什麼、認可信念來源可靠，並且要有能力去評估條件是否適當。Kornblith 對於 Sosa 兩層次知識理論的攻擊從這下手，指稱省思知識並沒有比動物知識還「更好」，由此抨擊沒有必要區分兩種知識。

根據 Kornblith 的詮釋，Sosa 之所以會區分兩種知識、並主張省思知識是比動物知識「更好」的知識，是因為省思可以增加可靠度：

省思可以使認知主體更好地獲得證成的這個想法，是由於經過省思的信念，為真的可能性更高。(Kornblith 2019, p.10)⁹³

基於這樣的解讀，Kornblith 的批評策略是，引述當代心理學上的理論，指出人類

⁹³ [T]he thought here is that reflection can make one better justified than one would have otherwise been by making one aware of one's evidential situation, and, in virtue of that fact, beliefs reflected upon are more likely to be true than beliefs which are not reflected upon; they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being right." (Kornblith 2019, p.10)

的內省(introspect)行為會有許多認知偏誤，因此省思並不能增加可靠度。Kornblith 認為，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差別只有用來得到知識的能力不同而已，但是多了內省並不能增加可靠度，所以動物知識和省思知識在可靠度上沒有區別，省思知識並不會「更好」；若只是因為得到知識的方式不同（內省能力、與內省以外的能力）而將知識分成兩類，那麼我們便可以任意對知識有各種分類方式（例如：視覺能力、與視覺以外的能力），顯然這麼分類並沒有知識論上的意義，因此 Sosa 對於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的區分是失敗的⁹⁴。

Kornblith 認為 Sosa 區分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所依憑的是省思知識有「增加可靠度」的價值。他的詮釋是依據 Sosa 原文中的兩段文字：

由於對於外在環境的直接反應，在有了「理解」的加強之後，一般來說會有更高的可能性為真，省思知識會比相對應的動物知識還要更好地獲得證成。(Sosa 1991, p.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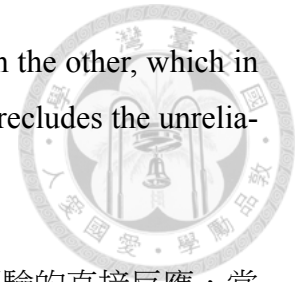
Since a direct response supplemented by such understanding would in general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being right, reflective knowledge is better justified than corresponding animal knowledge. (Sosa 1991, p.240)

我們可以區分動物知識以及省思知識：前者只需要認知主體循跡著事實；後者除此之外還需要認知主體認知到他是怎麼知道的，而如此一來就可以排除掉不可靠的官能。(Sosa 1997, p.427)

[W]e can more generally distinguish animal knowledge, which requires only that

⁹⁴ 我反對 Kornblith 在這裡將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的差別，看作一個是使用視覺、聽覺……等基本能力、另一個是使用內省能力。我認為二階能力並不是有種特別的神秘能力叫做「內省」，而是和一階能力一樣都是使用感官、記憶、證詞、歸納……等這些基本能力，差別在於我們用這些能力所要達到的目的不一樣。舉例來說，在第一層次我們是利用「視覺」來看牆壁的顏色，以得知「牆壁是紅色的」；而在第二層次我們依然是使用視覺，但我們所做的事情是去看看燈光是不是白色的……等等。一個初步的理由是：如果二階能力是某種特別的「內省」能力，那麼 Sosa 就沒有必要擔心準則難題，畢竟之所以會擔心準則難題，就是因為我們如果是用同一種能力來得知該能力可靠的話，會遇到循環問題。不過我在這章對於 Kornblith 的檢討並不會從此下手，因此在此不會特別談及。關於二階能力是什麼，這部分我在第六章會再度提起並說明。

one track reality, on the one hand, and reflective knowledge, on the other, which in addition requires awareness of how one knows, in a way that precludes the unreliability of one's faculties. (Sosa 1997, p.427)



在上述的引文中，我們看到 Sosa 主張動物知識是對於環境或經驗的直接反應，當它再加上「理解」、成為省思知識，會變得更可靠，而且意識到信念的來源，可以排除掉不可靠的信念來源。

到這裡，我認為 Kornblith 似乎過於強調與誇大 Sosa 的說明。Sosa 並沒有聲稱從動物知識提升至省思知識總是會提升可靠度，也沒有主張「增加可靠度」是省思知識唯一的價值。當然，Kornblith 也注意到了 Sosa 還有提出「增加可靠度」以外的價值，例如「增加融貫度」，來說明省思知識比動物知識更好，但是 Kornblith 卻馬上否認了這些其他的價值、能顯示出省思知識比動物知識更好：

「省思可以產生融貫的理解」這個想法，對於為什麼我們會追求省思，提供了另種解釋。在這個看法中，省思是個好東西，因為它在我們的眾多信念中產生融貫，而這是件好事，因為這樣可以產生理解。但不幸地，講融貫和講理解都一樣，完全不能解釋什麼。省思當然能產生額外其他的信念，這的確是沒做省思所不會有的，而這些額外的其他信念有時候會構成額外的其他知識。然而，這並不會告訴我們為什麼認知主體對於 p 的一階信念，在有了這些額外的其他知識之後，對信念 p 來說會構成更好的知識。(Kornblith 2010, p.6)⁹⁵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Kornblith 主張融貫度沒有價值的理由正是：融貫並不能增加可靠度。而 Kornblith 更舉稱，若兩個認知主體 A、B 皆以非常可靠的方式產生信念 p，但只有 B 有透過省思來獲得「理解」與「融貫」，那麼當我們在評價 p 這個

⁹⁵ [T]he suggestion that reflection produces integrated understanding offers another account of why we should aspire to it. Reflection is a good thing, on this view, because it produces coherence in our beliefs, and this is a good thing because it produces integrated understanding. Unfortunately, talk of coherence and talk of integrated understanding are so close as to lend no illumination at all. Reflection certainly provides one with additional beliefs which one would not have had without it, and these additional beliefs may, at times, constitute additional knowledge. What this doesn't tell us, however, is why an agent's first-order belief that p somehow constitutes better knowledge that p when it is accompanied by additional knowledge about other matters. (Kornblith 2010, p.6)

信念時，會發現 B 對於 p 的知識並沒有比 A 對於 p 的知識還要更好，因為 B 透過省思所得到的額外知性好處、以及對知性處境有額外的認知，並不會使得 B 在對信念 p 上比 A 還要可靠⁹⁶。總括來說，我認為 Kornblith 背後的想法是：唯有省思知識比動物知識更好，才能區分兩種知識；唯有省思知識比動物知識可靠度更高，才能聲稱省思知識比動物知識更好。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將 Kornblith 對於 Sosa 的攻擊重構如下：

- (P1) 唯有省思知識比動物知識更好，才能區分兩種知識。⁹⁷
- (P2) 唯有省思能夠增加可靠度，才能聲稱省思知識比動物知識更好。
- (P3) 省思並不能增加可靠度。
- (C) 因此，對於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的區分是失敗的。

其中 (P1) 普遍較無爭議，而 (P2) 來自 Kornblith 對於 Sosa 的詮釋。至於 (P3)，Kornblith 則是援引了當代心理學理論與諸多心理學實驗結果作為支持，指出內省行為會有許多認知偏差，故省思不會增加可靠度。由於省思不會增加可靠度，Kornblith 因而作結：

省思所增加的，並不是另一個種類的知識，而是得到知識的另一種方式。省思只不過是獲得和修正信念的眾多方式之一而已。(Kornblith 2010, p.7)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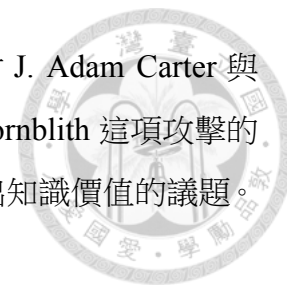
也就是說，Kornblith 認為 Sosa 對於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的區分是失敗的，省思知識的差別只不過是得到這種知識的方式不同而已，而非「另一種」知識。

⁹⁶ Kornblith 的這個例子，我會在第三節中做更進一步的說明與分析。

⁹⁷ 這裡所謂「能夠區分」指的是「做這種區分，在知識論上有理論上的意義」——當然我們總是可以硬要做區分，而確切來說 Kornblith 對於 Sosa 所做的區分的攻擊是：Sosa 所做的區分沒有知識論上的意義，就像把知識區分成「跟朋友討論過的知識」和「沒有跟朋友討論過的知識」一樣，只是硬是區分成兩類而已。

⁹⁸ What reflection adds is not an additional sort of knowledge, but an additional means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Reflection is just one process among many for acquiring and revising one's beliefs. (Kornblith 2010, p.7)

我認為 Kornblith 的批評是有問題的。接下來，我將先探討 J. Adam Carter 與 Robin McKenna (2019)、以及 Timothy Perrine (2014)，對於 Kornblith 這項攻擊的檢討；再延續他們的討論，更進一步地檢視 Sosa 的理論，並帶出知識價值的議題。



第二節 初步探討

4.2.1. 過度誇大心理學理論

Kornblith 對於 (P3) 的支持，奠基在他所援引的當代心理學理論。他指出當我們在對支持信念的理由做省思時，我們不但沒有能力真的想起我們之所以持有信念的所有理由，而且我們的注意力還會特別偏向支持信念的證據上⁹⁹。除此之外，他還引用了心理學上關於「虛假記憶」(the phenomenon of confabulation)、「擇盲」(choice blindness)等實驗，這些實驗結果顯示人類在做內省時會有許多認知偏誤；Kornblith 從而聲稱這表示雖然人們自認為可以內省，但這實際上這種感覺只是自己的幻覺而已¹⁰⁰。Kornblith 在 2012 年的《On Reflection》一書、以及 2019 年的〈Don't Think Twice, It's Alright〉一文中，花了非常大力氣著墨於心理學理論與實驗內容；由於篇幅與討論重點的緣故，我在此便不詳細重述。總之，Kornblith 認為人們對於省思的普遍想法是錯誤的，知識論上的主張應該要順應當代心理學而作出修正¹⁰¹。而他所作出的結論是：省思並不能增加可靠度，只是在增加自信心而已¹⁰²。

Kornblith 的這個策略很快就招致批評：Perrine (2014) 和 Carter 與 McKenna (2019) 皆指出 Kornblith 過度誇大了心理學理論，並且太快從中推得出他想要的結果。Perrine 指出，姑且不去爭論 Kornblith 所引述的那些「錨定效應」

(anchoring bias)等心理學理論是否正確，那些理論充其量只是在討論人類的「內省」行為和機制，但「省思」有非常多的方式，不僅僅只有「內省」而已¹⁰³。他認

⁹⁹ Kornblith 用心理學上的「短期記憶」作為理論支持。見 Kornblith (2019, pp.10-11)。

¹⁰⁰ Kornblith 2019, p.24.

¹⁰¹ Kornblith 2019, p.24.

¹⁰² Kornblith 2019, p.11.

¹⁰³ [T]here can be multiple ways in which the result of reflection can produce more reliable beliefs even

為，Kornblith 將 Sosa 的理論中的（從動物知識提升至省思知識所用到的那些）二階能力、理解成心理學研究中所謂「內省」，是非常不當的錯誤解讀¹⁰⁴。Perrine 指出在 Sosa 的理論中，對「信念從何而來」產生信念，並不是特指某個大腦狀態（例如「內省」），而是涉及更廣泛的各種信念來源；至於從那些心理學理論，我們頂多只能說「內省」並不能使我們得以洞察出信念產生過程的真實樣貌，但不能由此推得「省思」不能增加可靠度。Carter 與 McKenna 也提出了類似的指責，控訴 Kornblith 過於誇大心理學研究上那些經驗證據的效力。Carter 與 McKenna 引用了另一些心理學上的理論，反過來指稱許多心理學理論反而正顯示了省思能增加我們推理的可靠度，例如關於「自我告知」(verbalization)、「可辨識受害者」(Identifiable victim)、「創傷者經驗」(traumatic personal experience) 等議題的研究。不過同樣由於篇幅與討論重點的緣故，我在此也不詳細敘述。

我認為針對省思到底有沒有辦法增加可靠度、對此不斷引心理學實驗和理論來辨論，在兩種知識的區分問題上，並不是哲學面的討論關鍵，如同 Carter 與 McKenna 在提出這個面向的批評之後、也馬上意識到的：提出更多關於「省思可以增加可靠度」的經驗證據，並不能真正支持 Sosa 的理論，頂多只能說省思「有時」有這種知性上的好處而已，我們要做的事情應該是轉而討論在 Sosa 的理論中，省思知識比起動物知識、到底是多了哪些知性價值。我同意這樣的觀點，認為要討論的重點應該是：所謂「知性價值」不會只有「增加可靠度」，從動物知識提升到省思知識，是多了哪些知性價值？於是接下來，我將著重從反對 Kornblith 論證中的前提 (P2) 下手。

4.2.2. 省思知識的價值

Kornblith 堅決主張，Sosa 若要區分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省思知識必須在「可靠度」方面比動物知識更好，否則省思只不過是另一個得到知識的方式而已、省思知識並非「另一種」知識。對於這點，也就是前提 (P2)，Perrine 和 Carter 與 McKenna

though introspection does not give insight into particular cognitive processes. (Perrine 2014, p.356)

¹⁰⁴ [T]his new argument assimilates Sosa's —how these come about! with the particular cognitive processes that might be studied by a psychologist or a brain scientist. But this assimilation is dubious, and, I think, a poor interpretation of Sosa. (Perrine 2014, p.357)

亦皆有提出駁回。Perrine 指出，就算省思知識不會增加可靠度，還是有許多其他知性價值，包含融貫、理解、解釋，以及在社群中的知識傳遞¹⁰⁵。而 Carter 與 McKenna 指出，有兩個方式可以顯示這個區分是值得劃分的（worth drawing），一是省思知識擁有可靠性以外的其他知性價值，二是省思知識在對抗懷疑論上所扮演的角色：唯有訴諸省思知識，才有辦法回應知識論上懷疑論的挑戰。

(1) 可靠性以外的知性價值

Perrine 和 Carter 與 McKenna 分別提出了許多（可靠度之外的）省思知識不同於動物知識的獨有的知性價值，這些知性價值並非相互獨立的性質，而是彼此之間有很緊密的連結。

Perrine 指出，省思知識包含了查看該信念是如何和所有擁有的其他信念達成一致，並由此帶來融貫、理解、解釋等知性價值：首先，在查看信念是如何和其他信念達成一致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不一致的信念、並將之剔除，於是融貫度從而提升；第二，透過省思我們可以發現到有時信念是有多重來源的，如果其中一個來源非常可靠，在沒用省思來發現有多重來源現象之前、可能會使得我們誤以為可靠的是另一個來源，因此省思可以提升理解；最後，由於理解的提升，我們所能做出的解釋也隨之提升，根據 Perrine，所謂解釋，即是在面對一個「為什麼」的問題時，在所擁有一堆資訊中挑選出相關的資訊，而擁有省思知識可以使得我們更能知道哪些資訊是相關的¹⁰⁶。

Carter 與 McKenna 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指出省思知識的價值包含達到理解、以及擁有「二階信念」；更進一步地，Carter 與 McKenna 強調，省思知識比動物知識有價值，並不只是在於「求真」的面向，更多的是，省思知識是歸功於認知主體

¹⁰⁵ Perrine 指出在有些時候，僅僅只有動物知識、是不夠在社群中傳遞知識的：

Part of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in a community may require more than mere animal belief. For instance, in academic and theoretical communities more generally, merely reliably formed belief is not sufficient[.] (Perrine 2014, p.358)

然而，相較於融貫、理解、解釋等普遍公認為 Sosa 有提出的知性價值，Perrine 所提出的「社群中的知識傳遞」很不常見且較具爭議，亦與我接下來想要辯護的方向無關，因此後續行文將忽略這點。

¹⁰⁶ Perrine 2014, pp.357-358.



的一種成功：

省思知識比動物知識更有價值之處，是在「真」以外的面向。省思知識是歸功於認知主體的一種成功，這是動物知識所沒有的。(Carter & McKenna 2019, pp.4999-5000)¹⁰⁷

Carter 與 McKenna 認為 Sosa 提了兩項宣稱，第一是 Kornblith 亦有引述的 Sosa 的文字 (1991, p.240)：「加上理解，一般來說可以增加可靠度」；第二是「求真」以外的價值——關於這點，他們亦引用了 Sosa 的一段話作為依據：

是什麼使省思知識比未經省思的知識更好？知識的獲得是省思的，就像經由自身的理解、資訊，以及深思熟慮的引導，來獲得有價值之物；而知識的獲得是未經省思的，就只像是在黑暗中憑運氣來得到東西而已。(Sosa 2009, p.142)

What favors reflective over unreflective knowledge? Reflectiv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is, again, like attaining a prized objective guided by one's own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and deliberation; unreflectiv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is like lucking into some benefit in the dark. (Sosa 2009, p.142)

他們認為，Sosa「在黑暗中淘金」的比喻，暗示了動物知識就像在黑暗中淘金，就算淘金的手法事實上很容易淘到、事實上也的確淘到了，但這之中依然有運氣的成份¹⁰⁸。另外，Carter 與 McKenna 也效仿了 Sosa 常用的「弓箭手射箭」比喻作為辯護：考慮兩個射箭技術一樣好的弓箭手，差別是第一位弓箭手擁有很好的「選擇何時要射箭」的能力；他們指稱，就算兩位弓箭手實際上都有射中目標，第一位弓箭手的成功還是會比第二位有價值，而且這個價值是歸功於那位弓箭手本人。

¹⁰⁷ [R]eflective knowledge is more valuable than animal knowledge along a dimension other than truth. The thought is that reflective knowledge is a kind of success that is creditable to the knower in a way that animal knowledge is not. (Carter & McKenna 2019, pp.4999-5000)

¹⁰⁸ 這個比喻，我在之後第五章會提及。



(2) 對抗懷疑論的資源

Carter 與 McKenna 主張省思知識之所以值得劃分，除了擁有更好且更多的知性價值之外，還有一個方法可以顯示省思知識的重要性：訴諸省思知識，能夠對抗知識論上懷疑論的挑戰¹⁰⁹。

Carter 與 McKenna 指出，Sosa 的兩層次知識理論，其中一個主要的論點，便是有所資源可以回應知識論上的懷疑論¹¹⁰。他們認為 Sosa 將知識區分為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是為了讓以下四項不一致的宣稱同時成立：

- i. 夢的可能性很接近。
- ii. 我們（在某種意義上）知道關於外在世界的事物，
- iii. Barney（在某種意義上）不知道他有看到小穀倉。
- iv. 知識（在某種意義上）需要安全性。¹¹¹

其中 (i) 與 (ii) 是關於「外在世界懷疑論」的挑戰：我們很容易就會其實是在作夢，就算我們現在的確是醒著的，但由於夢的可能性、我們的信念很容易就會錯；換句話說，感官知識會受到「夢的可能性」的威脅。至於 (iii)，則是著名的〈假穀倉〉例子¹¹²。在〈假穀倉〉的例子中，雖然 Barney 的視覺的確是可靠的、也的確

¹⁰⁹ 事實上，這個論點，除了在 Sosa 的多篇著作中曾多次提到之外，Sosa 在 2004 年對 Kornblith 〈Sosa on human and animal knowledge〉一文中的攻擊的回覆中，亦有特別提到這項論點：

There is, nevertheless, a further way in which reflec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t is the ideal of reflective knowledge that best explains the traditional attraction and importance of skepticism. (Sosa 2004, p.292)

但由於一方面 Sosa 在該篇文章僅用上述短短幾句帶過，並沒有再做詳細說明；另一方面，Sosa 如何以他的兩層次知識理論、如何以省思知識來迎擊懷疑論的挑戰，在第一章我已經針對懷疑論的議題，有了相當仔細的闡述與檢討，因此我在此便不再復述，而是僅說明 Carter 與 McKenna 對於 Sosa 的解讀。

¹¹⁰ One of Sosa's central arguments for his bi-level virtue epistemology is that it has the resources to respond in a satisfying way to traditional sceptical challenges. ...Sosa develops this thought in connection with external world scepticism; Sosa develops it in connection with Pyrrhonian scepticism. (Carter & McKenna 2019, p.5003)

¹¹¹ 這是 Carter 與 McKenna (2019, p.5004) 的建構。

¹¹² 這個例子的詳細內容與分析，我在第一章時已有做說明討論。

有正常運作，他也有看到真的小穀倉，但是通常哲學家們還是會直覺 Barney 沒有知識，當 Barney 看到的是其他的假穀倉時，他一樣會產生「那裡有小穀倉」這項信念，也就是說，雖然現在事實上 Barney 的確看到了真正的小穀倉，但是 Barney 的信念很容易就會錯，「看到假穀倉的可能性」非常接近，這對 Barney 的「知識」造成了很大的威脅。於是矛盾出現了：這麼一來，由於 (i) 夢的可能性也非常接近，我們對於外在世界的感官知識，就像 Barney 受到假穀倉的威脅一樣，同樣也受到「夢的可能性」的威脅——也就是 (ii) 會不成立、懷疑論會獲勝。

Carter 與 McKenna 認為 Sosa 的兩層次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開這個矛盾。他們對於 Sosa 的解讀是，Sosa 認為「Barney 沒有知識」的這份直覺就是來自 (iv)：知識需要「安全性」¹¹³。於是在〈假穀倉〉的例子中，根據故事設定，附近的可能世界們很多都是「Barney 所看到的是假穀倉」的世界，在那裡若他用同樣的方式相信他前面有間小穀倉，他的信念會是錯的，因此 Barney 的信念不具有安全性。Carter 與 McKenna 指出，Sosa 的 (iv) 這項要求，是對於「省思知識」的條件，於是雖然 Barney 的信念「那裡有小穀倉」是適切的（他的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他準確地使用視覺能力，也就是 Barney 擁有動物知識），但是光有適切性但沒安全性，是不足以構成省思知識的；而另一方面，為了保住「雖然有夢的可能性的威脅，但感官信念仍然算作知識」的直覺，Sosa 花了一番論證後，指出夢的威脅和〈假穀倉〉的例子不同，其實是具有安全性的，並不能做直接的類比，所以雖然兩個情況中都擁有動物知識，但是只有感官知識有達到省思知識的層次¹¹⁴。因此，Carter 與 McKenna 認為 Sosa 解決矛盾的關鍵，便是區分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並用省思知識來保障感官知識的安全性。也就是將上方四項宣稱更新成：

- i. 夢的可能性很接近。

¹¹³ 粗略來說，「安全性」指的是在基於同樣的條件下，信念不容易錯，若用模態的方式來理解安全性的概念，就會是：在附近的可能世界們之中，若 S 用同樣的方法相信 p，p 就會是真的。關於安全性的理論，我在第一章已有詳細介紹。

¹¹⁴ Sosa 的原文並不是拿〈假穀倉〉的例子和夢來做類比，而是造了另一個類似的例子〈萬花筒〉來做分析。同樣地，Sosa 的詳細分析與論證，我在第一章已經詳細地探討過了，故在這裡我也不再復述。



- ii*. 我們對於外在世界的事物擁有動物知識、也擁有省思知識。
- iii*. Barney 擁有動物知識、但沒有省思知識。
- iv*. 省思知識可以保障一階信念的安全性。¹¹⁵

因此，一旦區分了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我們便能夠讓這四項看似不一致的宣稱同時成立。換句話說，Carter 與 McKenna 所做的第二項辯護是：Sosa 區分兩種知識的動機，是我們在哲學上有懷疑論的問題需要解決，因此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是值得劃分的。

第三節 進一步分析

我同意前述 Carter 與 McKenna、以及 Perrine 的辯護方向，也就是指出兩種知識的值得區分之處，在於省思知識擁有：(1) 可靠度以外的知性價值，例如達到理解、與其他信念融貫、擁有二階信念等；以及 (2) 能夠對抗懷疑論的資源。

然而，我認為光是指出省思知識擁有可靠度以外的知性價值是不夠的，以下我將指出，Kornblith 之所以堅決主張省思知識必須要能「增加可靠度」才能比動物知識有價值，並不是因為他沒有注意到省思知識還有其他知性價值，而是因為其背後對於知性價值隱藏了類似「知性價值一元論」(epistemic value monism) 的觀點，認定只有可靠性才能算作知性價值。因此，若只是純粹指出省思知識擁有理解、融貫等知性價值，恐怕這裡的爭辯會淪為各說各話；我認為，我們應該更進一步地討論知識的價值問題，才能真正駁回 Kornblith 的主張。

4.3.1. 唯有能提升可靠度才更有價值？

如我在第一節所述，事實上 Kornblith 的確也有注意到，在 Sosa 對於省思知識的說明當中，除了「增加可靠度」之外，還提了「融貫」和「理解」等知性價值；甚至在某種意義上，Kornblith 並沒有否認擁有融貫與理解是「更好的」：

¹¹⁵ 這也是 Carter 與 McKenna (2019, p.5004) 的建構。



無疑地，對於信念做省思，可以帶來更多大量的融貫信念；比起沒有做省思，還可以得到更廣泛的理解。而當我們的考量點是理解的時候，當然是越多越好。

(Kornblith 2004, p.131)¹¹⁶

從 Kornblith 的敘述中，我們注意到他其實有同意「省思」這個行為或許真的可以讓我們得知更多東西，例如與其他信念之間的關係、以及更深廣的理解，而這些東西當然是擁有越多越好。於是就如同我第一節所提到的，Kornblith 不同意的點是，他認為這並沒有使得省思知識比動物知識更好；而他想法的關鍵是，單就同一個信念去評估，也就是去比較「動物知識 p」和「省思知識 p」這兩者時，會發現省思知識的知性地位並沒有比較高。

作為說明，Kornblith 考慮了兩個認知主體 A、B，兩人皆以非常可靠的方式產生信念 p，且信念 p 為真。其中 A 並沒有對他的信念做出任何省思，相反地 B 透過省思，既意識到信念 p 與自己的其他信念是融貫的、也意識到產生信念 p 的方式是可靠的。換句話說，兩人的差別是 B 有透過省思來獲得「理解」與「融貫」等知性價值；或是以 Sosa 的語言來說，A 只有動物知識，而 B 不僅僅只有動物知識、還有省思知識。Kornblith 完全同意 B 比 A 知道更多東西，甚至也同意若設定 B 所多得的那些知識，A 必須也要透過省思才能得到，那麼至少在這個例子中的情況，省思的確會帶來知性上的好處、提升 B 所處的知性處境 (epistemic situation)：

現在 B 比 A 還知道更多東西，而且對於所在處境做省思，可以讓他產生更多 A 所沒有的知識。除此之外，A 如果要有這些知識的話，唯有他也去對於他的知性處境做省思。所以毫無疑問地，至少在這個例子的情境中，省思有產生知性上的好處：它增加了 B 的知性處境。我確實沒有要否認這點。(Kornblith 2004, p.131)¹¹⁷

¹¹⁶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reflecting on one's beliefs and the processes by which they are produced can lead not only to a body of beliefs which are broadly coherent, but also to a wider understanding of things than one would have had without reflection. And when it comes to understanding, more is better. (Kornblith 2004, p.131)

¹¹⁷ Now B knows many things which A does not, and reflection on her situation has produced a good deal



但是 Kornblith 指出，當將目光限縮在評價 p 這個信念時，會發現 B 對於 p 的知識，並沒有比 A 對於 p 的知識還要更好：

但這並沒有顯示出 B 對於 p 的知識，在哪方面有比 A 對於 p 的知識還要更好。就如同我們所看到的，B 所做的省思，在任何方面都沒有使得他對信念 p 比 A 還更可靠。(Kornblith 2004, p.131)¹¹⁸

Kornblith 的想法是，因為 B 透過省思所得到的額外知性好處、以及對知性處境有額外的認知，並不會使得 B 在對於信念 p 上比 A 還要可靠；B 經由省思所得到的知性好處、以及所提升的知性環境，讓 B 比 A 多的，是擁有信念 p 以外的額外知識：

我們剛剛所注意到的那些，B 所多得的 (信念 p 以外的) 知性好處，並不能顯示出他對於 p 的知識在哪方面有比 A 對於 p 的知識還要更好。(Kornblith 2004, p.131)¹¹⁹

也就是說，省思這個行為，使得 B 得以處在較好的知性環境，從而讓 B 除了知道 p 以外，還可以知道更多東西；但是單就信念 p 本身來說，「動物知識 p」和「省思知識 p」這兩者的知性地位並沒有差別，因為 A 和 B 獲得信念 p 的方式還是一樣可靠。換句話說，Kornblith 認為，由於就算省思可以帶來更多的融貫與理解，也不

of knowledge which she has but A lacks. More than this, A could have had this knowledge if only he too had reflected on his epistemic situation. So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at least in this situation, reflecting has produced epistemic benefits. It has, on this occasion, improved B's epistemic situation. I certainly do not wish to deny that this kind of thing can occur. (Kornblith 2004, p.131)

¹¹⁸ [B]ut this, by itself, does not clearly show that [B's] knowledge that p is in any respect superior to A's knowledge that p. And as we have seen, [B's] reflecting, and coming to know many other things which A does not, does not in any way entail that she is more reliable with respect to p than A is. (Kornblith 2004, p.131)

¹¹⁹ [T]he epistemic benefits we have noted in B's situation have to do with her knowing many other things in addition to p, but this, by itself, does not clearly show that her knowledge that p is in any respect superior to A's knowledge that p. (Kornblith 2004, p.131)

會提升信念的可靠度，因此省思知識並沒有比動物知識還要更好，從而他得出的結論便是：沒有必要區分兩種知識。

我認為以上的引文透露出 Kornblith 對於知性價值抱有「一元論」的想法：一方面，他認為提升至省思知識必須要能增加可靠度，才能夠算作比動物知識有價值；另一方面，他認為如果省思所多得的那些融貫與理解等好處，必須要能增加省思知識的可靠度，才能算作有價值¹²⁰。在文獻上，這種將「可靠性」作為評價信念的唯一判準的想法，背後的想法通常是：知識的目的在於「求真」，可靠性是信念成為知識所要滿足的工具價值，因此在判斷一個信念 *p* 是否足以成為知識時，我們所在意的是得到信念 *p* 的方式是否夠可靠、產出真信念的比例是否夠高。然而這類想法會遇到以下疑慮：知識的價值難道只有「求真」的面向嗎？若是如此，知識和「僅僅只是真信念」又有什麼差別？如果只為了求真，那麼一旦信念為真，信念產生方式是否可靠，為何還會對信念的價值造成影響？而這類的問題，即是知識的價

¹²⁰ Perrine (2014) 在檢討 Kornblith 對 Sosa 的攻擊時，也注意到了 Kornblith (2004) 文中的這個討論，然而我認為 Perrine 的解讀有些失焦，因此沒有放在正文中討論。Perrine 的解讀是：Kornblith 在評價「一組信念」(a set of beliefs) 時將可靠性、融貫、理解等都當作是知性價值，但對於「單一個信念」(a single belief) 而言，就轉而認為只有可靠性才算作知性價值：

On Kornblith's view, then,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a set of beliefs can have that are of epistemic benefit – e.g. reliability, coherence, understanding, etc. – but that when determining the epistemic superiority of a single belief, only one of those benefits, namely reliability, is relevant. In this way, he can concede that reflective knowledge can bring about epistemic values to sets of beliefs while still holding that for any particular belief that counts as reflective knowledge it is superior to its animal knowledge counterpart only if it was produced by a more reliable process. (Perrine 2014, p.359)

於是 Perrine 做出了兩點駁回：第一，質疑 Kornblith 在對單一個信念做評價時，只挑出可靠性作為知性價值，是特設的 (ad hoc)、毫無理由的；第二，聲稱蓋提爾式的反例可以顯示就算信念來源很可靠，也不一定比較好，所以可靠度不會是唯一能決定信念優劣的知性價值。

我認為 Perrine 做了有趣的發現，然而卻過於簡化、平板化了 Kornblith 的想法，而他所做出的辯護也隨之偏失焦點。首先，Kornblith 並無意對「一組信念」做價值判斷，Kornblith 所同意的是：對於「*B* 這個認知主體」來說，或許省思這個行為可以使他擁有更多知性價值、使他處在更好的知性環境，從而獲得更多知識。換句話說，Kornblith 認同融貫和理解可以讓「認知主體」獲得更多知性上的好處，但他並沒有特別去對「一組信念」做價值判斷；至於他之所以會對「單一個信念」做價值判斷，是因為他試圖去比較「作為動物知識的信念 *p*」和「作為省思知識的信念 *p*」這兩者，何者知性地位比較高。第二，雖然 Perrine 所提的反例或許是常見用以反對可靠論的手段之一，但是顯然他的論述已遠離討論脈絡：Kornblith 的討論背景是 Sosa 的兩層次知識理論，Sosa 第一層次的動物知識雖然很類似所謂可靠論的主張，但是在 Sosa 的理論中，動物知識的要求是「適切性」，也就是除了要求（產生信念的）能力必須可靠之外，還要求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能力的顯現——因此早在動物知識的階段，就已排除掉 Perrine 所舉的那種蓋提爾式反例。



值問題。

4.3.2. 知識的價值問題

Kornblith 判斷「省思知識是否真的比動物知識還要好？」的手法，是固定一個信念 p ，直接去比較「動物知識 p 」與「省思知識 p 」兩者的價值；他指出，當信念 p 為真、且得到動物知識 p 與得到省思知識 p 的方式一樣可靠時，「動物知識 p 」與「省思知識 p 」的知性地位並無二異，因此把知識區分成這兩種是沒有意義的。然而，我認為 Kornblith 的進路——也就是只評價知性能力所產出的結果「信念 p 」——正像是某種版本的「淹沒難題」(the swamping problem)，而他的論證若要成立，反而正好會落在真正版本的「淹沒難題」的攻擊範圍裡：淹沒難題是知識的價值問題的相關討論中，尤其針對可靠論的一個攻擊；粗略來說，這個攻擊指出，知識的目的在於「求真」，但一旦信念為真，過程是否可靠、似乎就無法再為信念增添任何價值，那麼可靠論便無法說明為何「知識」比「僅僅只是真信念」更有價值。

「淹沒難題」由 Linda Zagzebski (2003) 所提出，她用了一個咖啡的例子來作為說明：考慮一台不可靠（做出好咖啡的成功率很低）的咖啡機，與一台可靠（做出好咖啡的成功率很高）的咖啡機，剛好兩台機器都做出了完美的咖啡——那麼此時，這兩杯咖啡的價值，並不會有所差別，並不會因為第二杯咖啡是由好的咖啡機所沖出的、就會變得比較好喝。Zagzebski 指出真信念就如同完美的咖啡，一旦達到真信念，可靠的過程便不能再為信念添加任何價值；換句話說，完美的咖啡本身的價值會把咖啡機的價值給淹沒，同理「真信念」的價值、會把「可靠」的價值給淹沒掉。

這個難題背後有著兩項背景預設：第一，知識的最終目的是「求真」；第二，雖然可靠的過程是有價值的，但那是為了追求真信念的工具價值。關於淹沒難題與知識的價值問題，後續有非常多的討論，例如反對上面的預設一，主張知性價值不應該是這種一元論的想法；或是注意到，咖啡機的價值之所以會被淹沒，是因為我們將目光限縮在那杯咖啡上面¹²¹。關於後者，文獻上在討論 Zagzebski 的淹沒難題

¹²¹ 關於淹沒難題與知識的價值問題，後續的討論有很多複雜問題需要處理，例如討論知性價值一元論與多元論，不一定能滿足 Zagzebski 的初衷，但由於 Kornblith 的進路在一開始就落入了淹沒



時，已有許多類似的相關討論，例如：

在 Zagzebski 的咖啡例子中，我們的評價焦點完全放在咖啡本身上，很自然地我們認為唯一重要的是咖啡的味道。然而……當我們在評價知識時，我們的關切不僅是認知過程的產物(即信念)，我們關切的更是認知過程整體(或認知者)……也就是說……認知的評價焦點不應該只聚焦在信念(咖啡)上，而應該擴大到整個生產過程上。(何宗興，2018)¹²²

而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到，Kornblith 不僅恰好正落入這兩個預設之中，而且他論證的方式，還是將目光限縮在可靠過程的產出結果「信念 p」上一——正好就和 Zagzebski 的咖啡例子一樣，將目光限縮在咖啡機的產出結果「咖啡」上面。因此，Kornblith 的想法，無法逃脫「淹沒難題」的責難¹²³。

因此我認為，Kornblith 的論證是失敗的。就我看來，Kornblith 作為說明所考慮的 A、B 兩人的例子，就彷彿是在以某種版本的「淹沒難題」來做攻擊：當信念可靠度達標時，「融貫」和「理解」等價值，會被「可靠」所淹沒；然而如果他的攻擊要成立，勢必就得把目光限縮在信念 p 上，於是這導致他自己的策略反而會陷入真正版本的「淹沒難題」的困難：當信念達到「真」的目標時，「可靠」的價值，會被「真」所淹沒。Kornblith 批評 Sosa 區分出省思知識是沒有必要的，理由是省思知識並沒有比動物知識還要更可靠，然而他堅決反對可靠性以外的知性價值、所依憑的理由反而難逃「淹沒難題」的責難。而我所持的辯護和 Carter 與 McKenna、以及 Perrine 類似：省思知識一來擁有理解、融貫等知性價值，二來能夠對抗懷疑論，的確不同於動物知識，而且不僅只是單純是用不同方式得到知識的

難題的攻擊範圍，因此後續的細緻討論並不在我此處的討論範圍，故姑且擱置不談。

¹²² 關於「目光限縮在咖啡機上」的這個評論，已經是文獻上討論很多的看法了。當然關於此，文獻上已經有更多的發展，淹沒難題並不是因此就被解決，但是就像前面註解我所主張的，由於 Kornblith 的問題出在非常粗淺的地方，因此後續的細緻探討同樣地並不在我本章的討論範圍。

¹²³ 相對地，Sosa 的理論並不會落入同樣的困境：Sosa 將知識理解成一種「表現」，並不是針對最後產出的信念做評價，而是包含整個認知過程、甚至是認知主體；以咖啡的例子來比喻，Sosa 並沒有將目光限縮在咖啡上面，而是放眼整個製造咖啡的表現。

差別而已，因此在 Sosa 的理論中，動物知識與省思知識是值得劃分的。

至此，我已經藉由否定前提 (P2)，來駁回 Kornblith 對於 Sosa 的攻擊。區分出省思知識，意味著光只有達到動物知識是不夠的，還要提升至省思知識，擁有本章所論及的那些知性價值，才能夠有資源得以回應懷疑論。然而下一步我們要追問，Sosa 以 AAA 結構所建構出的省思知識，真的能達成這些期望嗎？根據 Sosa 的建構，省思知識在帳面上似乎是由動物知識堆疊而來的，這樣的方式，真的能達到他心目中的省思知識嗎？接下來，我將從 Kornblith 對於 Sosa 的第二項攻擊切入，這個攻擊會是針對 Sosa 的 AAA 結構的一個探討；而我將藉此更進一步地帶到內外論的討論，以提出我對於 Sosa 兩層次理論的抨擊。



第五章 兩層次理論的崩解



在上一章中，我們看到了 Kornblith 對於 Sosa 的第一個批評，在那個批評中，Kornblith 的攻擊對象可以說是 Sosa 用「觀點論」所描繪出的兩層次知識論圖像，而我認為他的批評是站不住腳的¹²⁴。而在這一章中，我們要繼續看到 Kornblith 對於 Sosa 的第二個批評，在這個批評中，Kornblith 的攻擊對象則是針對 Sosa 用「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對於兩層次知識論所做的建構；我認為，雖然 Kornblith 的理解和批評有許多問題，但是他從中所點出的內外論議題是個關鍵，值得繼續發展。而我對於 Sosa 的批評，也正是從 Kornblith 的這個批評獲取靈感。

第一節 Kornblith 的批評二

Kornblith (2009) 的第二項批評，提出的時間點是在 Sosa 初以「AAA 結構」來刻畫理論之際；他指稱 Sosa 對於省思知識的新刻畫起了劇烈的變化，且無法達成原先理論中的要求。Kornblith 認為 Sosa 的新定義，只不過是「動物知識做兩次」(animal knowledge twice over) 而已；更進一步地，他指出問題出在原先的理論綜合了內外論的想法，但是新的定義純粹就只是不斷使用「適切」這個外在論式的概念去做建構而已。

5.1.1. 動物知識做兩次

Kornblith 在 Sosa 首度以「AAA 結構」來刻畫理論時，便提出抨擊，指稱 Sosa 對於省思知識的新刻畫，也就是「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的信念」，只不過是動物知識做兩次而已，並不符原先理論中所期盼的「達到更廣更整體的理解，並意識到信

¹²⁴ 當然，Kornblith 並沒有聲稱他的第一項批評是針對觀點論，畢竟這兩套刻畫方式是在本論文中所主張的區分。但是一方面，從 Kornblith 該項批評第一次發表的時間點（2004 年）來看，他的批評不可能是針對 AAA 結構（Sosa 的 AAA 結構初次發表的時間是 2007 年）；另一方面，從 Kornblith 該批評的內容來看，他所批評的對象的確是 Sosa 對於兩層次知識論的構想，也就是我所謂的觀點論圖像。

念來源」：

Sosa 對於省思知識的新概念，也就是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信念，……只不過是動物知識做兩次而已：它只是對於某些特定事實的動物知識，再加對自身有這樣的動物知識的動物知識而已。而這一點都不像 Sosa 早期對於省思知識的構想所包含的那樣：不只是動物知識，「還要對於所在的處境有更廣的理解，包含對於自身的信念、以及信念是怎麼來的」。(Kornblith 2009, p.130)¹²⁵

也就是說，Kornblith 的批評所針對的，即是我所謂的 Sosa 以「AAA 結構」所做的刻畫。而他的攻擊以我的語言來說即是：Sosa 用 AAA 結構所做出的建構結果，並不能夠達成原先「觀點論」的刻畫方式所描繪出的圖像。

Kornblith 注意到 Sosa 在將省思知識定義為「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的信念」之後，依然有提及原本理論（即我所謂的觀點論）當中所述的目標，也就是在面臨懷疑論時，能夠為信念做辯護。他引用了下列 Sosa 的原文作為佐證：

我們可以把省思知識理解成「可辯護地適切的信念」，也就是說，除了該信念本身是適切的之外，認知主體也要適切地相信該信念是適切的、並且從而能夠對懷疑論的挑戰提出辯護。(Sosa 2007, p.24)¹²⁶

於是 Kornblith 便從 Sosa 所宣稱的「可辯護」下手，強調 Sosa 的理論若要能成功，

¹²⁵ [S]osa's new conception of reflective knowledge, namely apt belief aptly noted, ...is really just animal knowledge twice over: it is animal knowledge of some particular fact, together with animal knowledge that one has such animal knowledge. And this is nothing like Sosa's earlier idea that reflective knowledge should include, not only animal knowledge, "but also understanding of its place in a wider whole that includes one's belief and knowledge of it and how these come about." (Kornblith 2009, p.130)

¹²⁶ Sosa 的原文如下：

- (a) affirm that knowledge entails belief;
 - (b) understand "animal" knowledge as requiring apt belief without requiring defensibly apt belief, i.e. apt belief that the subject aptly believes to be apt, and whose aptness the subject can therefore defend against relevant skeptical doubts; and
 - (c) understand "reflective" knowledge as requiring not only apt belief but also defensibly apt belief.
- (Sosa 2007, p. 24)

而 Kornblith (2009, p.128) 在他的文中直接引述了 Sosa 的這段文字。



則當一認知主體適切地相信他的信念是適切的，必須要保證此時他要處在可為信念辯護的知性地位：

Sosa 稱動物知識需要「適切の信念，但不需要可辯護地適切の信念，也就是說，其適切性被認知主體適切地相信的適切信念，而認知主體從而可以對於懷疑論的挑戰做出辯護。」所以 Sosa 主張當一認知主體適切地相信信念是適切的，他就會處在可辯護的地位。(Kornblith 2009, p.129)¹²⁷

也就是說，Kornblith 認為 Sosa 在將省思知識定義成「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の信念」之後，滿足這個定義則必須要能夠是「可辯護的」，他的新刻畫才會成功（也就是我所謂的：用「AAA 結構」所做的刻畫，才能達成「觀點論」所述的圖像）——於是 Kornblith 的策略，便是試圖指出「適切地相信適切の信念」並不能保證「可辯護」。

Kornblith 用舉例的方式來反對 Sosa。他指出如果對於省思知識的要求，只有適切地相信適切の信念，那麼只要實際上擁有某種可靠的能力、並以此來得知信念是適切的，就可以達到這個要求了，但這時候不一定有辦法對信念做辯護。作為說明，Kornblith 借用了著名的千里眼（clairvoyant）例子：

千里眼

Norman 擁有很可靠的千里眼能力，但他對於自己的能力沒有任何支持或反對的證據。有天 Norman 使用千里眼能力產生了「總統在紐約」的信念，這個信念的確為真，而且的確是因為 Norman 在正常的環境下使用了千里眼能力。¹²⁸

Kornblith 認為根據 Sosa 的理論，動物知識是適切の信念，而 Norman 的信念「總

¹²⁷ Sosa says [animal knowledge] requires “apt belief without requiring defensibly apt belief, i.e., apt belief that the subject aptly believes to be apt, and whose aptness the subject can therefore defend against relevant skeptical doubts.” So Sosa suggests that when someone aptly believes a belief of his to be apt, he is therefore in a position to defend it. (Kornblith 2009, p.129)

¹²⁸ Kornblith 的這個例子取自 Laurence Bonjour (1985)，而這裡我的敘述則是整理自 Kornblith (2009, pp.128-129) 的描述。

總統在紐約」之所以為真，的確是因為他顯現了他的千里眼能力，所以 Norman 擁有動物知識——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爭議。然而問題是省思知識：Sosa 會期待在這個例子中 Norman 沒有省思知識，因為 Norman 並不能為自己的信念反思地做辯護；然而若套用新版本的省思知識定義（也就是我所謂以「AAA 結構」所刻畫的省思知識），會發現 Norman 可以擁有省思知識。例如可以考慮以下情況：

千里眼*

Aptly Apt Norman 不只擁有很可靠的千里眼能力，使他因此產生了一階信念「總統在紐約」；他還擁有某種很可靠的直覺能力，使他因此產生了二階信念「我知道總統在紐約」。但是他對於自己的這兩種能力都沒有任何支持或反對的證據。¹²⁹

Kornblith 指出，Sosa 對於省思知識的新說明是「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的信念」，若套用這個定義，會發現「總統在紐約」這項適切的信念，可以是被適切地注意到的：在〈千里眼*〉的故事中，Aptly Apt Norman 有著某種精準的直覺，這份直覺使他相信他的信念是適切的，也就是 Aptly Apt Norman 對於「總統在紐約」擁有省思知識。然而，Aptly Apt Norman 並不知道他的直覺是怎麼運作的，他只是實際上具有某種能力、使得他的確從而知道他的信念是因為他的能力而為真，但他無法說明他的信念如何因為他的能力而為真，換句話說，他無法為自己的信念做辯護：

「總統在紐約。」

『你為什麼知道總統在紐約？』

「我就是知道啊。」¹³⁰

¹²⁹ 敘述改編自 Kornblith 的說明。見 Kornblith (2009, p.129)。

¹³⁰ Kornblith 原文中並沒有這段對話，此為我自己的改編。不過 Kornblith 也有用類似的方式來呈現：

[W]hen asked to defend it, he has nothing to offer—"I just believe he'll be in New York," Norman might say—... "I just believe my belief about the President's whereabouts is apt," he'll say. (Kornblith 2009, p.129)



Aptly Apt Norman 事實上有千里眼能力，使他能得知總統在紐約，但是他說不出來為什麼他知道；他也有確擁有的直覺能力，使他能得知「我知道總統在紐約」，但是他也說不出來為什麼他知道他知道。就如同在原始的例子〈千里眼〉當中，Norman 只是真的有可靠的千里眼能力，讓他從而得知「總統在紐約」而已，但是他無法為他的信念做辯護；同理，Aptly Apt Norman 只是真的有可靠的直覺能力，讓他從而得知「我知道總統在紐約」而已，他無法對於他的千里眼能力做辯護。Aptly Apt Norman 只是直覺「我知道總統在紐約！」而已，他無法說明他的信念來自千里眼，更無法說明他的千里眼能力是可靠的。Kornblith 認為問題是出在，由於在「AAA 結構」的刻畫下，「適切」只要求「信念之所以為真的確是因為可靠能力的顯現」，所以只要真的擁有某種可靠的能力使得「一階信念是適切的」這項信念為真，就足夠成為省思知識了；只要 Aptly Apt Norman 的直覺的確是可靠的、其二階信念「我用了某種能力而知道總統在紐約」的確是適切的，就足夠成為省思知識了。換句話說，只要求「適切」，會容許 Aptly Apt Norman 可以不用提出多餘解釋，只要他所使用的直覺能力的確可行就夠了；而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雖然 Aptly Apt Norman 有達成「適切地相信（一階）信念是適切的」的要求，但是他除了辯稱「我就是知道」之外，沒辦法做出更妥當的辯護。

5.1.2. 內在論與外在論

在指出省思知識的新定義「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的信念」並不能達成原先理論中「可辯護的」的期待之後，Kornblith 進一步主張，Sosa 的問題出在「適切」的概念是外在論式的，但 Sosa 原先所勾勒出的知識論圖像，卻是個合併內在論與外在論的理論：

Sosa 尋求將內外論兩者兼併到他的德性知識論中。粗略來說，動物知識是外在論式的知識，而省思知識則是有著內在論所著重的要求。在強調這兩種知識的重要性，Sosa 想要追求的是提供一套對於內外論爭論的解法。

(Kornblith 2009, p.128)¹³¹



也就是說，在 Sosa 原先（用「觀點論」的）刻畫方式所描繪出的理論圖像，是必須帶有內在論色彩的。Kornblith 認為在 Sosa 的圖像中，第一層次的動物知識是外在論式的知識，其要求的是可靠性與因果關係；而在第二層次的省思知識所多加的，則是內在論式的要求，例如要對信念有所理解、以及意識到信念來源的可靠性等等。

Kornblith 為了指稱 Sosa 的確是想辯護一個帶有內在論色彩的理論，而非他自己的詮釋，他更引述了 Sosa 的原文作為佐證，指出在過去的著作中，Sosa 曾表明如果要能解決懷疑論的挑戰，必須要在內在論的框架下做回答，不能將知識理論侷限在外在論：

如同 Sosa 所表明的「懷疑論將我們的信念基礎限制在內在的、心理的，而非外在的」，為了用懷疑論的語言來回應，Sosa 同意了這項限制。更甚者，如同 Sosa 所指明的，任何試圖用「展示外在論式的知識條件有達到」的方式來回應懷疑論，例如展示說我們經常擁有動物知識，「是膚淺的」Sosa 說。展示我們的確有達到外在論式的知識條件是非常簡單的。這只不過是忽略了（而非滿足）傳統懷疑論的問題所在。(Kornblith 2009, pp.134-135)¹³²

Kornblith 指出，Sosa 的確有明文表示他認為如果以外在論的方式來回應懷疑論，例如直接聲稱「我的確有動物知識！」會是膚淺的，會完全忽略了懷疑論的問題所在，於是這意味著 Sosa 所欲主張的知識理論，必須帶有內在論式的色彩。而

¹³¹ Sosa... sought to incorporate them both into his virtue epistemology. Roughly, animal knowledge, as characterized above, was a kind of externalist knowledge; reflective knowledge, on the other hand, was a kind of knowledge requiring the sorts of features emphasized by internalists. In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both sorts of knowledge, Sosa sought to provide a welcome resolution to the debate between externalism and internalism. (Kornblith 2009, p.128)

¹³² As Sosa notes, “the skeptic restricts us to bases for belief that are purely internal and psychological, by contrast with those that are external.”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sponse to the skeptic on his own terms, Sosa grants this restriction for the sake of argument. More than that, as Sosa also notes, any attempt to respond to the skeptic by showing that some sort of externalist condition on knowledge is met, such as showing that we often have animal knowledge, “is superficial.” It is all too easy to show that we meet externalist conditions for knowledge. This merely ignores, rather than addresses, the traditional skeptical problematic. (Kornblith 2009, pp.134-135)

Kornblith 又指出，Sosa 對省思知識的新定義，也就是「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信念」，卻是全由「適切」這個外在論式的概念來做刻畫：

不只是動物知識，Sosa 現在的定義，連省思知識都會是外在論式的概念。如果適切的信念是個外在論式的概念，那麼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信念，當然也會是外在論式的概念。Sosa 早先對於省思知識的觀念……確實有著內在論式的面向，但是他現在對於省思知識的觀念徹頭徹尾就只是個外在論者：這只不過是動物知識做兩次而已。(Kornblith 2009, p.135)¹³³

Kornblith 認為根據 Sosa 的定義，「適切」是個外在論式的概念，那麼既然如此，做兩次適切當然也會是外在論式的。也就是說，Kornblith 主張 Sosa 的理論問題在於，由於「適切的信念」是外在論式的概念，「適切地注意到適切的信念」也同樣會是外在論式的；因此他聲稱，Sosa 對於省思知識的新刻畫（亦即我所謂：在「AAA 結構」刻畫方式下的省思知識），只不過是「動物知識做兩次」而已，並不能達成 Sosa 所想要的帶有內在論色彩的期望。

第二節 初步探討

我同意 Kornblith 的觀察，認為關鍵就如同 Kornblith 所點出的，在於使用「適切」的概念來做堆疊，似乎無法達成 Sosa 心目中想要辯護的帶有內在論色彩的理論。不過我認為，Kornblith 的攻擊內容，並沒有真正直擊 Sosa 的問題點。

Kornblith 指稱 Sosa 對於省思知識的新定義只不過是「動物知識做兩次」而已，但我認為，Sosa 心目中的構想是：雖然動物知識是外在論式的，不過在做兩次動物知識之後，原先的信念就可以具有內在論色彩；也就是說，他希望雖然「適切」

¹³³ Not only animal knowledge, but reflective knowledge, as Sosa defines it now, is an externalist notion. If apt belief is an externalist notion, as it surely is, then apt belief aptly noted is an externalist notion as well. Sosa's earlier conception of reflective knowledge... certainly has an internalist dimension to it. But his current conception of reflective knowledge is externalist through and through: it is just animal knowledge twice over. (Kornblith 2009, p.135)



表面上是外在論式的概念，但是適切地相信二階信念，便可以使得一階信念具有內在論色彩。若以符號 K 來表示動物知識，狀況就會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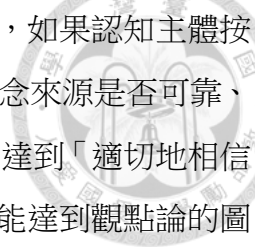
$Kp \rightarrow$ 信念 p 是外在論式的

$KKp \rightarrow$ 信念 Kp 是外在論式的，信念 p 具有內在論色彩

其中當「 KKp 」成立時，信念 p 之所以會有內在論色彩，是因為「 KKp 」是「知道『 Kp 』」，所以此時判斷的對象並不是信念 p 而是信念 Kp ；而要判斷信念 Kp 的話，要考慮的會是「信念 p 要成為知識的話、背後所需滿足的那些條件」——包含信念來源是否可靠、行使能力時周遭環境是否正常等等——而考慮那些條件，便會使得信念 p 擁有內在論的色彩。

不過或許 Kornblith 也可以駁回，指出將省思知識定義為「被適切地注意到的適切的信念」並不會達成這種期望：在 Sosa 的「AAA 結構」刻畫方式之下，對 p 擁有動物知識，也就是「 Kp 」，其要求單純只有「信念 p 為真，是因為可靠能力的顯現」；因此「 KKp 」要成立的話，只需要認知主體真的擁有某種可靠能力，並真的行使了他的能力、使得信念「 Kp 」真的因此為真就夠了，並不需要知道能力是否可靠，也不需要意識到行使能力時周遭環境是否正常。回想前面〈千里眼*〉的例子：Aptly Apt Norman 實際上真的有可靠的直覺、使他的信念「我知道總統在紐約」為真，但 Aptly Apt Norman 並不知道他的直覺能力是否可靠，也沒有考慮過他在使用直覺能力時所處的環境是否正常（例如燈光是否正常），他只是單純靠他的直覺去堅稱「我知道總統在紐約，我就是知道！」而已——縱使如此，卻仍滿足以「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所建構出的省思知識；但顯然，這當中並沒有滿足「觀點論」所期待的內在論色彩。

我認為在這裡，Kornblith 的想法即和他所提及的內外論議題有關。外在論式的條件僅要求「事實上」、「的確」有可靠的能力使信念為真，於是根據定義，「信念是適切的」意指「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可靠能力的顯現」，因此只要我們的確行使了某種可靠的能力而相信二階信念「信念是適切的」，就足以滿足「適切地相信二階信念」的條件了，不一定要對一階信念有更多理解，也不一定要知道一階信念的來源是否可靠。換句話說，「適切」只要求了外在論式的條件「的確擁有可



靠的能力」以及「的確是因為能力的顯現而使信念為真」。當然，如果認知主體按照 Sosa 在「觀點論」中所構築中的期望，透過意識到（一階）信念來源是否可靠、（產生一階信念時）所處的環境是否正常……等方式，同樣也可以達到「適切地相信二階信念」這個目標；但是反過來「適切地相信二階信念」並不能達到觀點論的圖像，適切地行使二階能力沒有要求這麼多，並不需要做到對於環境是否正常、信念來源是否可靠……有所認識，只要事實上可靠地得到二階信念就夠了。換句話說，用「AAA 結構」的方式刻畫出的省思知識，所設立的條件太低了，滿足那些條件，不一定能達成「觀點論」中所描述的那種、帶有內在論色彩的省思知識。

然而，雖然我也主張 Sosa 用 AAA 結構所做的刻畫，不能達成他在觀點論中所描繪的知識圖像，但是我認為 Kornblith 的批評所依據的理由是有問題的，問題在於他忽略了「適切」這個概念中，包含著「條件適當」等因素。按照 Sosa 的定義，適切地相信「信念是適切的」即是適切地相信「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可靠能力在適當的條件下的顯現」，因此所知道的内容當然也會包含「能力是可靠的」與「條件是適當的」。也就是說，「KKp」即是用可靠的能力來得到信念「Kp」，而信念「Kp」的内容會包含「信念為真」、「能力是可靠的」、「信念為真是因為能力是可靠的」，以及「條件是適當的」，因此要對 p 擁有省思知識，就一定要真的有某種（二階）能力、並以此（二階）能力去認知到（一階）能力是可靠的，以及所處條件是適當的。換句話說，「適切」的概念是很複雜的，對動物知識擁有動物知識，也就是 KKp，不只是單純地意識到自己知道而已，而是對「我的信念 p 之所以為真，是因為可靠的能力在適當的條件下顯現」這件事情擁有動物知識。因此在前面〈千里眼*〉的例子，Apt Norman 如果要有省思知識的話，不只要意識到「我知道總統在紐約！」而已，還要對於「我是在適當的環境下用了可靠的能力而使得『總統在紐約』這個信念因此為真」這件事情擁有動物知識，因此他必須適切地相信他擁有可靠的能力、適切地相信條件是適當的；更精確地說，Apt Norman 如果能適切地相信一階信念是適切的，他必須要在適當的條件下使用某種可靠的二階能力，使他因此認知到一階能力是可靠的、以及所處一階條件是適當的——因此，在做第二次的動物知識時，並不像 Kornblith 所以為的那樣，只是運用某種不為所知但可靠的能力來得到某種神秘的信念「信念是適切的」卻依然對此一無所知，重點是「信念是適切的」這項信念是有內容的，它的内容就包含了可辯護的資源，包含

能力可靠、條件適當等等。

至此，雖然我駁回了 Kornblith「動物知識做兩次」的批評，但是我認為他所提出的觀察是很有啟發性的：「適切」是外在論式的概念，我們真的能用多次「適切」來堆疊出內在論的期待嗎？我認為 Kornblith 攻擊的失敗之處，在於他忽略（或是誤解）了 Sosa 的理論中，「適切」的概念包含了「條件適當」等成分。而接下來，我要指出的批評，也正是和「條件適當」有關——而這個問題，將會導致 Sosa 無法成功得到他心目中帶有內在論色彩的理論。

第三節 Sosa 建構的失敗

我認為 Sosa 的建構，只不過是把問題往後退一層次而已，並沒能成功達成他所期待的帶有內在論色彩的知識圖像。我的這個論點其實在本論文的第一章與第三章中，皆有不斷地提及，而現在我要正式宣稱我的攻擊。以下我的說明將分為兩個步驟：首先我會解釋 Sosa 以 AAA 結構所做的刻畫，所要達到的是什麼結果，接著我會指出 Sosa 的敘述，何以沒有達成他的目的。

5.3.1. 建構目標

Sosa 心目中所期待的知識，也就是在「觀點論」中所描繪的圖像，是要我們能夠對於自身所處的條件有所掌握，理解到周遭環境是正常的、能力是可靠的……，從而能夠對懷疑論的挑戰提出辯護；於是 Sosa 用「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來建構省思知識，要達成的目標是：當認知主體的信念提升至省思知識的層次，則他會理解「環境是正常的」、「信念來源是可靠的」等等。

那麼他企圖如何達到這個目的呢？以下我聚焦在「條件適當」的部分，羅列出 Sosa 歷來的論述：

1. 在 2007 年的版本（也就是遭受 Kornblith 上述攻擊的版本）Sosa 就有試圖為「適切」的要求設定了條件 (C)，要求不僅要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顯現了認知主體的能力，還得滿足以下兩項條件：(1) 這個能力的行使，必須在適當



的條件下才行；(2) 當這個能力在適當的條件下行使時，不能夠太容易產生錯的信念。所以根據條件 (C)，信念是適切的，意思是「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可靠的能力在適當的條件下顯現」，因此適切地相信信念是適切的，自然就會知道條件是適當的。

2. 在 2011 年的版本，Sosa 主張要達到完好之知的境界，條件是「信念之所以是適切的，是因為後設適切」，也就是說認知主體之所以得到適切的信念，是因為他行使了可靠的能力來對所處環境做出風險評估。顯然，這當中就包含了認知主體要知道條件是適當的。
3. 在 2015 年與 2017 年的版本，Sosa 主張完好之知即是「完全適切的肯證」，而「完全適切的肯證」即是「適切的判斷」；其中「判斷」的目的是「肯證是適切的」，所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認知主體要做的事情是對於所在環境做風險評估——當認知主體的判斷是適切的，也就是他行使了可靠的風險評估能力，意識到「我這樣做肯證會是對的」，並且由這份意識來引導他做出肯證，那麼我們就稱他的肯證是完全適切的，也就是達到完好之知的境界。顯然，這當中就包含了認知主體要知道條件是適當的。

由於 Sosa 歷年來的敘述用詞不盡相同，故我還原了 Sosa 的語言做了以上描述；不過事實上，這三種描述所表達的基本想法是一樣的¹³⁴。簡略來說，我認為 Sosa 一貫的想法是：「適切」即是「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可靠能力在適當條件下的顯現」，因此信念「信念是適切的」的內容是很複雜的，其中會包含「信念為真」、「能力是可靠的」、「信念為真是因為能力是可靠的」，以及「條件是適當的」等等——於是不論是「適切地相信適切的信念」，還是「因為後設適切而得到適切的信念」，或是「適切地達到『信念是適切的』這個目的」，認知主體要做的事情都是要透過某種二階能力去對環境做風險評估，以認知到條件是適當的。

¹³⁴ 這是本論文的第三章的結論。在第三章，我把重點聚焦在對於「條件適當」的描述，仔細地探究並詮釋 Sosa 歷年以來用「AAA 結構」所做的刻畫，並且從中發現到雖然 Sosa 歷來的刻畫不斷在做修正，但至少當中與「條件適當」相關的想法是一樣的。

那麼這種二階能力是什麼呢？是什麼樣的二階能力，可以讓我們認知到一階條件適當呢？在第一章探討外在世界懷疑論時，文末我已有了說明：Sosa 所謂二階能力，指的是「可以（在沒有奇怪跡象時）直接把一階條件當成適當的」的「默認能力」。Sosa 主張，我們擁有某種「默認能力」，只要我們身處在適當的二階條件，便可以行使這種能力直接把一階條件當成適當的。舉例來說，在一般日常生活中，由於二階條件是適當的，於是我們便可以行使這種能力，在沒看到奇怪跡象時自動把燈光當成正常的。而作為對比的，是 Sosa 對於〈萬花筒〉這個例子的分析：由於小丑的存在會害燈光很容易就出錯，所以雖然 Lucky Jim 也同樣在使用「默認能力」，雖然他也沒有看到奇怪跡象、並因此把燈光視為正常的，但他的這項二階能力並沒有辦法展現，因為 Lucky Jim 所處的二階條件並不適當。

我們可以用更明確的用詞來重述上方說明：一階信念是適切的，若且唯若認知主體的一階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他在適當的一階條件下顯現了他可靠的一階能力；二階信念是適切的，若且唯若認知主體的二階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他在適當的二階條件下顯現了他可靠的二階能力。換句話說，信念可以分為一階信念與二階信念，能力可以分為一階能力與二階能力，「條件適當」可以分成「一階條件適當」與「二階條件適當」，而其中它們所指的分別是：

一階信念： p

二階信念： Kp （信念 p 是適切的）

一階能力：用以得到信念 p 的能力，例如視覺、聽覺……等感官能力

二階能力：默認能力，使用這種能力可以預設一階條件是適當的

一階條件適當：產生信念 p 的當下環境適當，例如燈光是白色的

二階條件適當：一階環境不會很容易出狀況，例如燈光的顏色不會很容易出錯

於是所謂省思知識即是，在適當的二階條件下行使默認能力，來預設一階條件是適當的，從而使得二階信念為真，並且更進一步地由這份二階信念來引導認知主體行使一階能力，從而產生適切的一階信念。

Sosa 刻畫省思知識的目標是要滿足觀點論的圖像：當認知主體擁有知識時，他會理解「條件是適當的」等等，從而滿足內在論式的要求、甚至能回應懷疑論的挑戰；因此，所謂行使二階能力，必須要能真的讓認知主體得以對於條件適當有所認知，Sosa 用 AAA 結構所做的建構才會成功達到他的觀點論期望。

5.3.2. 建構的失敗

我質疑 Sosa 的做法，沒有辦法達成原先「觀點論」中所期待的內在論式要求。所謂內在論式的要求，即是希望能夠站在第二層次的觀點上，來對信念有所省思，必須要認知到我們擁有信念、認知到我們所處的環境是正常的、認知到我們的能力是可靠的等等，才能算作真正擁有知識，而不要像外在論一樣直接訴諸條件「實際上」正常，這只不過是站在第一層次上去說「實際上」如何而已。然而，根據上述的分析，雖然 Sosa 為了滿足這些要求，提出的刻畫是認知主體必須行使二階能力，來對一階條件有所認知；但是二階能力是否適切地行使的關鍵，卻還是二階條件「實際上」是否適當來保證——這豈不是只是把問題往後退一層次而已？

從上一小節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到，不管是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人，還是〈萬花筒〉例子中的 Lucky Jim，都是使用二階能力「默認能力」來直接把條件預設為適當的，兩者唯一的差別在於一般人實際上是處在適當的二階條件（燈光很穩定）、而 Lucky Jim 實際上所處的二階條件並不適當（燈光顏色很容易會改變）；甚至對於當中任何人來說，都不能區辨自己現在是處在日常生活中、還是有小丑躲在後面的情境。因此決定兩人是否有知識的，似乎是二階條件「實際上」是否適當——那麼，這不就正又落入外在論的窘境？外在論在面對懷疑論的時候，總是以「環境的確正常」來「消解」問題，例如直接指出我們「的確」不是在作夢、「的確」不是桶中腦、「的確」沒有被惡魔欺騙……，但是這種方式顯然不是 Sosa 所想訴諸的，否則他只要打從一開始直接聲稱「我們的確擁有動物知識」即可，沒有必要再去刻畫兩層次的知識論。然而現在，Sosa 使用 AAA 結構對於第二層次所做出的建構，卻違背了他主張兩層次知識論的初衷，Sosa 的期望，應該是要能夠站在某種知性觀點上去認知到自己的處境、去擁有「真正的知識」。

雖然表面上，用 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所建構出的結果，彷彿還是可以讓我們得到「一階條件是適當的」，和外在論式的回答似乎還是有所差別；但是事實上，

我們是否能得到一階條件適當，卻依然是取決於二階條件「實際上」是否適當，我們似乎無法真的對其有所認知。日常生活中的我們，和〈萬花筒〉例子中的 Lucky Jim，都是使用同樣的方式來試圖得到一階條件適當，我們都在行使「默認能力」來預設一階條件適當，我們都認為房間裡沒有奇怪的徵兆，決定我們有知識而 Lucky Jim 沒有的，卻是「實際上」二階條件是否適當，也就是我們所處的環境，燈光的确不會隨便變化，而 Lucky Jim 所處的環境，燈光很容易就會變色，那麼這根本等同於在說：

「如果我所在的二階条件的確適當，那麼我就會擁有知識；至於我究竟有沒有處在二階條件適當的地方呢？我不知道！只要二階条件的確是適當的就夠了。」¹³⁵

——這和外在論式的回答，簡直有異曲同工之妙：

「如果我的確不是在作夢，那麼我就會擁有知識；至於我究竟有沒有在作夢呢？我不知道！只要我的確沒有在作夢就夠了。」

我認為，這並不是 Sosa 所樂見的。如果 Sosa 願意承擔這個後果，那麼便會違背他當初提出兩層次理論的初衷；從 Sosa 在各處多次提及的「黑暗中淘金」的比喻，可看出他也認為不能光憑環境「實際上」是否正常來作為我們是否擁有知識的回答：

¹³⁵ 這個想法源自 Barry Stroud 對於外在論的批評：

[Even]. . . if it is true that you can know something without knowing that you know it, the philosophical theorist of knowledge cannot simply insist on the point and expect to find acceptance of an “externalist” account of knowledge fully satisfactory. If he could, he would be in the position of someone who says: “I don’t know whether I understand human knowledge or not. If what I believe about it is true and my beliefs about it are produced in what my theory says is the right way, I do know how human knowledge comes to be, so in that sense I do understand. But if my beliefs are not true, or not arrived at in that way, I do not. I wonder which it is. I wonder whether I understand human knowledge or not.” That is not a satisfactory position to arrive at in one’s study of human knowledge—or of anything else. (Stroud 1989, p.47)

Sosa (2009, pp.169-170) 也有討論到 Stroud 的這個批評。Stroud 藉此抨擊外在論，指出其所得到的知識只不過是「如果我有知識，則我有知識」這樣的條件句而已。

大部分的人不會鄙視在黑暗中所獲取的財富，但是無疑地這比在明亮之中、在視力良好之下有計劃地尋找金塊還要糟。在明亮之中發現，比在黑暗之中憑運氣亂挖還更值得讚揚。在明亮之中發現，這種成功是歸因於行為者的，但在黑暗中的運氣不是。(Sosa 2009, p.146)¹³⁶



Sosa 藉此比喻主張，在黑暗中淘金並不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知識模式，我們所期盼的知識，是要在明亮之中去發現。換句話說，純粹外在論式的知識理論，單純只是因為用了可靠的方式來得到真信念，就像是在黑暗中淘金，就算淘到了、就算淘金的方式是對的，也只是剛好而已。就算有淘到，也不知道自己用了什麼方式來淘金、不知道自己是用了對的方式來淘金；用一模一樣的方式但一個人有淘到金、另一個人沒有，差別只是剛好他們所挖下的那一勺「實際上」是金還是土而已。

Sosa 之所以主張兩層次的知識理論，是為了要能在第二層次上，去對於我們的信念有所省思、對於我們所處的環境有所整體的理解，是要達到某種知性觀點來擁有真正的知識，而非只是在第一層次上「實際上」擁有知識。然而，現在 Sosa 用「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所建構出的知識，卻還是落入了同樣的困境，因此我認為 Sosa 以 AAA 結構所做的建構，並沒有成功地達成他用「觀點論」的刻畫方式所描繪出的、帶有內在論色彩的知識論圖像。

¹³⁶ Most would not disdain the good fortune of striking it rich in the dark, but it is no doubt a lesser state than that of finding gold through a deliberate plan aided by good eyesight in clear light. Enlightened discovery is more admirable than is any comparable luck that may reward groping in the dark. For one thing, enlightened discovery is success attributable to the agent; luck in the dark is not. (Sosa 2009, p.146)



第六章 兩層次理論再探討



在前面的幾個章節，我不斷指出 Sosa 以「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所做出的建構，並沒有成功達成他所期望的「觀點論」圖像，最大問題在於二階能力是否適切的行使，依然是由二階條件「實際上」如何來保證，這只不過是把問題後退一步而已。現在，這一章中我更仔細探討 Sosa 所遇到的這個困難，並且嘗試從 Sosa 的 SSS 能力理論中獲取資源，對原本「二階能力」和「二階條件」的內容做出修正，以試圖解決 Sosa 的刻畫中所遇到的問題，而最後我將再度指出 Sosa 的建構在修正之後僅是稍微緩解問題而已，終究會依然面臨類似的困境。

第一節 問題重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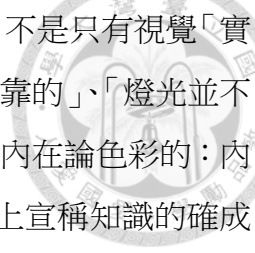
在 Sosa 的知識圖像中，知識分為兩個層次：動物知識與（完好之知的）省思知識¹³⁷。其中前者指的是適切的信念，也就是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認知主體顯現了一階能力；而後者則是完全適切的信念，也就是信念之所以是適切的，是因為認知主體顯現了二階能力、意識到「這樣去相信會是適切地」，從而引導他得到適切的信念。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一再提到，「動物知識」與外在論（尤其是可靠論）所主張的知識相當類似，而 Sosa 之所以不滿足於動物知識、進而刻畫了省思知識，是因為他心目中「真正的知識」要滿足以下條件：

- (PC) 認知主體證成地相信產生信念的能力是可靠的。
- (S) 認知主體證成地相信所處的條件是適當的。¹³⁸

¹³⁷ 以下皆用「省思知識」來簡稱。

¹³⁸ (PC) 是 Sosa 原文中明確條列出的要求，見 Sosa 2009 (p.140)；而 (S) 僅是我根據他在理論中對於「評估環境」的敘述所列出的，關於「評估環境」的敘述，可見我前面第三章節的第三節。



舉例來說，當我們使用視覺來產生感官信念「牆壁是紅色的」時，不是只有視覺「實際上」能可靠地產生真信念就夠了，我們還必須要對「視覺是可靠的」、「燈光並不是紅色的」等有所認知，才能算作真正的知道。這些要求是帶有內在論色彩的：內在論對於外在論的一個常見不滿是，外在論僅是在實際的層面上宣稱知識的確成立，指出我們「的確」是處在正常的環境、「實際上」也擁有可靠的認知能力，因此我們「的確」擁有知識；尤其在面對懷疑論時，外在論的解法等於是直接消解問題，以打從一開始就直接聲稱「我實際上的確沒有在作夢、實際上也沒有惡魔在欺騙我，因此我擁有感官知識」的方式來武斷地駁回懷疑論。而 Sosa 正是抱持著如此內在論式的想法，反對直接將「我們的確擁有（動物）知識」這種外在論式的回答方式視為哲學上所欲探討的知識；Sosa 認為在哲學上我們之所以會對懷疑論的挑戰感興趣，背後的動機是：光是能力「實際上」可靠、環境「實際上」正常是不夠的，我們還希望能夠對信念有所省思，必須要認知到我們擁有信念、認知到我們所處的環境是正常的、認知到我們的能力是可靠的等等，才能真正擁有知識。

然而，也正如我所一再指出的：Sosa 以「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所做出的建構，並沒有成功達成他的期望，他只不過是把問題往後退一步而已。Sosa 為了滿足 (S) 這項要求、為了不要直接訴諸「實際上」條件適當，提出了很複雜的兩層次結構來刻畫知識，要求認知主體必須行使二階能力以對（一階）條件有所認知；但問題是，二階能力是否適切地行使，卻還是由（二階）條件「實際上」是否適當來保證。之所以會有如此後果，是因為根據 Sosa 的定義，信念是適切的，若且唯若認知主體的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他在適當的條件下顯現了他可靠的能力；也就是說，重點是可靠的能力必須滿足以下條件，才能顯現並歸功於認知主體：

(A) 能力的行使，必須要在適當的條件下。

但是以上條件只需要「實際上」成立即可，當認知主體成功地顯現能力來得到適切的信念時，他並不一定會認知到他有滿足 (A)。而 Sosa 對於兩層次知識的「AAA 結構」建構，皆是使用適切的概念（當肯證是適切的，我們便擁有動物知識；當判斷是適切的，我們便擁有省思知識。其中「肯證」的目的是「真」，「判斷」的目的是「肯證是適切的」），於是這導致他所欲迴避的第一層次的問題，在第二層次上還

是會出現。更詳細地說，Sosa 的建構是，當認知主體在適當的一階條件下顯現出一階能力、使得一階信念 p 因此為真，那他便擁有動物知識 p ；而當認知主體又進一步地在適當的二階條件下顯現出二階能力（默認能力），來預設一階條件是適當的、從而使得二階信念「信念 p 是適切的」因此為真，並由這份二階信念來引導自己行使一階能力、從而產生適切的信念，那麼他的信念 p 便得以提升到省思知識的層次——於是認知主體能不能預設一階條件適當，是由二階條件實際上是如何來決定，認知主體本人似乎卻對一階條件沒有任何理解。例如，考慮以下狀況：

一階信念：牆壁是紅色的

二階信念：信念「牆壁是紅色的」是適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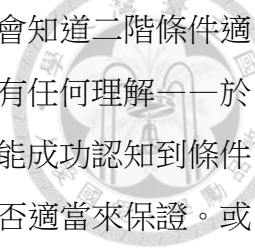
一階能力：辨別顏色的視覺能力

二階能力：默認能力，使用這種能力可以預設一階條件是適當的

一階條件適當：燈光是白色的

二階條件適當：燈光不會很容易出錯，例如沒有小丑躲在後面操控燈光

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 Jim 不只處在適當的一階條件（燈光是正常的），還處在適當的二階條件（燈光不會很容易出錯），所以 Jim 不僅可以順利顯現一階能力（視覺能力）來得知「牆壁是紅色的」，還可以順利顯現二階能力（默認能力）來預設我們處在燈光正常的環境，從而得知信念「牆壁是紅色的」是適切的，也就是日常我們對於「牆壁是紅色的」的知道，不僅是動物知識、還是省思知識；相對地，在〈萬花筒〉的例子中，雖然 Lucky Jim 的確處在適當的一階條件（燈光是正常的），但是他處在不適當的二階條件（有小丑躲在後面操控燈光），因此雖然他也有試圖行使默認能力，卻沒有辦法顯現這種能力來預設一階條件是適當的，所以他只有動物知識、沒有省思知識。從上述可以發現到，在動物知識的層次，只需要一階條件「的確」適當就可以保證有知識，認知主體不一定會認知到一階條件適當，所以 Sosa 才再加上一層省思知識，要求必須使用二階信念來得知一階條件適當、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識」；但是到了省思知識的層次，認知主體是否能夠預設一階條件



適當，卻又是由二階條件「的確」適當來保證，我們不僅不一定會知道二階條件適當，而且還對於為何可以這樣做預設、對於一階條件本身根本沒有任何理解——於是這導致 Sosa 依然落入他所欲迴避的外在論式結論：我們是否能成功認知到條件適當、以進而得到「真正的知識」，依然是由條件「實際上」是否適當來保證。或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以上述的例子來說，Jim 和 Lucky Jim 都在做著一樣的事情，一樣使用視覺來判斷顏色，一樣使用二階能力來觀察環境是否正常，一樣相信著牆壁是紅色的，唯一的差別是 Jim 所處的環境沒有小丑躲在後面，這等於在說：Jim 「的確」是處在適當的條件，因此能成功地預設條件適當，從而擁有知識——如果我們不能接受外在論使用「我實際上的確沒有在作夢，因此我擁有感官知識」這種說法來回應懷疑論，那麼現在的這個結論，同樣也是令人無法忍受的。

第二節 能力理論

或許，Sosa 也有注意到類似的問題，所以他在近幾年發展了一些新的想法，提出了關於「能力」(competence) 的理論做為兩層次知識論的細節補充，而當中有對原先的主張做了些修正。我認為，這個修正似乎可以稍微緩解我所做的批評，因此首先我們來看到他所提出的理論內容。

6.2.1. SSS 能力理論

Sosa 主張「能力」是一種「當行為者嘗試時會成功」的「傾性」(disposition)，一個完整的 (complete) 能力，其組成有三項 S：所在 (seat)、狀態 (shape) 與情境 (situation)；而我們可以區分以下三種不同的傾性：

1. 最深處的 (innermost) 能力：所在
2. 內部的 (inner) 能力：所在 + 狀態
3. 完整的 (complete) 能力：所在 + 狀態 + 情境¹³⁹

¹³⁹ Sosa 2017, p.191.



舉例來說，關於「安全駕駛」這項能力，可以區分成：

1. 最深處的安全駕駛能力：座落在駕駛員的腦中、神經系統中、身體之中，就算睡著或喝醉了，這種能力都還是會繼續存在。
2. 內部的安全駕駛能力：除了上述之外，還要求駕駛員要處在適當的(proper) 狀態，也就是要清醒、不能喝醉、保持警戒等等。
3. 完整的駕駛能力：除了上述之外，還要求得處在良好的環境，例如路面平整、燈光明亮等等。¹⁴⁰

於是所謂完整的能力，即是 SSS 能力。要構成完整的能力，並不需要行為者在所有的狀態與情境下都有成功傾向，只需要在適當的狀態與情境下就夠了；舉例來說，打網球的能力與特定的燈光和風量有關，像是下雪的情況就不需要列入考慮。換句話說，完整的能力是要對於能力所在或技能 (skill)，事先選擇出許多對 (pair) 的「狀態／情境」組合；若行為者在那些「狀態／情境」組合中嘗試顯現技能，會有成功的傾性，就是擁有完整的能力¹⁴¹。或是我們可以這樣去理解：完整的能力，即是在適當的條件下，也就是在適當的「狀態／情境」組合下，會觸發 (trigger) 行為者顯現他的技能。至於哪些「狀態／情境」組合是適當的，則會隨著行為者所從事的表現是屬於哪個領域而變¹⁴²。舉例來說，對於運動方面的表現來說，例如射箭，

¹⁴⁰ Sosa 2017, pp.191-192.

¹⁴¹ Sosa 有時會將「能力所在」稱呼為「技能」(skill)，例如：

In order to possess a performance skill (or the seat/basis of a competence)... (Sosa 2017, p.201)

但注意到，從以下引文中的「時常」(often) 這個字，可以推斷或許 Sosa 認為「技能」和「最深處的能力」是有微妙差別的：

[A]n innermost competence, which abstracts from appropriate shape and situation, often constitutes a “skill.” (Sosa 2017, p.197)

不過 Sosa 並沒有對此做出任何強調與說明。我猜測其理由跟「官能」(faculty) 與「內部的能力」的區別類似，見本章節註解 146；而基於和註解 146 同樣的理由，我在本論文中並不會特別區分這兩者，而是會和 Sosa 一樣將「技能」、「最深處的能力」與「能力所在」這幾個名詞混雜著用。

¹⁴² Sosa 2017, p.195.



適當的狀態與情境會包含運動員的肌肉沒有痠痛、射箭場是平整的、沒有颳風等等；而對於知性方面的表現來說，例如在房間裡看牆壁的顏色，適當的狀態與情境則會包含認知主體是清醒的、房間裡的燈光顏色是正常的等等。

從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到，Sosa 的用詞又起了一些變化：從 Sosa 原本的描述中，尤其從他對於「適切」的敘述「因為可靠能力在適當的條件下的顯現而為真」可以看出，Sosa 原本的用字雖然也是「能力」，但是所指稱的確切來說是「最深處的能力」，也就是「技能」；而在現在的版本中，「能力」這個詞通常是用來簡稱「完整的能力」，是由「技能」、「適當的狀態」與「適當的情境」三項所組成的¹⁴³。換句話說，根據新的用詞，現在對於「適切」的描述，可以更新成「因為能力的顯現而為真」，不必再強調「能力可靠」與「條件適當」：一方面因為能力是個「當行為者嘗試時會成功」的「傾性」，當中已經包含了可靠的概念；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能力的組成，就已經包含條件適當（適當的狀態與情境）了¹⁴⁴。不過，用詞的變化並不

¹⁴³ 例如 Sosa 在 2007 年《A Virtue Epistemology》一書中對於「適切」的介紹，即是先粗略地將其定義成「因為能力的顯現而為真」：

We can distinguish between a belief's accuracy... its adroitness... and its aptness, i.e., its being true because competent. (Sosa 2007, p.23)

Aptness requires the manifestation of a competence. (Sosa 2007, p.29)

再接著補充說明「能力要在適當的條件下行使」與「能力是可靠的」：

[T]he requirement for aptly believing is... one believe correctly (with truth)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a competence in its proper conditions. ...[The belief] derives from the exercise of that competence in appropriate conditions for its exercise, and that exercise in those conditions would not then too easily have issued a false belief. (Sosa 2007, p.33)

因此從上我們可以看出，在這個時候，Sosa 並沒有將「適當的條件」當作組成「能力」的一部份；換句話說，他此時所稱的「能力」，即是後來他所區分出的「最深處的能力」，也就是「技能」。

¹⁴⁴ Sosa 在前期著作中所用到的「能力」這個詞，比較類似現在 SSS 能力理論中所謂「最深處的能力」，也就是「技能」，而根據現在這套增補理論，技能並不一定有成功的傾性：

When the shot is also apt, then its success manifests skill. But a shot can manifest skill without its success doing so. (Sosa 2017, p.211)

所以在原本的描述中，Sosa 會需要特別指出「當能力在適當條件下行使時，不能夠太容易產生錯的信念」，也就是「能力可靠」的意思，例如：

[T]he correctness of that belief is attributable to a competence only if ...and that exercise in those conditions would not then too easily have issued a false belief. (Sosa 2007, p.33)

而在現在的版本中，「能力」這個詞通常是作為「完整的能力」的簡稱，而「完整的能力」即是一

會影響我在第五章所做出的分析：「適切」是個很複雜的概念，當中包含了能力可靠、條件適當……等等——這點依然不變；新的概念與用詞所造成的差別只是「能力可靠」、「條件適當」等要素被放進了「能力」的概念裡面而已，所以信念「信念是適切的」的內容依然會包含「能力是可靠的」、「條件是適當的」等等，這點並不會受到影響。

6.2.2. 能力測試¹⁴⁵

有了以上基本概念之後，接下來我們繼續看到 Sosa 如何將 SSS 能力理論用於他的兩層次知識理論。從「能力」的角度切入來理解，兩層次知識理論的主張是：當認知主體適切地顯現一階能力，會得到動物知識；而除了一階能力之外，認知主體還適切地顯現二階能力的話，則會再得到省思知識。所以要探討我們是否擁有知識（省思知識），便要討論如何判斷我們有沒有一階與二階能力，即，是否擁有一二階技能、並處在能觸發技能的適當一二階狀態與情境下；於是 Sosa 提出了一套想法，說明了要如何判斷認知主體是否擁有內在能力或官能（*faculty*）¹⁴⁶。

6.2.2.1. 一階能力

種成功的傾性，因此就不用再特地強調能力的可靠性了。

¹⁴⁵ 前面的 SSS 能力理論，是 Sosa 從 2015 年（或更早）的書中就開始有明確寫下的想法，但是光是 SSS 理論，並不足以影響我原本的批評，真正使我之所以認為 Sosa 或許有發現類似問題而做出修正的，是他在 2019 年又新發表的單篇文章，也就是接下來在此段要書寫的內容。

¹⁴⁶ Sosa 有時會將「內部的能力」稱呼為「官能」——這是粗略的說法。精確來說，所有官能都是內部的能力，但並不是所有內部的能力都是官能：由於內部的能力只是技能與適當狀態的組合，不代表只要在適當情境下就會被觸發（還要再去配對成「狀態／情境」組合才行），所以 Sosa 才又很謹慎地另外使用「官能」這個名詞來做敘述，令在適當的情境下、會觸發認知主體顯現他的「官能」。但是 Sosa 在小心翼翼地說明這兩者的差別之後，便沒有再嚴格做區分了，甚至後續的敘述便開始混雜著用，例如：

...The *faculty* (inner competence) of color vision... (Sosa 2019, p.23)

Whether one has... *faculty*... depends on whether one passes tests such as the following... this test, as a test of the inner competence, requires... (Sosa 2019, p.24)

因此，雖然心中明瞭兩者的差別，但接下來的敘述，我也和 Sosa 一樣姑且將「官能」大致理解成「內部的能力」，並且追隨 Sosa 的用法，將兩個名詞混雜著用。至於為什麼 Sosa 所提出的能力測試理論，是關於如何判斷是否擁有「官能」，而非判斷是否擁有「技能」，他並沒有做出進一步的解釋；而我隨後將會針對這點，提出我的想法與批判。



Sosa 以〈萬花筒〉的劇本與一般日常情況為例，指出判斷一般人 Jim 和在萬花筒房間的 Lucky Jim 是否擁有分辨顏色的一階官能，是端看他們是否能夠通過以下測試：

辨色視覺測試：如果行為者做嘗試的話，他會正確地回答出牆壁的颜色。¹⁴⁷

而這個測試必須要在適當的條件下進行，包含要燈光明亮，以及受試者要是清醒的、警覺的、睜開眼睛的等等；至於像是「受試者的眼睛被膠帶矇起來」這種奇怪的條件，是不需列入考慮的¹⁴⁸。為了更能捕捉上述的想法，Sosa 考慮了「易碎性」這項傾性作為類比：要判斷一塊材料有沒有易碎性，其測試法即是將它丟在地上看它會不會碎掉，也就是端看它是否會通過以下測試¹⁴⁹：

易碎性測試：如果東西從一定高度被丟到堅硬的地板上時，它會碎掉。

我們在進行測試時，並不需要考慮「當東西掉下去的那一剎那，就會有人衝出來拿

¹⁴⁷ Color-vision test: If one only tried one would answer correctly the question whether one faces a surface of a given color. (Sosa 2019, p.24)

¹⁴⁸ 此段敘述出自：

With eyes taped shut, one might not answer that question correctly, even if one tried. The appropriate conditions required if that test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one has the faculty include: that the light be good, and that one be awake with open eyes. (Sosa 2019, p.24)

其中「適當的條件」(appropriate condition) 指的究竟是「適當的情境」，還是也包含「適當的狀態」？Sosa 並沒有特別說明，但是他馬上接著提到，「完整的能力」是由「官能」和「適當的條件」所組成：

The complete... competence is constituted by the faculty or inner competence combined with appropriate conditions [.]. (Sosa 2019, p.24)

由於官能是技能+狀態，完整的能力是技能+狀態+情境，以致表面看來這似乎暗示了，對於官能測試來說「適當的條件」即是「適當的情境」。但是注意到，根據上述引文 Sosa 所謂「適當的條件」除了燈光明亮之外，還包含了受試者是清醒的——於是我們有兩個選項：第一，Sosa 認為「醒著」是「情境」而非「狀態」；第二，「適當的條件」其實是「適當的情境」和「適當的狀態」的統稱。顯然，第一個選項是錯誤的，因為 Sosa 在介紹 SSS 能力理論之時，開宗明義地就以「醒著」作為「狀態」的典範——因此，我的結論是：內在能力測試的「適當的條件」包含了「適當的情境」與「適當的狀態」。

¹⁴⁹ Sosa 2019, p.24.

錘子將它敲個粉碎」這種奇怪的狀況——在這種狀況下，不管是什麼東西都會碎掉的，這顯然和我們想測試的易碎性無關。

Sosa 主張，對於辨色視覺測試來說，適當的條件包含認知主體要是清醒的、以及燈光良好等等，但是並不包含「沒有小丑在控制燈光」。他的理由是，違反「沒有小丑」的後果是燈光很容易就會不良，但是燈光不良會「抹除掉」辨色視覺測試的危險，意思是在燈光不良的情況下沒有通過辨色視覺測試，並不會影響到「是否擁有辨色視覺能力」的判斷：

可能有人會想，有小丑在控制的話，認知主體在感官上就不會知道他有沒有面對紅色的牆壁……然而注意到，認為小丑會破壞測試的理由是：小丑很容易就會破壞燈光——可是其實壞的燈光本身會除去測試的危險，在壞的燈光下沒有通過測試，並不會對於判斷認知主體是否有辨色視覺官能有任何影響。(Sosa 2019, p.25)¹⁵⁰

因此 Sosa 認為，「沒有小丑」對於辨色視覺測試來說，只是「衍生要求的」(derivatively required) 條件，亦即若違反了這種條件，便會違反「非衍生要求的」(underderivatively required) 條件：

因此如果通過測試是在決定有沒有擁有官能的話，沒有小丑在控制燈光只是衍生要求的。……有小丑在控制，我們很容易就會違反非衍生要求的條件：也就是在測試進行時，周遭的燈光要是良好的。(Sosa 2019, p.25)¹⁵¹

在這裡對於辨色視覺測試而言，「非衍生要求的」條件是「燈光良好」等等，因此

¹⁵⁰ With a jokester in control, it may thus be thought, one cannot know perceptually that one faces a red surface ... Note, however, the reason why it might be thought that control by a jokester dooms one to fail the test: the jokester can easily spoil the light, and bad light on its own would defuse the test. Failing the test in bad light lacks any bearing on whether one has the color-vision faculty, the constitutional competence. (Sosa 2019, p.25)

¹⁵¹ It is thus derivatively desirable that no jokester be in control of the light, if passage of the test is to determine possession of the faculty. ... With a jokester in control, too easily then would we violate an underderivatively required appropriate condition: namely, that the ambient light be good at the time when the test is applied. (Sosa 2019, p.25)

所謂「違反衍生條件，便會違反非衍生條件」指的是：如果有小丑存在，那麼就會使得燈光不能保持良好。或是可以反過來解讀：「沒有小丑」這項衍生條件，是被「燈光良好」這項非衍生的條件所蘊含的。

我認為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Sosa 背後的想法：在一階的層次，我們想知道的是燈光正常的情况之下，行為者有沒有看到牆壁是什麼顏色，畢竟燈光顏色不正常的话，行為者根本沒辦法看出牆壁是什麼顏色；至於「燈光有可能變色」只是模態事實 (modal fact) 而已，當然如果燈光真的變色了，肯定就會影響到對牆壁顏色的判斷，可是如果僅僅只是模態事實的話，並不會影響到知性表現的好壞——就如同 Sosa 之前在其他地方 (非討論能力測試的地方) 所提及的：

懷疑論的劇本很靠近、會造成危險，這僅僅只是模態事實而已，並不會影響我們知性表現的品質，就像「燈光可能會壞掉」這種事情僅僅只是模態事實，並不會影響到運動員在燈光良好的球場上的表現。(Sosa 2017, p.219)¹⁵²

在這裡 Sosa 所使用的比喻是，考慮一個籃球員晚上在室內體育館中投籃，如果他摸黑打球的話會害他球投不準，那麼，只要此時電燈真的有亮就足以說他有展現投球能力了，至於「燈光有可能不亮」僅僅只是模態事實而已，並不會影響到他的投球表現。

根據以上說明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在一階的層次，Sosa 的分析和原本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以〈萬花筒〉的劇本與一般日常情况為例，一階適當條件 (組成一階能力的適當狀態與情境) 和原本一樣，是「燈光是白色的」等等；而「有小丑存在」也和原本的敘述一樣，並不包含在內。因此對於〈萬花筒〉例子的分析，同樣是：由於燈光的確是正常的 (此時小丑並沒有改變燈光的顏色)，Lucky Jim 既擁有「分辨顏色」的一階技能，還處在適當的一階狀態與情境，故他擁有完整的一階能力；雖然有小丑在控制燈光，但這並不會影響到 Lucky Jim 一階能力的顯現，所以 Lucky Jim 擁有「牆壁是紅色的」這項動物知識。

¹⁵² [T]he merely modal fact that some such scenario is a close and present danger would not affect the quality of our epistemic performances, just as the merely modal fact that the lights might go out affects not at all the quality of athletic performance on the lighted field. (Sosa 2017, p.219)



6.2.2.2. 二階能力

類似地，關於認知主體是否擁有二階官能，Sosa 也提出了一份測試方法來做判斷：

省思能力測試 (RT)：如果行為者做嘗試的話，他會正確地回答出「我有辨認牆壁顏色的完整能力嗎？」這個問題。¹⁵³

而這項內在能力測試同樣也必須要在適當的條件下進行。不過 Sosa 認為，此時所需要處在的適當條件，除了「認知主體要是醒著」、「認知主體要是警覺的」等關於狀態的要求不變之外，關於情境的要求和一階內在能力測試是不一樣的：在一階的層次，我們想知道的是在燈光良好之下，認知主體是否擁有辨色視覺能力；但是在二階的層次，我們不僅想知道在燈光良好之下，認知主體是否知道自己享有一階的辨色視覺，我們還想知道，在燈光熄滅之時，認知主體表現得如何——他們是否能夠對於自己失去一階能力的徵兆有所反應¹⁵⁴？也就是說，(RT) 測試需要在以下條件下進行：

在缺乏一階能力之時，會有隱藏不了的 (tell-tale) 徵兆 (sign) 將其暴露。¹⁵⁵

而行為者的二階能力，即是「對這些徵兆有所反應，並且在沒有徵兆時預設自己有一階能力」的能力。綜合以上，省思能力測試 (二階內在能力測試) 可以更完整地表述如下：

(DRT) 當 S 是清醒的，而且在缺乏一階能力會有徵兆的情況下，如果 S 試圖

¹⁵³ Reflective competence test RT: If one tried, one would answer correctly the following question: Do I have complete competence to tell whether I see a surface of such and such a color? (Sosa 2019, p.25)

¹⁵⁴ Sosa 2019, p.30.

¹⁵⁵ [W]hat are the appropriate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the reflective competence test to serve as a proper test of the competence? Plausibly required is this condition: that the lack of the first-order complete competence would be revealed by tell-tale signs, those to which one must be responsive in order to possess the reflective inner competence. (Sosa 2019, p.26)

判斷自己是否擁有完整的一階能力，那麼 S 會做出正確的回答。¹⁵⁶

如果可以通過上述 (DRT) 測試，則 S 擁有二階官能。或是更深入一點來說，以「判斷自己是否擁有完整的一階辨色能力」這項二階能力為例，其測試為：

(DRT') 當 S 是清醒的，且當燈光的好壞沒有被隱藏 (the quality of light is not hidden)，如果 S 試著判斷自己是否擁有完整的一階辨色視覺能力，那麼 S 會做出正確的判斷。¹⁵⁷

其中「燈光的好壞沒有被隱藏」指的是「如果燈光有問題的話，會有隱藏不了的徵兆」。這裡 Sosa 背後的想法是：在二階的層次探討的是「什麼時候我有發揮一階能力」，所以我們想知道的是在「一階能力是否出現」沒有被隱藏的情況下，認知主體有沒有能力說一階能力是否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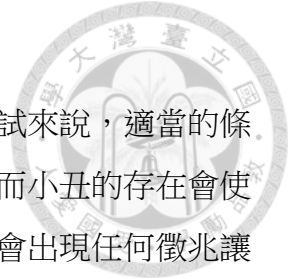
我們感興趣的是，人們在一階能力的存在與否沒有被隱藏的狀況下，「說自己什麼時候擁有一階能力」的能力。而我們感興趣的不會只限於燈光良好的狀況，……以下對於決定人們是否擁有省思能力，也同樣重要：在燈光有問題的狀況之下，人們的表現如何——只要燈光的好壞沒有被隱藏。(Sosa 2019, p.30)¹⁵⁸

因此進行省思能力測試的條件是要處在「燈光好壞沒有被隱藏」的情況，而認知主體要做的事情是：在這種情況下，當沒有發現徵兆時，直接預設自己擁有一階能力；

¹⁵⁶ Deep Reflective Test: One would answer correctly the relevant question—Do I have complete competence to tell whether I see a surface of such and such a color?—if one simply tried to answer it correctly, while awake and alert, provided tell-tale signs of the absence of that competence would be available to oneself. (Sosa 2019, p.28)

¹⁵⁷ DRT' If S were to judge whether he enjoys a complete first-order color-vision competence to tell the color of a facing surface, and were to do so while awake and alert, and while the quality of the light was not hidden, then S would judge correctly. (Sosa 2019, p.30)

¹⁵⁸ [W]e are interested in people's ability to tell when they enjoy first-order competence in conditions where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such first-order competence is not hidden. And this interest is not restricted to the cases where the light is good. ... The following will be equally determinative of whether they have that inner reflective competence: how well they do when the light is bad, so long as its quality is not hidden. (Sosa 2019, p.30)



以及當有發現徵兆時，要能辨認出燈光有問題。

因此 Sosa 聲稱，在〈萬花筒〉的例子中，對於省思能力測試來說，適當的條件包含「認知主體要是醒著」以及「燈光的好壞沒有被隱藏」，而小丑的存在會使得後面那項條件無法滿足：當小丑改變燈光的時候，房間裡並不會出現任何徵兆讓 Lucky Jim 意識到燈光顏色不對勁；所以 Lucky Jim 在他的情境下，並沒有完整的二階能力¹⁵⁹。至於日常生活中的 Jim，雖然也會遇到「做夢的可能性」的威脅，但 Sosa 認為「二階內部的能力」已經包含了他要是「清醒的」了：

認知主體很有可能會做夢的例子比較簡單。再次地，二階內部的能力包含他要是清醒的且警醒的。因為（決定他有沒有說出自己是否醒著的能力的）省思能力測試要求包含了他要是醒著的，因此他不可能既滿足測試條件、又沒有通過（判斷自己沒有睡著也不是在做夢的）測試。滿足條件就會顯而易見地保證他沒有睡著也不是在做夢了。（Sosa 2019, p.28）¹⁶⁰

於是 Sosa 指出，由於「判斷自己是否擁有說出自己是否在作夢」的省思能力測試，其條件是認知主體要是醒著的，因此 Jim 不可能在滿足條件的情況下、對於「我不是在作夢」做出錯誤判斷；也就是說，滿足條件即會顯而易見地（trivially）保證 Jim 不是在作夢¹⁶¹。

從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到，雖然 Sosa 的判斷和原本一樣是「Lucky Jim 沒有省思知識」，也一樣認為問題出自於「二階條件不適當」，但是他對於「二階條件是什麼」以及「二階能力是什麼」的說明皆起了微妙的變化。首先，雖然 Sosa 對於〈萬花筒〉例子的分析一樣是「小丑的存在會使得二階條件不適當」，但是他原本的理由

¹⁵⁹ Sosa 2019, p.30.

¹⁶⁰ The case of [the person who might be asleep and dreaming] is easier. Again the second-order inner competence includes that he be awake and alert. Since the condition required for the reflective test to determine whether he has the competence to tell that he is not asleep and dreaming includes that he be awake, therefore it is not possible for him to satisfy this condition and yet fail the test by incorrectly judging that he is not both asleep and dreaming. The satisfaction of that condition trivially guarantees that he is not both asleep and dreaming. (Sosa 2019, p.28)

¹⁶¹ 在這裡 Sosa 試圖利用「顯而易見」的技巧來區別「小丑的威脅」和「夢的威脅」，但我非常不認同他的論調，對此我在下文旋即會點出的批評。

是，小丑的存在會使得「燈光很容易會出錯」，從而 Lucky Jim 很容易就會錯誤地相信燈光是正常的：



然而，因為有小丑在控制，默認能力的行使太容易就會產生錯誤的信念「燈光是正常的」。(Sosa 2007, p.33)¹⁶²

小丑阻擋了(萬花筒房間中的觀察者)知道燈光良好。……因為燈光太容易就會出錯了。(Sosa 2007, p.104)¹⁶³

也就是說，原本 Sosa 認為所謂二階適當條件，是「燈光不會很容易出錯」；而現在 Sosa 現在對於為何「小丑的存在會使得二階條件不適當」的說明，則修改成小丑的存在會「阻止徵兆出現」：

小丑暗中阻擋了萬花筒房間中的觀察者所能得到的隱藏不了的徵兆。(Sosa 2019, p.28)¹⁶⁴

也就是說，現在 Sosa 將所謂二階適當條件，更改為「在缺乏一階能力之時，會有隱藏不了的徵兆將其暴露」；於是在〈萬花筒〉的劇本中，二階條件即是「如果燈光顏色改變的話，會有徵兆讓 Lucky Jim 有辦法從房間裡看出來」。相應地，關於「二階能力是什麼」，Sosa 的說法也起了變動，在原本的說明當中，二階能力是「默認能力」：

我們假定得到二階信念所行使的能力是默認能力，這種能力舉例來說、是在沒

¹⁶² Because of the jokester in control, however, the exercise of [the default] competence might then too easily have issued a false belief that the lights are normal. (Sosa 2007, p.33)

¹⁶³ The jokester precludes [the kaleidoscope perceiver's] knowing the light to be good. ...because too easily might the light be bad [.]. (Sosa 2007, p.104)

¹⁶⁴ [T]he jokester surreptitiously precludes that tell-tale signs would be available to [the kaleidoscope perceiver]. (Sosa 2019, p.28)

有特別反指標的情況下，自動把燈光當成正常的。(Sosa 2007, p.33)¹⁶⁵

也就是「在沒有徵兆的時候，自動把燈光視為正常的」的能力；至於現在 Sosa 對於二階能力的說法，則修正為「對於徵兆有所反應的能力」：

內部的省思能力是由「對於『一階的完整能力可能會不見的警告徵兆』的反應」所組成。(Sosa 2019, p.25)¹⁶⁶

更確切地說，是對於徵兆的存在予以適時的關注（對於其存在有反應），並且對於徵兆的不存在予以適時的預設（適時相信其不存在）。

我認為這個變動帶來兩項意義：第一，原本只提到在沒有徵兆的時候，可以自動把燈光默認為正常的；而現在更強調了認知主體不僅要能在好的情況下（沒有出現徵兆的時候）自動把燈光視為正常的，還要在壞的情況下（有出現徵兆的時候）注意到徵兆，從而意識到燈光有問題。第二，原本「默認能力」這種能力過於隱晦不明，彷彿我們擁有某種神秘的能力，行使這個能力便可以自動預設一階條件適當，再加上行使這個能力的條件又是「燈光不會很容易出錯」這種模態事實，便會令人質疑是否只要實際上處在某種正確的環境，便可以觸發這種特殊能力、使得我們可以直接預設條件適當，而違背了之所以會有「省思」這種內在論式要求的初衷；而現在將二階能力修正成「對於徵兆有所反應的能力」，雖然最終也是要去預設，但是並不是像原先那樣只要「實際上」某種模態事實（燈光的確不會很容易出錯）成立便可以直接預設一階條件適當，而是要展現檢查徵兆的能力確認沒有徵兆後、才可以預設燈光良好。換句話說，我認為原本的主張意味著二階條件的實況會「保證」認知主體可以預設一階條件適當，而現在的修正則透露出認知主體是「透過徵兆」去知道、理解一階條件適當，因此多少能帶有內在論式的色彩，從而緩解我原

¹⁶⁵ We are assuming that the competence exercised in that meta-belief is a default competence, one which, absent any specific indication to the contrary, takes it for granted that, for example, the lights are normal. (Sosa 2007, p.33)

¹⁶⁶ Reflective inner competence is constituted by responsiveness to warning signs that the first-order complete competence might be missing. (Sosa 2019, p.25)



本的批評。

然而，雖然 Sosa 的修正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了我原先的批評，我認為這只能解決「情境適當」的部分，沒有處理到「狀態適當」的部分。也就是說，Sosa 的主張只能說明如何使用二階能力來得知外在環境（情境）是否適當，沒辦法用於得知我們是否清醒、是否是警覺的、是否有喝醉等內在或身體狀態（狀態）。從 Sosa 對於日常生活中的 Jim 的分析可看出，在進行省思能力測試時，其條件在「狀態」方面和一階內在能力測試是一樣的，同樣是認知主體要是醒著的、警覺的、沒有喝醉的等等；而 Sosa 由此得到的結論卻是：因此認知主體不可能在滿足條件的情況下對於「我不是在作夢」做出錯誤判斷，所以滿足條件即會顯而易見地保證認知主體不是在作夢——我認為這樣的分析是不妥當的。若按照同樣的道理去做類比，便可以發現其不合理之處：省思能力測試的條件包含「燈光的好壞沒有被隱藏」，也就是說當 Lucky Jim 在做省思能力測試時，就已經一定要處在沒有小丑（燈光的好壞沒有被隱藏）的情境了，所以即會顯而易見地保證 Lucky Jim 所在之處沒有小丑——顯然，這樣的結果是荒謬的，我們不能用這種方式來排除小丑的威脅。我認為之所以會如此的原因出在，進行一階內在能力測試與省思能力測試的條件，只有「情境」的部分不一樣（例如一階情境條件是「燈光良好」，二階情境條件是「燈光變化時會有徵兆」），但在「狀態」方面一階和二階是一樣的，都是要處在清醒、不能喝醉、保持警戒……等一切合適的狀態。而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一階情境條件和二階情境條件並不一樣，所以這並不會影響我們使用二階能力來得知一階情境是否適當；但一階狀態條件和二階狀態條件是相同的，這使得我們沒有辦法真正利用二階能力來得知一階狀態是否適當，畢竟一旦能使用二階能力，一階和二階狀態就一定都是適當的。而我認為注意到 Sosa 的用詞，或許就能發現他隱約透露了這件事情：他在稱呼能力測試時，其用詞都是「內部的能力」或是「官能」，雖然他對於測試要處在的適當條件的描述包含了「狀態」與「情境」，但由於「內部的能力」的組成是「技能＋狀態」，也就是本身就包含適當的狀態了，或許就是這樣的緣故才導致 Sosa 所列出的狀態條件都是固定的（不管是在幾階測試上都是一樣的）。因此，我認為 Sosa 到目前為止的理論依然不完善，至少還得提出一套方法說明我們如何得知狀態是適當的才行——於是接下來，我欲延展 Sosa 的主張，以嘗試將他的這步修正改寫得更為完善，以更進一步地檢視這份修正是否真的能夠解決原本建構所

遇到的問題。



第三節 以觀點論為核心的建構修正

我認為 Sosa 在能力理論中，對於二階能力與二階條件的說明做出了修正，而這個修正似乎可以處理我所提出的批評，但是我注意到他的建構只能侷限在「情境」，沒有辦法處理到「狀態」的部分（例如：我知道我不是在作夢），因此接下來，我將改寫他原先的說明，以嘗試這樣的修正是否真能夠解決原先所遇到的困難。

6.3.1. 邁向觀點論

在將 Sosa 的主張做修補與延伸之前，首先回顧我一開始的批評：Sosa 為了迴避以「能力的確可靠、條件的確適當，因此我的確擁有知識」的方式來回應懷疑論，提出了兩層次的知識理論，但是他以「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所做的建構，卻訴諸「二階能力的確可靠、二階條件的確適當，因此我的確知道一階能力可靠、的確知道一階條件適當，所以我擁有二階知識」來使省思知識成立，這只不過是把問題後退一步而已。

在這裡，我之所以不希望直接以「條件的確適當」來作為回答，背後的想法和 Sosa 提出兩層次理論的初衷一樣：哲學上想追求的是認知到自己是否擁有知識，所以光是以「我實際上的確擁有知識」作為回答是膚淺的，我們應該要以更高的層次去對於信念有所省思，以認知到我們擁有信念、認知到我們所處的環境是正常的、認知到我們的能力是可靠的等等，才得以真正擁有知識；尤其當面對懷疑論時，我們並不希望像外在論那樣，以「我實際上沒有在作夢、我實際上不是桶中腦、實際上也沒有惡魔在欺騙我，我實際上擁有可靠的認知能力，因此我實際上擁有知識」的方式來解消問題，若借用 Sosa 的語言即是：懷疑論並不是站在第一層次上討論我們「實際上」到底有沒有知識、「實際上」到底在日常生活的「好世界」(good case) 還是桶中腦或惡魔等劇本的「壞世界」(bad case)，而是要拉到第二層次上去探討我們要怎麼去說自己在好世界、要怎麼去說自己能力可靠、要怎麼去說自己有知識。在第一層次上我們當然「實際上」有可能會身在好世界、也有可能會身在壞世界，

這兩種狀況當然都是有可能的——這顯然不是知識論上所要關注的；我們想得到的知識理論，並不是關於「我實際上處在好世界還壞世界」，而是要認知到自己處在對的環境、認知到自己的能力可靠，也就是在第二層次上「去說我擁有知識」。

而就如同我在第三章所分析的，我認為 Sosa 用「觀點論」所描繪的即是他心目中的知識論圖像；因此，雖然我批評 Sosa 以「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所做的建構有許多未盡之處、並沒有成功達成他心目中的期望，但我認同他的觀點論圖像是值得追尋的。根據我的詮釋，在 Sosa「觀點論」的刻畫方式中，我們是透過累積越來越多動物知識、信念網逐漸變得融貫，使我們從而提升到某種知性觀點，從那個觀點之下我們變得以反思認可能力的可靠性，並獲得省思知識；以 Sosa 的話來說，從第一層次的動物知識提升到第二層次的省思知識，需要的是對於自己整體所在的處境有所理解，要知道自己擁有信念、知道自己的信念是怎麼產生的，以及知道自己的能力可靠等等。然而，Sosa 對於「擁有某種知性觀點」的詳細想法沒有太多著墨，僅就當中「如何認知到能力可靠」這點做出討論，也就是他僅明確列出：

(PC) 認知主體證成地相信產生信念的能力是可靠的。

這項要求¹⁶⁷。因此接下來，我欲基於 SSS 能力理論，延續 Sosa 的說明來做發展，將如何達到某種知性觀點、來將動物知識提升到省思知識的要求重新羅列如下：

- (S1) 認知主體認知到產生信念的能力（技能）是可靠的。
- (S2) 認知主體認知到自己的狀態是適當的。
- (S3) 認知主體認知到所處的情境是適當的。

而上述三項條件，即對應到組成能力的三項 S，也就是技能、狀態，與情境。更完整地說，我認為所謂二階的省思能力，並不是指我們真的具有一種特殊能力叫做「省思」然後在適當的條件下顯現這種特別的省思能力便可以得到省思知識，而是對於「認知到能力可靠的能力」、「認知到狀態適當的能力」、「認知到情境適當的能

¹⁶⁷ 例如 Sosa (2009, p.140)。



力」等各種能力的通稱；當我們顯現這些二階能力，擁有某種知性觀點，從中反思認可「能力可靠」、「狀態適當」與「情境適當」，也就是達成 (S1)、(S2) 與 (S3) 這三項要求，我們便從而能擁有省思知識¹⁶⁸。

6.3.2. 深談二階能力

接下來我將分別詳述用以達成 (S1)、(S2)、(S3) 的二階能力是什麼。由於 Sosa 原本的說明多少已經對於「情境適當」和「能力可靠」有所著墨，因此以下我的順序會是先重述「情境適當」的部分，再看到「能力可靠」，最後才是「狀態適當」¹⁶⁹。

(1) 情境適當

關於使用二階能力來認知到情境適當的部分，我認為可以延用前面第二節，也就是 Sosa 的「能力測試」當中的想法，將這種二階能力定為「對徵兆有所反應，並且在沒有徵兆時預設自己處在適當的一階情境」的能力¹⁷⁰。同樣地，根據 Sosa 的 SSS 能力理論，完整的二階能力當中會包含適當的條件（狀態與情境），而在這裡所謂適當的條件是：

¹⁶⁸ 特別強調，我所謂「認知到能力可靠的能力」、「認知到狀態適當的能力」、「認知到情境適當的能力」當然也不是指我們真的具有三種特殊能力，同樣也只是個統稱而已。說到底我們所行使的和一階都一樣是感官、記憶、證詞、推論、歸納……這些基本認知能力，只是我們要達到的目的不一樣而已：舉例來說，在第一層次我們會利用視覺來得知「牆壁是紅色的」；而在第二層次我們同樣也是利用視覺，不過此時目的是查看房間裡有沒有燈光變化的徵兆，以確認所處情境是否適當。當然，使用同一種能力來得知該能力可靠，會遇到循環問題：使用同一組基本認知能力來得知 (S1)，會陷入惡性循環——而這正是 Sosa 當初之所以會特別花力氣去討論「準則難題」的原因。我在本論文的第二章，已對於準則難題做出了完整討論，在此便不再仔細復述。

¹⁶⁹ 由於「情境適當」的部分是我前面第二節才剛做的介紹，至於「能力可靠」的討論則出現在更前面，也就是本論文的第二章；再加上我接下來的主張，都會借用第二節「能力測試」當中關於「徵兆」的想法，因此我的順序安排是先討論「情境適當」、再看到「能力可靠」，最後才是 Sosa 最沒有處理到的「狀態適當」。除此之外還有一點要特別聲明的是，雖然我說 Sosa 原本的理論已經對於「情境適當」和「能力可靠」有所著墨，但是 Sosa 並不是真的有去針對這兩者做討論、只是他的理論中多少有提點到相關的想法而已，甚至他的原意或許也不是要將能力、狀態、情境三者分開處理，因此接下來我所做的描述，不會僅是對於 Sosa 理論的整理而已，更會是我對其所做出的修改。

¹⁷⁰ 就如同前面我提到二階能力並不是指我們真的具有一種特殊能力，在這裡我的意思當然也不是指我們具有某種叫作「對徵兆有所反應，並且在沒有徵兆時做預設」的特殊能力，我們終究還是透過感官、記憶、證詞、推論、歸納……這些基本認知能力來檢查有沒有徵兆，例如用視覺來查看燈光壞掉的徵兆。




在一階情境出問題時，會有隱藏不了的徵兆將其暴露。

也就是說，在一階的層次，我們是透過一階能力來得到信念，到了二階的層次，我們則要透過二階能力來檢查行使一階官能時所處在的情境是否適當（也就是組成完整的一階能力的「情境」部分是否適當），而我們必須在「出問題時會有徵兆」的條件下才有辦法擁有這項完整的二階能力¹⁷¹。以在房間裡看「牆壁是紅色的」為例，我們要得知看的時候是否處在適當的情境（在這個例子中適當的一階情境是「燈光良好」），方法是透過二階能力去對徵兆有所反應，而這個徵兆可以是感知到燈光太暗、可以是得到相反的證詞，也可以是注意到有和自己其他認知不融貫的地方。例如當房間裡燈光太暗的時候，我們通常用肉眼就可以注意到（自己感知到）；或例如可能進到一個房間，房間裡有個人好心直接告訴我們這裡的燈的顏色是會變化的（透過證詞）；又例如可能我們拿著一張白紙進到房間，發現白紙呈現紅色，於是這個不融貫的跡象便能使我們發現到不對勁（注意到不融貫）。如果都沒有發現可疑的地方，我們便可以預設燈光是良好的。當然，要能擁有這種二階能力，必須要在適當的二階條件下「燈光的好壞沒有被隱藏」才行，而這也就是〈萬花筒〉的例子中 Lucky Jim 之所以沒有完整的二階能力的原因：小丑的存在會阻擋徵兆的出現，當小丑改變燈光的顏色時，房間裡並不會出現任何徵兆使得 Lucky Jim 意識到不對勁。

注意到，雖然我上述想法基本上是延用 Sosa 在「能力測試」中的主張，但是還是有許多細緻的區別：第一，Sosa 的出發點是提出一份測試法、來測試自己是否擁有「判斷是否擁有『完整的一階能力』」的二階能力，但完整的一階能力畢竟是由技能＋狀態＋情境三項所組成的，那麼究竟這項二階能力，是單一一項能力就能夠對於整個「完整的一階能力」有所認知，還是要分成很多次測試來看自己有沒有「認知到能力可靠的能力」、「認知到狀態適當的能力」、「認知到情境適當的能力」等各種二階能力，Sosa 並沒有做出明確的說明；而我現在所欲辯護的主張，則是

¹⁷¹ 當然還要去檢查「能力可靠」以及「狀態適當」的部分，只是我現在是在介紹「情境適當」的部分所以才只提它的。其他兩者我接下來就會做說明。



明確將組成「完整的一階能力」的三項因素「技能」、「狀態」、「情境」分開來看，將其對應到不同的二階能力，以捕捉到「觀點論」中的知識圖像。第二，Sosa 原本的說明並不是特別為「情境適當」而設計，但是就如同我在第二節末尾所指出的，我認為他的主張只能說明如何使用二階能力來得知情境是否適當，沒辦法用於得知我們是否清醒、是否是警覺的、是否有喝醉等狀態——因此，雖然我在這裡很自然地沿用了 Sosa 的理論內容作為「情境適當」的部分，但其實這並非全然是 Sosa 的建構。

(2) 能力可靠

關於如何得知能力可靠的部分，Sosa 也已有了討論，但是他的主軸是以「循環問題」的議題切入；在這裡我的討論則會從「能力」的角度下手，提出一份對於二階能力的詳細刻畫，說明我們是使用什麼樣的二階能力、如何使用這樣的二階能力，來得知一階能力可靠¹⁷²。

以「牆壁是紅色的」為例，在一階的層次，我們是透過視覺來得知牆壁是紅色的，若要將這項動物知識提升到省思知識的層次，我們必須在某種知性觀點上滿足 (S1)、(S2)、(S3)，也就是認知到視覺可靠、認知到自己是清醒的、認知到所處的環境燈光良好，才能擁有二階的省思知識。那麼我們要如何知道視覺可靠呢？在這裡我們要區分成兩個部分來談，一是廣泛來說，視覺這種「類型」的能力是可靠的；二是個別來說，我在現在這個狀況使用視覺這個「個例」能力是可靠的：當我們在第二層次上去思考視覺能力到底可不可靠，我們首先必須要對於「視覺」這種類型的能力是可靠的、是普遍來說是人類可以用來得到知識的——這件事情有所認知，才會有必要再繼續思考自己此時的視覺能力是否可靠。我們知道視覺、聽覺……等類型的能力是可靠的，也知道水晶球、一廂情願的思考 (wishful thinking) 等類型的方式是不可靠的，所以第一步我們至少要先確認自己所使用的能力類型是可以用來獲得知識的；然而僅是視覺這種類型的能力是可靠的還不夠，畢竟就算視覺普遍來說是可靠的，也不代表我產生信念「牆壁是紅色的」的此時、我所行使的視覺能

¹⁷² 如同更前面註解的說明，Sosa 對於循環問題的討論在本論文的第二章節。

力就是可靠的，所以還必須要更進一步去確認此時的視覺能力「個例」是可靠的才行。而認知到這兩者的方式分別是：



(i) 能力類型可靠

透過科學或是心理學等研究，我們便可以得知「視覺」這種類型的能力是可靠的、是人類獲取知識的一種途徑。這裡我的意思並不是要我們每個人都得真的自行去做科學或心理學研究來得知視覺能力是可靠的，而是指我們可以透過「證詞」的方式來接受科學家或心理學家的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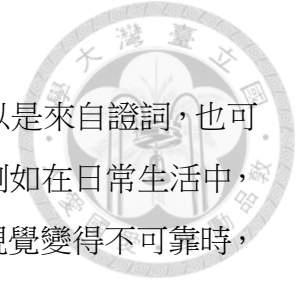
當然，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不免還是會用到視覺，例如可能會需要看著顯微鏡裡面所呈現的畫面，但即使我們是基於視覺觀察來研究視覺能力，也不會陷入惡性循環的問題——這部分 Sosa 在原本的理論中，就已經有了類似的說明：我們的研究資料雖然也是透過我們的基本認知能力所形成的信念，但是我們是累積很多非常多的信念來進行研究，這些信念們就像個網狀結構上的節點般，會因果地互相支持、形成融貫，我們是透過對於自身、對於周圍的世界、對於自身與世界的關係……等知識，來反思認可到能力是可靠的，而這樣的模式雖然是循環的，但是畢竟循環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避免的是不要淪為惡性循環，而由於融貫的關係，這樣的循環是良性的¹⁷³。

(ii) 能力個例可靠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視覺這種能力是可以用的了，但是要如何進一步得知我自己的視覺能力（或是：我看到「牆壁是紅色的」的此時，我所行使的視覺能力）是可靠的呢？我認為在這裡可以比擬 Sosa 的能力測試中，所用到的「徵兆」的概念，將認知到「能力個例可靠」的二階能力定為「對徵兆有所反應，並且在沒有徵兆時預設自己有可靠的一階能力」。同樣地，完整的二階能力，其組成還包含有適當的條件（狀態與情境），在這裡所謂適當的二階條件即是：

當一階能力出問題之時，會有隱藏不了的徵兆將其暴露。

¹⁷³ 同一個註解的解釋，這裡的循環問題在本論文第二章節已有很詳盡的探討。



其中這個徵兆可以是感到不適或注意到不對勁的地方、可以是來自證詞，也可以是意識到不融貫(和自身其他的能力有所不相容)等等。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是處在適當的二階條件，當我們視力受損或近視使得視覺變得不可靠時，會有「視線模糊」等感到不舒服的感覺(感到不適)，或是我們可能剛好去看了眼科被醫生告知視力有問題(證詞)，而我們的二階能力即是對這些徵兆有所反應，意識到此時恐怕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就算見到「牆壁是紅色的」也有待商榷。又例如，在正常的情況下，我們的視覺、聽覺、觸覺……等各種能力都是相容的，我用視覺看到面前有個杯子，那麼我用手觸去觸碰，也會感受到相符的形狀；但是如果我患了某種疾病，導致我的眼睛所看到的畫面都會是扭曲的，那麼我就會發現我所看到的樣貌，和伸手去觸碰感受到的形狀是不一樣的(注意到不融貫)，此時我的二階能力即是對這些不融貫的徵兆有所反應，意識到恐怕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如果我們身在有徵兆的環境、且沒有感應到任何徵兆的話，便可以預設自己的視覺是可靠的。

綜合上述兩點，我們要在二階的層次認知到能力是可靠的，方法是要對於「這種類型的能力是可以用來獲得知識的」有所概念，並且在自己實際行使能力時評斷有沒有奇怪的徵兆、如果沒有的話就可以預設自己的能力為可靠的——當然，這一切都必須要在「出問題時會有徵兆」的地方才能成立。舉例來說，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牆壁是紅色的」，這時如果出問題的時候會有徵兆，而我們所要做的事情是要從科學家或心理學家身上聽聞視覺是可靠的，並在這個基礎之下去評斷自己眼睛有沒有不舒服，如果沒有的話就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視覺視為可靠的。

(3) 狀態適當

關於如何認知到狀態是否適當的部分，表面上看來是最棘手的。原因是表面上我們似乎沒有辦法透過同樣的手法(對徵兆有所反應)來得知自己不是在作夢，畢竟如果我睡著了，並不會有任何徵兆讓我意識到。然而，我認為撇除掉「夢」這種總是構成困難的狀況，還是有許多狀態是可以透過徵兆來發現的，例如是否喝醉、是否感到疲累頭痛……等等，因此仍然可以做出類似的主張，將認知到「狀態適當」的二

階能力定為「對徵兆有所反應，並且在沒有徵兆時預設自己狀態適當」，並同樣地將這裡所謂適當的二階條件定為：



當狀態出問題之時，會有隱藏不了的徵兆將其暴露。

同樣地，這個徵兆可以是感到不對勁、可以是透過證詞，也可以是注意到不融貫的跡象……等等。例如當我們喝醉了，身體會有許多不舒服的反應，會感覺到頭痛、感覺到身體發熱（感受到不對勁）；或是如果喝多了，身旁的朋友會提醒我們（透過證詞）；又例如發現自己吃下去的東西，味道和印象中的不一樣，可能就會懷疑是不是身體不舒服導致味覺出問題（注意到不融貫）。這些時候，我們便要對這些徵兆有所反應，來判斷出此時自己的狀態是不適當的；而如果在「如果出狀況會有徵兆」的環境，都沒有感應到任何徵兆的話，我們便可以預設自己狀態適當。

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發現，其實我們並不是真的不能認知到自己是否狀態適當，甚至對於大部分的狀態，我們多少還是可以對其有所瞭解——會出問題的，可以說根本是出在懷疑論劇本：就算處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們在作夢，是沒有徵兆能讓我們意識到的；或是如果我們吃了某種「癱瘓藥物」（Disablex），也是沒有徵兆讓我們意識到的¹⁷⁴。而說到這裡其實我們又可以發現到，這類問題並不唯獨「狀態」會遇到，「技能」和「情境」也會遇到懷疑論的問題：關於我們是否是桶中腦，並沒有徵兆能讓我們意識到；關於我們是否被惡魔欺騙，同樣也沒有徵兆能讓我們意識到……。然而這也正代表著，這套關於二階能力的說明，似乎在能力可靠、情境適當、狀態適當這三方面，都分別或重疊地有「出問題時會沒有徵兆」的狀況需要擔憂，而這些擔憂正是對應到各種懷疑論劇本們！因此，雖然以上對於二階能力的刻畫，詳細地捕捉了 Sosa 心目中的觀點論的圖像，但是恐怕還有懷疑論的問題尚待繼續探討。

¹⁷⁴ 癱瘓藥物是 Sosa 所編造出的一種懷疑論劇本：有一種藥物吃下去之後會癱瘓我們的認知能力，使得我們不僅沒有辦法好好正常使用視覺、聽覺……等能力，還會產生幻覺，以為自己有看到東西、聽到東西……等等，但我們所「看到」、「聽到」的都只是我們的幻覺而已，但是這些幻覺卻真實到好像我們是活在一個幻想世界中一樣，完全感覺不到任何不對勁。見 Sosa (2011, pp.154-155)。



第四節 懷疑論所帶來的困境

在前面我們看到了，雖然我們可以依循 Sosa 的主張，將二階能力與二階條件做出修正，從而緩解我所提出的攻擊，但是在仔細將 Sosa 的修正改寫得更為完善之後，我們發現到在遇到懷疑論的劇本——也就是「出問題時會沒有徵兆」之時，依然會陷入僵局。於是接下來，我在這節要再次檢討 Sosa 對於各種懷疑論劇本的處理法。

Sosa 對於「夢的懷疑論」以及「極端懷疑論」(radical skepticism)——也就是桶中腦、惡魔論證等——這兩種懷疑論劇本的解法是不一樣的：對於夢的懷疑論，雖然 Sosa 的解法表面上是以 SSS 能力理論中的能力測試來指出，「我們不是在作夢」這件事情可以顯而易見地成立，但背後其實暗渡了夢的「想像模型」(imagination model) 理論；而對於極端懷疑論，Sosa 則是提出一套「背景條件」(background condition) 的說法，指出我們可以直接將「我們不是桶中腦」、「我們沒有被惡魔欺騙」等當作背景預設¹⁷⁵。以下我將探討這兩者，並將分別指出 Sosa 的解法多少都上有些不清楚或是爭議之處；而在下一節，我將更指出 Sosa 所面臨的除了這些劇本之外，還會遇到另一種形式的懷疑論——無限後退難題：Sosa 對於兩層次理論的建構在做出前述修正之後，雖然表面上能解決（或緩解）我所提出的批評，但其實又會在新的層次上再度遇到類似的困難。

6.4.1. 極端懷疑論

Sosa 對於極端懷疑論的解決，想法是：我們可以直接預設自己不是桶中腦、直接預設自己沒有被惡魔欺騙，並不需要再去找其他理由才能將這些可能性排除¹⁷⁶。而

¹⁷⁵ 到這裡或許會有人發現，在第一章中，我也討論過 Sosa 對於這些懷疑論劇本的解法，雖然當初 Sosa 也是分為「夢的懷疑論」和其他不是夢的劇本來討論，但是說法似乎和這裡所摘述的不同。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Sosa 的解法隨著他提出 SSS 能力理論之後，又起了一些變化，而第一章我的目的是要藉由 Sosa 對於懷疑論的回答，引出兩層次知識的輪廓，主要的訴求是最一目了然的方式來介紹兩層次理論，因此當時所選取的是 Sosa 較早期（主要是 2007 年）的想法。而關於現在和原本的差異，隨後我即會在適當的地方予以說明。

¹⁷⁶ 在第一章中，我所介紹的 Sosa 對於這些懷疑論劇本的解法是早期的版本，他首先主張知識需要滿足安全性條件，接著再聲稱它們過於古怪、離我們太遙遠，以至於不需要考慮，可以將其當作不相關的選項予以排除，所以並不會影響到信念的安全性。而後來 Sosa 或許是自己注意到這種

他的策略是去論證「極端懷疑論的劇本不會發生」對於我們來說是「背景條件」，也就是我們可以直接預設其成立，並不需要再去尋求方式將這些可能性予以排除。

「背景條件」是 Sosa 以 SSS 能力理論為基礎所提出的主張。Sosa 以在夜間投籃的運動員為例，指出我們並不需要考慮所有狀況，有些條件是我們需要考慮的，而有些則可以直接視為背景條件：

夜間的籃球員

有個籃球員半夜自己一個人在明亮的體育場裡投籃，他的投籃能力很準，不過如果體育館燈暗掉的話，他的命中率就會大幅下降。¹⁷⁷

Sosa 認為籃球員在第二層次上做風險評估時，並不需要考慮燈光壞掉的情況；籃球員可以直接預設燈光良好，甚至就算是燈光很容易就會壞掉、只是運氣好才沒暗掉的，都還是可以直接這樣預設，他的投籃表現還是可以是完全適切的。由此，Sosa 指出我們可以將條件分為兩類：

1. 需要考慮的條件：身體有多疲憊、站離籃框有多遠……等等。
2. 不需要考慮的條件：燈光不會很容易暗掉、不會忽然發生大地震……等等。

其中前者正是組成「完整的能力」的那些「狀態」與「情境」，這些條件是籃球員在做二階的評估時所需要考慮的；而後者則稱為「背景條件」，這些條件是可以直接做出「默認預設」(default assumption) 來預設其成立，籃球員不需要知道它們有

說法不但是直接訴諸那些劇本「實際上」的距離，而且還必須依賴「那些劇本很遙遠」這項形上學假設，所以他特別強調現在使用「背景條件」所做的解法，和當初的解法是獨立的：

Against the skeptic's use of radical skeptical scenarios, it is often objected that, being so remote, they can safely be assumed to be false. Our account enables an objection independent of any such appeal to remoteness. As we have seen, inability to rule out even very close danger might have zero bearing on quality of performance. (Sosa 2017, pp.218-219)

也就是說，和原本理論的差別是，現在 Sosa 既不需要主張極端懷疑論劇本是否距離我們很遙遠、也不需要找理由將其予以排除，就可以直接默認預設那些劇本不會成立。

¹⁷⁷ 改寫自 Sosa (2017 p.217; 2019 p.474) 的例子。



沒有成立，就可以直接預設燈光不會很容易暗掉、不會忽然發生大地震等等。關於「背景條件」，Sosa 給了一份說明：

背景條件是在表現的時候，如果相關的 S 都是適當的，所必須成立的那些條件。因此，適當的技能、狀態、情境的存在，會蘊含各自的背景條件也必須跟著成立。(Sosa 2017, p.218)¹⁷⁸

指出「背景條件」會被完整的能力中的三個 S 所蘊含。以〈夜間的籃球員〉為例，如果組成「完整的投籃能力」的 SSS 包含燈光明亮，那麼「燈光明亮」即是需要考慮的條件；而「燈光不會很容易暗掉」則是不需要考慮的、可以直接預設其成立的「背景條件」——在這裡「燈光不會很容易暗掉」是被「燈光明亮」所蘊含。

有了以上的概念之後，Sosa 將其應用到「極端懷疑論」的劇本上。Sosa 把〈夜間的籃球員〉與極端懷疑論劇本做個類比，指出就如同進籃的價值並不會被「燈有可能會暗掉」這個可能性所影響，同理知性表現的價值也不會被「極端懷疑論劇本」的可能性所影響：

因此這會是個對於懷疑論的駁回：那些可能的懷疑論劇情，就像是夜晚的球賽中可能會暗掉的燈光。(Sosa 2017, p.219)¹⁷⁹

換句話說，Sosa 認為「極端懷疑論的劇本不會發生」對於我們來說是背景條件，我們可以直接默認預設其成立，並不需要再去尋求方式將這些可能性予以排除。或是可以如此來理解：雖然要通過省思能力測試，必須要處在「出問題時會有徵兆」的條件下才行，而當我們不幸是桶中腦、或不幸被惡魔欺騙的時候，似乎並沒有徵兆可以讓我們知道——這一切看似都與〈萬花筒〉的例子一模一樣；但是由於「這些劇本不會發生」已經是背景條件了，所以我們根本不需要透過任何測試來做任何判

¹⁷⁸ A background condition is a condition that must hold if the relevant S is to be in place at the time of performance. Thus, the presence of the pertinent skill, shape, or situation will entail respective background conditions that must then hold. (Sosa 2017, p.218)

¹⁷⁹ There is hence an... objection to the skeptic: namely, that his possibilities are lik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lights will go out in a night game. (Sosa 2017, p.219)

斷自己是否擁有二階能力，就可以直接預設極端懷疑論的威脅並不會對我們的二階能力造成任何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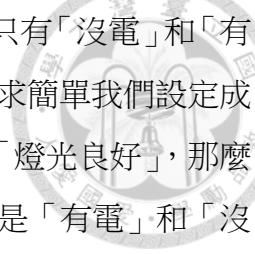
然而，我認為 Sosa 的這套解法尚有許多不清楚的地方。根據 Sosa 的說明，需要考慮的條件，即是組成完整的能力的那些 SSS 要素，而背景條件則會被 SSS 所蘊含。於是首先問題是，有哪些條件是構成完整的能力的那些 SSS 要素，這件事情過於任意：由於組成完整能力的 SSS 要素即是需要考慮的條件，所以這些條件確切來說包括哪些就變得很重要；但是 Sosa 並沒有給出一套標準來作為指引，甚至從唯一可以找出線索之處——也就是舉例——來看，他將何者歸為需要考慮的條件，也顯得相當任意。例如在〈夜間的籃球員〉的例子中，籃球員完整的投籃能力，其 SSS 包含身體不能很疲憊、站離籃框要夠近……等等，而燈光不會很容易暗掉、不會忽然發生大地震等則不列入其中——但是為什麼「不會發生地震」不是組成投籃能力的要素呢？那麼同理，對於弓箭手射箭的例子，弓箭手完整的射箭能力是否也不會包含「沒有颶風」？直覺來說，弓箭手在室外射箭，應該要評估所處的情境有沒有颶風才可以拉弓，但是「不會發生地震」和「沒有颶風」的差別又是什麼？如果 Sosa 對於選擇何者作為組成完整的認知能力的 SSS 條件是任意的，那就不夠說服人為什麼 SSS 中不會包含「我們不是桶中腦」。

再來，雖然 Sosa 指出如果 SSS 條件成立的話，背景條件就會成立，但 Sosa 依然沒有明確給出要哪些條件是背景條件的判斷方法——或許，我們可以將其說明理解成「被 SSS 所蘊含的那些條件，即是背景條件」，然而這麼一來，這份定義會導致兩個問題¹⁸⁰。第一，過於粗略地使用「蘊含」來做為定義，可以利用太多技巧來製造問題：例如「沒電」會導致「燈不亮」、「有人破壞燈光」也會導致「燈不亮」，所以「燈光良好」會蘊含「有電」、也會蘊含「沒人破壞燈光」等等，但假設我們

¹⁸⁰ Carter (2020) 即是將 Sosa 的主張解讀成：背景條件的定義即是「會被 SSS 所蘊含的那些條件」。不過我認為 Sosa 是否真的如此定義，還有待商榷，畢竟 Sosa 只有說背景條件會被那些 SSS 要素所蘊含，也就是前面正文中我有引的原文：

A background condition is a condition that must hold if the relevant S is to be in place at the time of performance. Thus, the presence of the pertinent skill, shape, or situation will entail respective background conditions that must then hold. (Sosa 2017, p.218)

但是仔細推敲以上用字，會發現另一個方向不一定成立：Sosa 其實並沒有聲稱只要被 SSS 要素蘊含的條件、就都是背景條件，也沒有真的直接給出背景條件的定義。



今天把所有「燈不亮」的原因都研究清楚了，最後釐清下來發現只有「沒電」和「有人破壞」這兩個原因（當然可能釐清起來會有更多原因，但是為求簡單我們設定成兩種），也就是說如果既「有電」又「沒人破壞」的話就會蘊含「燈光良好」，那麼現在到底是誰蘊含誰？我們的背景條件到底是「燈光良好」，還是「有電」和「沒人破壞」？又例如，許多我們試圖將其作為 SSS 的那些條件，又可以被某些其他條件所蘊含，甚至這些蘊含關係可以形成一個蘊含串，這麼一來到底該以何者作為 SSS 的組成要素？以〈夜間的籃球員〉為例，「身體不疲憊」這項條件，可以被「血糖在標準之上」所蘊含，那麼為什麼組成完整的投籃能力的要素不是「血糖在標準之上」？第二，根據 Sosa 對於背景條件的定義，「沒有小丑存在」會是背景條件，但這顯然不是我們所欲得到的結果：根據在第二節所引述的說明，Sosa 認為組成辨色視覺能力的 SSS 包含認知主體要是清醒的、以及燈光良好等等，然而「燈光良好」卻蘊含「沒有小丑在控制燈光」，於是根據定義「沒有小丑在控制燈光」是背景條件，Lucky Jim 可以直接默認預設其成立——這麼一來，就如同我們可以不顧極端懷疑論劇本對於二階能力的威脅，Lucky Jim 也可以直接默認預設沒有小丑，從而擁有省思知識。顯然這樣結論是荒謬的，也就是說，Sosa 使用「背景預設」來作為對於懷疑論的回答，不但會把日常生活中的我們與〈萬花筒〉的例子混為一談，還會摧毀原本好不容易得到的「Lucky Jim 沒有省思知識」這項結果。

以上幾項疑慮顯示了 Sosa 關於背景條件的想法還沒發展成熟，仍有許多細節需要處理；不過我認為，這些問題不一定會造成真正的理論困難，或許 Sosa 只需要再做出更縝密的修正與刻畫，便可以化解上述問題¹⁸¹。此外，這裡的問題較不會直接影響到 Sosa 的兩層次結構與觀點論的圖像，原因是他的「背景條件」可以算是個延伸的補充理論，也就是援引額外的理論資源去對懷疑論做解套；而我認為，更造成威脅的懷疑論劇本，在於接下來的夢的懷疑論。

6.4.2. 夢的懷疑論

Sosa 對於夢的懷疑論的解答，我認為他最終還是得訴諸他所提出的夢的「想像模

¹⁸¹ 例如 Carter (2020) 對於 Sosa 的「背景條件」也同樣有很多不滿，而他在指出 Sosa 有問題之後，便有試圖提出一份他自己的修正版本。

型」理論。

在本章第二節我曾提到，Sosa 的解法是主張省思能力測試的條件包含「認知主體要是醒著」，也就是說當我們在做省思能力測試時，就已經一定要是醒著的了，因此即會「顯而易見」地保證我們不是在作夢。對於這樣的說法，我在第二節末尾所提出的批評是，按照同樣的迴路，我們也可以說〈萬花筒〉中的 Lucky Jim 在做省思能力測試時，就已經一定要處在燈光的好壞沒有被隱藏的情境了，但這樣的結果顯然是荒謬的。而現在，我想試圖以同情的角度去揣摩 Sosa 這個策略背後所隱含的想法。

我認為 Sosa 在這裡其背後的構想是：當我們在作夢時，就不可能思考「我是否醒著的」這個問題、也不可能做出任何回答。於是日常生活中受到夢威脅的我們，和〈萬花筒〉例子中受到小丑威脅的 Lucky Jim 是不一樣的：Lucky Jim 在沒有滿足「燈光的好壞沒有被隱藏」的情境下，依然可以進行省思能力測試；而我們若是沒有滿足「認知主體要是醒著」這項條件，根本不可能嘗試進行省思能力測試。換句話說，Sosa 或許是想要主張「認知主體在睡著的時候，無法進行測試」——於是現在的問題是，這個主張要如何成立呢？這個看法似乎有些似曾相似，在第一章的時候我們曾看到，Sosa 原本對於夢的懷疑論的解法，是聲稱〈萬花筒〉與〈夢〉有兩個關鍵點不同：

(D1) 夢裡的內容，和清醒時的經驗內容是不同的；

(D2) 我們在作夢的時候，沒有辦法使用醒著時所用的那些認知能力。

而或許，Sosa 現在正是依據同樣的想法，認為如果睡著的話根本無法形成信念，所以無法做測試，因此條件裡就會包含認知主體要是醒著的。然而，上面這兩項宣稱卻和我們普遍所認為的差異極大，哲學上公認的主流想法是，認知主體在醒著的時候和作夢的時候，其心理內容與經驗會是一樣的¹⁸²。如果要宣稱以上這兩點，那

¹⁸² 甚至 Sosa 本人早期在撰寫介紹性文章時，也依循著傳統的看法來提及夢：

“[D]reaming” here stand for “philosophically dreaming” defined as follows: S philosophically dreams that p iff S experiences as if p, but unveridically so (and the same goes for all of S’s sensory experiences at the time). (Sosa 1999, p.143, n.2)

麼 Sosa 就必須訴諸他對於夢的理論——「想像模型」¹⁸³。

Sosa 對於夢的組成提出了「想像模型」理論，主張作夢並不是像在產生幻覺，而是像在想像。Sosa 認為「在夢中」(in my dream) 和「當作夢時」(while I dream) 是不一樣的：我在夢中所發生的事情，並不會在當我作夢時（實際）發生。例如我在夢中被獅子追，不代表我實際上真的有被獅子追；當我作夢的此時，實際發生的事情是我躺在床上蓋著棉被。更進一步地，Sosa 主張當作夢時我們不會有信念和意圖 (intention)，也無法作出斷言、同意、意願、或選擇等有意識的事情，更無法「想」或「思考」。Sosa 聲稱，作夢就像在看電影時進入想像一樣，看電影時還是擁有真的聽覺和視覺經驗，但是我們只是在想像世界裡製造信念，實際上並沒有真的產生信念，例如我們只是想像自己在飛，但實際上並沒有產生「我在飛」的信念；同理，作夢只是在想像，當作夢時我們也沒有真的產生信念，也沒有真的在想，所以就算夢的可能性離我們很近，發生了我們也不會擁有錯誤的信念。於是根據這套夢的理論，Sosa 認為夢的可能性之所以會造成威脅，是因為我們對於夢的理解採取了「正統概念」(orthodox concept)、把夢的狀態和醒著的狀態視作內在相似的；於是 Sosa 主張正統概念是有問題的，應該要改採他的「想像模型」才對，這麼一來當作夢時根本不會產生信念，於是夢的懷疑論劇本發生時當然也就不會產生錯誤的信念，因此夢的可能性也就不會有任何威脅¹⁸⁴。

然而，既然 Sosa 的這套想像模型理論和主流的想法迥異，那麼他就得負上對抗那些爭議的責任 (burden)，於是顯然他的主張有許多爭議尚未處理，勢必得再

¹⁸³ 雖然每當 Sosa 進到兩層次知識論的主張，在討論懷疑論時皆會特別強調他所提出的回答，並不打算訴諸想像模型，例如：

I would like to confront dream skepticism directly, without presupposing the imagination model. Indeed, let us initially grant to the skeptic the orthodox conception required for the dream-based attack. (Sosa 2007, p.28)

但是我認為現在如果 Sosa 要宣稱上述兩點，那勢必又得訴諸想像模型。此外，由於在第一章中 Sosa 對於夢的懷疑論的解法，最關鍵之處也是要倚靠 (D1) 與 (D2) 兩項宣稱，因此我認為那裡的解法，也會遇到和現在一樣的問題。

¹⁸⁴ 這套理論 Sosa 在 2007 年《A Virtue Epistemology》一書中第一章，以及 2017 年《Epistemology》一書的第二章，皆有詳細的主張。但是 Sosa 皆僅有不斷闡述他對於夢的想法，並沒有去解釋他和主流想法（也就是他所謂的「正統概念」）完全不同，為什麼我們應該要採取他的特殊看法。

額外花篇幅去做辯護。不過這部分並不是我在此欲討論的重點，我想點出的是，就算 Sosa 能夠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說明想像模型比起正統概念還要更正確，他終究沒有達成他的目的：

我已經有對於正統概念做出挑戰，主張夢比起產生幻覺，更像是在想像。但是在這裡讓我們把那個挑戰擱置在一旁，來發展另一套對於夢的問題的回答，而這份回答，會是更符合德性知識論的獨特旨趣的。我想要不預設想像模型，來直接面對夢的懷疑論。是的，讓我們從一開始就同意夢的懷疑論挑戰所需的正統概念，那麼德性知識論要如何阻擋懷疑論的攻擊呢？（Sosa 2007, p.28）¹⁸⁵

Sosa 需要且想要發展出的一套德性知識論，是要足以能夠面對夢的懷疑論的一個知識理論圖像。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如果 Sosa 要宣稱上述 (D1) 與 (D2) 兩點，勢必又得訴諸想像模型；也就是說，Sosa 對於夢的懷疑論的解法，終究還是得援引額外的理論支援，而非他的兩層次的德性知識理論就其本身就能夠解決夢的懷疑論。因此，我認為 Sosa 的理論尚未完善，懷疑論的困難依然尚未成功解決。雖然 Sosa 的建構在做出修正之後，將二階能力改為「對徵兆有所反應的能力」、二階條件改為「出問題時會有徵兆」之後，可以規避掉一些原先所遇到的問題，但是由於我們（雖然是醒著的但）有可能是在作夢，而如果我們在作夢，並不會有任何徵兆讓我們發現到，導致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處的情境，似乎並不滿足能認知到狀態適當的二階條件「當狀態出問題之時，會有隱藏不了的徵兆將其暴露」——因此，Sosa 的建構的中，目前依然沒有理論資源能夠對夢的懷疑論做出回應。

上述的懷疑論劇本，當發生的時候都是「沒有徵兆」的，但是在我們的建構之中，對於二階條件的要求是當一階能力／狀態／情境出問題之時，會有隱藏不了的徵兆將其暴露，於是懷疑論劇本的可能性，會對於日常生活造成威脅：如果我們是

¹⁸⁵ I have challenged that orthodox conception in my first lecture, while proposing that dreaming is much more like imagining than like hallucinating. But let us here set aside that challenge, in order to explore an alternativ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dreams, one with its own distinctive interest and more directly in line with our virtue epistemology. I would like to confront dream skepticism directly, without presupposing the imagination model. Indeed, let us initially grant to the skeptic the orthodox conception required for the dream-based attack. How might a virtue epistemology help thwart that attack? (Sosa 2007, p.28)

桶中腦、如果我們在作夢的話，並不會有任何徵兆讓我們發現，這樣的話，日常生活的二階條件還是適當的嗎？我們的二階能力還是完整的嗎？現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懷疑論劇本威脅的我們，似乎和〈萬花筒〉例子中受到小丑威脅的 Lucky Jim，並沒有任何區別，因此如果 Sosa 的建構要能成功的話，這些懷疑論劇本所帶來的問題，會是迫切地需要解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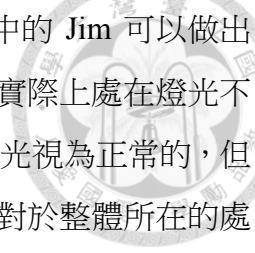
第五節 兩層次知識論的困境與展望

在上一節中，我討論了幾個會導致「出問題時會沒有徵兆」的懷疑論劇本，指出 Sosa 的建構在做出修正之後，仍然有些缺口尚待解決。而現在，我意圖回過頭來對於我所提出的貫穿本論文的攻擊進行再思，而我發現，縱使把二階能力與二階條件更改之後可以多說明一些事情，但並沒有真的化解我所提出的問題——我認為 Sosa 的建構會遇到另一種形式（不同於上一節所述的懷疑論劇本）的懷疑論困難：無限後退難題。

6.5.1. 無限後退難題¹⁸⁶

首先，讓我們重新審視將建構修正之後改變了什麼。在第二節的時候我提到，Sosa 把對二階能力與二階條件的解釋做出修正，似乎多少可以緩解我所提出的攻擊，於是在第三節中我便又更仔細地替 Sosa 將這份修正改寫並擴展得更為完善。我認為這份修正的理論意義是：原本的建構使得認知主體只要處在對的二階條件，就可以行使默認能力、直接預設條件是適當的，於是這導致認知主體不需要真的對於整體所在的處境有所理解、不需要真的認知到能力是可靠的、環境是適當的，只要「實際上」處在對的環境，就可以直接知道條件適當、就可以擁有省思知識；而修正之後的建構強調了二階能力是對於徵兆做出反應的能力（如果沒有感應到徵兆才能做出預設），於是這使得認知主體必須要真的去檢查有沒有徵兆，因此在新版的建構之中，認知主體對於自己的能力、狀態、情境等，是有所理解的。以「牆壁

¹⁸⁶ 感謝蔡政宏教授在論文口試時追問這個問題。



是紅色的」為例，Sosa 的建構在經過修正之後，對於日常生活中的 Jim 可以做出較好的分析：在原本的建構中對於這個例子的說明是，由於 Jim 實際上處在燈光不會很容易出錯的環境，所以他可以行使「默認能力」來自動把燈光視為正常的，但是這會使得 Jim 可以不必對於所處的環境做出任何檢查、不必對於整體所在的處境有所理解，就可以擁有省思知識；而相對地，修正版的建構指稱 Jim 的二階能力是對於徵兆有所反應的能力，於是這便能令 Jim 必須要真的去檢查能力、情境和狀態有沒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才有辦法擁有省思知識。

然而，雖然我們看似成功地解釋了要如何以二階能力來對於一階技能、一階狀態、一階情境有所理解，但是類似的問題又會再次產生：我們對於二階技能、二階狀態、二階情境，卻又是一無所知。同樣以「牆壁是紅色的」為例，日常生活中的 Jim 和〈萬花筒〉例子中的 Lucky Jim 都在做著一樣的事情，一樣使用視覺來判斷顏色、一樣使用二階能力來判斷有沒有不對勁的徵兆，而他們都因此相信牆壁是紅色的，相信他們的視覺是可靠的、狀態和情境是適當的，唯一的差別是 Lucky Jim 所在的房間有小丑在操控，使得燈光變換的徵兆會被隱藏——於是這又再度落回原本的問題：不管是 Jim 還是 Lucky Jim，都不知道自己現在到底是處在正常的房間還是有小丑控制的房間，那麼我們何以聲稱 Jim 擁有真正的知識？如果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因為 Jim 的確處在若出問題時會有徵兆的環境」，那麼再次地，如果我們不能接受外在論使用「我實際上的確沒有在作夢，因此我擁有感官知識」這種說法來回應懷疑論，現在的這個結論同樣也會令人無法忍受。

於是原本的問題，在建構做出修正之後也只是稍微得到緩解而已：雖然表面上，我們並不是以「我實際上擁有知識」來作為知識理論、或作為對於懷疑論的回答，而是很仔細地說明了要如何從更高的層次去對信念有所省思，如何認知到我們擁有信念、認知到我們所處的環境是正常的、認知到能力是可靠的等等；但是我們所做出的修正，說到底也只是更仔細地去刻畫如果實際上的確身在適當的二階條件下的話，要如何行使二階能力來對於整體所在處境有所理解，所以終究還是在訴諸「二階能力的確可靠、二階條件的確適當，因此我的確知道一階能力可靠、知道一階條件適當，所以我擁有二階知識」來使得省思知識成立，問題依然沒有真正解決。更明確地說，雖然對於一階信念 p 來說我們滿足了：



- (S1) 認知主體認知到產生信念的能力（技能）是可靠的。
- (S2) 認知主體認知到自己的狀態是適當的。
- (S3) 認知主體認知到所處的情境是適當的。

這三項要求，但其實在 (S1)、(S2) 與 (S3) 中的那些認知，都只是動物知識的層次，我們只是「實際上」擁有完整的二階能力（也就是「實際上」擁有可靠的二階技能並且「實際上」處在適當的二階狀態與處境）才得到 (S1)、(S2) 與 (S3) 的，於是問題只是往後退一步而已——如果我們不希望依賴於二階能力「實際上」可靠、二階條件「實際上」適當，如果我們不希望我們的理論只是在說我們「的確」擁有二階知識，那麼我們我們就必須再度對於「能力是可靠的」、「狀態是適當的」、「情境是適當的」等這些二階信念背後所各自對應到的能力、狀態與情境有所認知，也就是我們必須要再滿足以下三個條件：

- (S1') 認知主體認知到產生（二階）信念的（二階）能力是可靠的。
- (S2') 認知主體認知到自己的二階狀態是適當的。
- (S3') 認知主體認知到所處的二階情境是適當的。¹⁸⁷

來使得在 (S1)、(S2) 與 (S3) 當中的認知提升至省思知識的層次。但是這麼一來，這些 (S1')、(S2') 與 (S3') 當中的認知，又都只是動物知識的層次而已，於是我們又再度只是訴諸「實際上」有認知到來做說明，而同樣地我們依然不能接受這樣的後果，但是這麼一來，顯然就會無限後退下去：我們會需要再加一層二階的二階、然後再一層二階的二階的二階……¹⁸⁸。換句話說，Sosa 的建構在經過本章前幾節的修正之後，問題依然沒有真正獲得解決，只是往後退一層次而已，而如果試圖解決新的問題，又會在新的層次上再次出現問題。

¹⁸⁷ 更精確地說，是每個「我的視覺是可靠的」、「我沒有喝醉」、「我周遭的燈光正常」等這樣的信念，都分別對應到各自的 (S1')、(S2') 與 (S3')，所以這個後退的結構會非常複雜，類似每個節點都不斷往上延伸不只一個父節點的「樹」一樣。

¹⁸⁸ 或許，我們可以將之稱為「三階」、「四階」、「五階」……？我目前對於要如何稱呼往後退一層次的階層，尚未產生明確的偏好，僅是初步直覺應該要稱為「二階的二階」、「二階的二階的二階」……較佳，或許在未來更進一步地專注於懷疑論問題時，我會發展出更精確的用詞。



6.5.2. 觀點論的兩層次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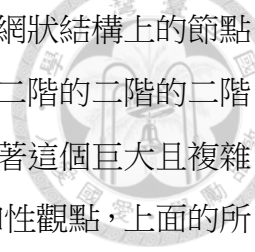
無限後退難題，又是個極度棘手的懷疑論難題，但關於這個懷疑論的議題，會是另一個知識論上的大哉問，細究起來勢必又得耗上整本書的力氣，於是在這裡的最後，我僅能初步指出可能的解決方式：或許回到 Sosa 觀點論的初衷——一個融貫的網狀結構圖像，可以有機會解決這項難題。

在觀點論的圖像中，知識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動物知識，指的是適切的信念，也就是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認知主體的能力的顯現，其中「能力」指的是由可靠的技能、適當的狀態、適當的情境所組成的完整能力；第二層次是省思知識，要提升至省思知識，我們必須要達到某種知性觀點，顯現二階能力來對於能力可靠、狀態適當、情境適當……等有所認知，才能真正擁有知識。更詳盡地說，我們是透過感官、記憶、證詞、推論、歸納……這些基本認知能力，來產生許多許多信念，包含靠感官去注意到房間燈光是否變昏暗、視線是否模糊、身體是否有酒醉的不適感……等徵兆，這些信念彼此交織，就像是呈現網狀結構一樣，信念之間直接或間接地互相支持、因果地互相依賴，隨著信念網越來越融貫，漸漸地我們便能有足夠地資源去透過二階能力達成：

- (S1) 認知主體認知到產生信念的能力（技能）是可靠的。
- (S2) 認知主體認知到自己的狀態是適當的。
- (S3) 認知主體認知到所處的情境是適當的。

這三項要求，方法是我們如果注意到有出問題的徵兆、就會對其有所反應，如果沒有、就會預設其是正常的，最終我們便能達到某種知性觀點、擁有真正的知識。

於是或許，我們可以將這個圖像理解成：在累積了很多動物知識之後，這些動物知識們會形成龐大的、交錯的、融貫的網狀結構，而最終整個結構「打包」起來便可以提升到某種知性觀點，使得原本的動物知識從而提升到第二層次。而如果這個圖像有辦法成立的話，那麼我們顯現二階能力所產生的「能力是可靠的」、「狀態是適當的」、「情境是適當的」等這些信念，就算都只是動物知識，也沒有必要往後退一步靠「二階的二階」的層次來幫助這些二階信念提升到省思知識的層次：畢竟



這些動物知識就和原始的一階信念 p 一樣，一開始都只是整個網狀結構上的節點而已，所謂「二階的二階」，甚至所謂「二階的二階的二階」、「二階的二階的二階的二階」……的信念，也都同樣是整個網狀結構上的一部份，而隨著這個巨大且複雜的網狀結構累積越來越多動物知識，最終便能整體提升到某種知性觀點，上面的所有動物知識便能一併提昇到省思知識的層次。這樣一來，前面我所謂「我們之所以認為懷疑論會是個挑戰，是因為哲學上所追求的知識，是要站在更高層次上去說我有知識」，或許指的就不是要「往後退」一層次，才有辦法真正知道前一層次的知識，而是指要以待評價的信念 p 為中心、張出一個信念網，而在這個信念網變得高度複雜、上面的動物知識們達成高度融貫之後——尤其是信念網必須能讓我們滿足「能力是可靠的」、「狀態是適當的」、「情境是適當的」等這些目標——整個信念網便可以提升到更高的層次，從而信念 p 便得以提升至省思知識的境界。換句話說，或許我們可以指稱：之所以會遇到無限後退難題，是因為我們錯誤地認為信念提升至第二層次的方式是「線性的」，從而誤以為還有第二層次的第二層次、第二層次的第二層次的第二層次……；但其實不然，所謂「第二層次」指的就是整個信念網複雜地達到融貫、提升到的某種知性觀點之後，上面的信念們整體所提升到的另一個更高的層次，而這個層次即是我們所欲追求的真正的知識。

不過以上的描述顯然還是過於模糊：究竟大量的動物知識之間形成融貫之後，是如何提升到某種知性觀點的？Sosa 的觀點論刻畫方式在這部分的敘述還是過於神秘，如果 Sosa 的兩層次知識論要能成功，還是得做出一套明確的建構。不過至此，我在這篇論文的工作已經告一段落了：本文的主軸，是對於 Sosa 的兩層次理論進行再思，而我的結論是 Sosa 的觀點論圖像是值得追尋的，但是他所做的建構並沒有成功達成他的期望。於是在這裡，我想要提出一個猜測：或許 Sosa 的建構之所以不斷地遇到困難，就是因為建構的過程中太注重第一與第二層次間的線性關係，總是忽略了最終的目標是要建立出一個融貫的網狀結構；因此我欲將此指為未來方向，期待這套理論接下來要做的發展，除了要解決懷疑論劇本的問題之外，更要以「觀點論」的網狀結構圖像作為藍圖，來做出一套完好的詳細建構。



結論



Sosa 的德性知識論，是當代知識論上極具開創性的嶄新理論，在知識論的各項議題上都帶來非常大的影響與貢獻。在這篇論文中，我特別藉由探討當中 Sosa 對於懷疑論的回答，從中循跡出他心目中兼容內外論的「兩層次」知識圖像；而本論文的主軸，便是聚焦在此 Sosa 獨有的兩層次知識論。我所做的工作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我對於 Sosa 歷來所提出的不同描述予以整理與分析，並做出一套詮釋，指出 Sosa 是以「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來建構知識，以達到用「觀點論」的刻畫方式中所描繪出的知識圖像；接著我對於「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作出更進一步的檢討與批評，指出 Sosa 所做的建構並沒有成功達到他心目中帶有內在論色彩的知識圖像；然後我延續了 Sosa 的主張，以觀點論作為藍圖來對於二階能力的部分做出修正，試圖嘗試解決 Sosa 的刻畫中所遇到的困難，並在最終再度指出 Sosa 的建構依然會遇到類似的困難。

在第一章與第二章，我以懷疑論作為開端，討論 Sosa 對於兩大懷疑論——外在世界懷疑論與準則難題——的解法。一方面，我認為一個知識理論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如何回應懷疑論，而 Sosa 的知識理論之所以值得深入鑽研，正是因為他以兩層次知識理論所構築出的知識論圖像，提供了令人怦然、眼睛為之一亮的回答；另一方面，我注意到 Sosa 在歷年來的著作和文章中，對於兩層次理論的描述不盡相同，其用詞和術語也時常做出很大的更動，所以我認為若是開門見山地直接正面介紹 Sosa 的理論內容，會有太多細項需要梳理與釐清，反而不利於捕捉他的理論圖像。因此，我選擇以懷疑論的議題作為切入點，來探討 Sosa 這開創性的知識理論。

首先，第一章的主題是外在世界懷疑論。在端視 Sosa 的回答的過程中，Sosa 的兩層次知識論的輪廓也會逐步呈現，從中我們可以看到 Sosa 用「AAA 結構」所做出的刻畫：知識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動物知識，其要求僅有「適切性」，也就是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認知主體在適當的條件下顯現了他可靠的能力；而省思知識是更高層次的知識，當認知主體適切地注意到信念是適切的，並從而對信念有所反思、有所理解，甚至了解到信念來源是可靠的，便能將動物知識提升至省思知識的層次。在之中，我們可以看出 Sosa 所期望的知識是帶有內在論色彩的：

光是動物知識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要求把知識的標準提升至省思知識才行；換句話說，光是能力「實際上」可靠、環境「實際上」正常是不夠的，我們還希望能夠對信念有所省思，以認知到我們擁有信念、認知到我們所處的環境是正常的、認知到我們的能力是可靠的等等，否則，只要一開始就聲稱「我實際上的確沒有在作夢，因此我擁有感官知識」，就可以武斷地駁回懷疑論了。然而，在詳細檢視 Sosa 的論述的同時，他對於兩層次理論的建構方式的缺陷也會隨之浮現：決定認知主體是否擁有（省思）知識的，依然是環境「實際上」是否正常——而這將使得 Sosa 再度落入外在論的窘境。

接著，在第二章我繼續懷疑論的議題，談論「準則難題」：如果要求「必須知道來源可靠，才能擁有知識」那麼我們便會陷入循環，原因是我們為了要得知能力的可靠性，我們必須要訴諸同樣的那些能力。而從 Sosa 對於這個循環問題的解法，我們可以看到他心目中的兩層次知識論，是一個「觀點論」的圖像：一開始，我們的信念只是動物知識，但是隨著我們累積越來越多的動物知識，這些信念就像編織成一張網一樣，彼此之間因果地相互依賴、直接或間接地互相支持，於是我們的信念網逐漸變得融貫，使我們從而提升到某種知性觀點，站在那個觀點我們便得以反思認可信念來源的可靠性，獲得省思知識。而至此，我也終於完成了初步工作：從懷疑論看兩層次理論的圖像及其問題。

在第三章，我所做的工作與貢獻是提出一份對於 Sosa 的詮釋。在近來這幾十年間，Sosa 發表了非常多文章與專書來闡述他的兩層次知識主張，但是他在不同地方所做的陳述，不論是描寫的角度、還是用字遣詞，皆有或大或小的差異；Sosa 對於兩種知識的刻畫，有時是利用「適切」的概念堆疊來定義，有時卻是以提升至某種知性「觀點」的角度切入，甚至還隨著新作品的發表，不斷定義出新的術語。我認為，Sosa 歷來對於他的兩層次知識理論的不盡相同的描述，可以歸納成兩套不同的刻畫方式：「觀點論」的刻畫方式，以及「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其中以「觀點論」的刻畫方式所構築出的，是 Sosa 心目中的知識論圖像，在這個圖像中，Sosa 描繪了他對於知識的期望，包含達到融貫與理解、知道來源的可靠性，以及擁有內在論式的資源以回應懷疑論的挑戰；而「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則是可以視為 Sosa 對於他心目中的知識論圖像，所做的明確建構，在這個建構中，Sosa 定義了「適切」的概念，再從這個概念來建構出兩層次的知識，而如此建構的目的

便是要達到他在觀點論中所描繪的期望。在做出這份詮釋之後，我發現到由於 Sosa 的建構或多或少不夠完善，因此做出了許多次的修正，就算同樣是用「AAA 結構」來做刻畫，Sosa 在不同年份的不同著作中的敘述依然有許多不同，尤其是在所使用的專有名詞方面；由於我對於 Sosa 的批評，會是針對他以「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是否能夠成功建構出他在「觀點論」中所描繪出的圖像，為了確保我的批評並不會因為 Sosa 後續做了更新而不再合用，也為了更精確地使用 Sosa 的語言來進行我的批評，我又更進一步地仔細探究並詮釋 Sosa 歷年以來用「AAA 結構」所做的刻畫，並指出雖然敘事角度不同、用詞上也有很大的差異，細節上也不斷再修正，不過一以貫之：「適切」即是「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可靠能力在適當條件下的顯現」，而其中「信念」、「能力」與「適當條件」都可以分為一階與二階，所指的分別是：

一階信念： p

二階信念： Kp （信念 p 是適切的）

一階能力：用以得到信念 p 的能力，例如視覺、聽覺……等感官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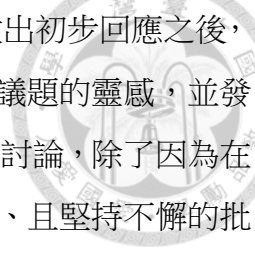
二階能力：默認能力，使用這種能力可以預設一階環境是正常的。

一階條件適當：產生信念 p 的當下環境正常，例如燈光是白色的。

二階條件適當：一階條件不會很容易出狀況，例如燈光的顏色不會很容易出錯。

換句話說，一階信念是適切的，若且唯若認知主體的一階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他在適當的一階條件下顯現了他可靠的一階能力；二階信念是適切的，若且唯若認知主體的二階信念之所以為真，是因為他在適當的二階條件下顯現了他可靠的二階能力。於是所謂動物知識，即是在適當的一階條件下行使可靠的一階能力，從而產生真的一階信念；而所謂省思知識，則是在適當的二階條件下行使可靠的二階能力，來評估一階條件是正常的、從而使得二階信念為真，並且更進一步地由這份二階信念來引導認知主體行使一階能力、從而產生適切的一階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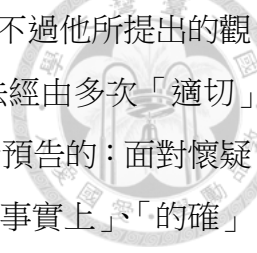
再接下來的兩章，我旨在對於 Sosa 的兩層次理論，做出檢討與批評。我先是



探討文獻上 Kornblith 對於 Sosa 所提出的兩個批評，在替 Sosa 做出初步回應之後，接著我又更進一步地從 Kornblith 的論述中擷取出關於內外論議題的靈感，並發展出我自己對於 Sosa 的一套批評。而我之所以選擇 Kornblith 的討論，除了因為在關於 Sosa 兩層次理論的文獻討論中，Kornblith 是其中最主要的、且堅持不懈的批評者之一外，一方面是因為我對於 Kornblith 第一項批評的批評，可以作為我支持 Sosa 兩層次知識論的理由；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雖然我不盡同意 Kornblith 的理解，但是我自己對於 Sosa 的批評，是從 Kornblith 對於 Sosa 的第二項攻擊中取經。

在第四章中，我探討的是 Kornblith 對於 Sosa 的第一項批評：Kornblith 援引了許多當代心理學上的理論，指出人類的內省行為有許多認知偏誤，故省思並不能增加可靠度、省思知識並沒有比動物知識還「更好」，因此沒有必要區分出省思知識。這項批評的對象是 Sosa 的整個知識論圖像，並不是針對以「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所建構出的結果，而我認為這項批評是可以被駁回的。有兩個方式可以顯示這個區分是值得劃分的：一是省思知識擁有可靠性以外的其他知性價值，包含理解、融貫等等；二是省思知識在對抗懷疑論上所扮演的角色——唯有訴諸省思知識，才有辦法回應知識論上懷疑論的挑戰。更進一步地，我注意到光是指出省思知識擁有可靠度以外的知性價值是不夠的，原因是我認為 Kornblith 之所以堅決主張省思知識必須要能「增加可靠度」才能比動物知識有價值，並不是因為他沒有注意到省思知識還有其他知性價值，而是因為其背後隱藏了類似知性價值一元論的觀點，若只是純粹指出省思知識擁有理解、融貫等知性價值，恐怕爭辯會淪為各說各話；因此我又更進一步地探討知識的價值問題，指出 Kornblith 的主張會遇到與「淹沒難題」同類型的問題。

在第五章，我藉由 Kornblith 對於 Sosa 的第二項批評，從中獲取關於內外論議題的靈感，進而提出一套我自己的批評。Kornblith 的第二項批評是針對 Sosa 的「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所建構出的結果，他指稱 Sosa 對於省思知識的刻畫起了劇烈的變化，既無法達成原先理論中所期盼的「達到更廣更整體的理解，並意識到信念來源」，也無法對懷疑論的挑戰提出辯護；Kornblith 認為 Sosa 的新定義，只不過是「動物知識做兩次」而已，更進一步地，他指出問題出在原先的理論綜合了內外論的想法，但是新的定義純粹就只是不斷使用外在論式的概念去做建構而已。我認為 Kornblith 的攻擊內容並沒有真正直擊 Sosa 的問題點，而關鍵出在 Kornbli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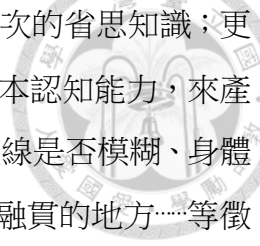
忽略了「適切」的概念中，就已經包含了「條件適當」等要素，不過他所提出的觀察是很有啟發性的：「適切」是個外在論式的概念，我們沒辦法經由多次「適切」來堆疊出內在論的期待。至於我的批評，則是呼應到我在首章所預告的：面對懷疑論的挑戰，外在論的回應時常是只在實際的層面上指出，我們「事實上」、「的確」是處在正常的環境，「實際上」我們沒有在作夢，「實際上」也沒有惡魔在欺騙我們，而我們「實際上」也擁有可靠的認知能力，因此我們的確擁有知識；然而，雖然 Sosa 為了用內在論的方式去回應懷疑論，提出很複雜兩層次理論來刻畫知識，要求認知主體必須行使二階能力，來對一階條件有所認知，但是根據 Sosa 在「AAA 結構」的刻畫方式中對於「適切」的定義，二階能力是否適切地行使的關鍵，卻還是由二階條件「實際上」是否適當來保證——這只不過是把問題往後退一層次而已！因此我認為 Sosa 的建構是失敗的，他並沒有成功地達成他用「觀點論」的刻畫方式所描繪出的、帶有內在論色彩的知識論圖像。

在最後一個章節，我針對上述 Sosa 所遇到的困難，來對 Sosa 的建構進行再思，探討可能的修正方向。藉由探討 Sosa 最新的 SSS 能力理論，我注意到若將「二階能力」和「二階條件」的內容做些修正，可以緩解我所提出的攻擊：在 Sosa 原本的說明中，二階能力是可以直接預設一階條件適當的「默認能力」，二階條件是（舉例來說）燈光不會很容易出錯，於是這使得二階條件的實況會「保證」認知主體可以預設一階條件正常；而在修正後的版本，二階能力改成了「對於徵兆有所反應的能力」，二階條件則改成「在缺乏一階能力時會有徵兆」，於是認知主體是「透過徵兆」去知道、理解環境正常，因此多少能帶有內在論式的色彩。接著，我試著將上述想法發展得更臻完整、以探討這份修正是否能真正解決問題。我對「二階能力」做出更詳細的刻畫，主張行使二階能力，是用來認知到能力可靠、狀態適當、情境適當，而這些能力以及當中所包含的條件分別是：

二階能力：對徵兆有所反應，並且在沒有徵兆的時候預設自己能力可靠／狀態適當／情境適當

二階條件：當一階能力／狀態／情境出問題時，會有隱藏不了的徵兆將其暴露

我的這套二階能力理論說明了，我們是如何行使二階能力來對於能力可靠、狀態適



當、情境適當……等有所認知，達到某種知性觀點，提升至第二層次的省思知識；更詳盡地說，我們是透過感官、記憶、證詞、推論、歸納……這些基本認知能力，來產生許多許多信念，包含靠感官去注意到房間燈光是否變昏暗、視線是否模糊、身體是否有酒醉的不適感，或是來自他人的證詞，或是察覺是否有不融貫的地方……等徵兆，這些信念彼此交織，就像是呈現網狀結構一樣，信念之間直接或間接地互相支持、因果地互相依賴，隨著信念網越來越融貫，漸漸地我們便能有足夠地資源去透過二階能力達成：

- (S1) 認知主體認知到產生信念的能力（技能）是可靠的。
- (S2) 認知主體認知到自己的狀態是適當的。
- (S3) 認知主體認知到所處的情境是適當的。

這三項要求，最終我們便能達到某種知性觀點、擁有真正的知識——而我以此方式所建構出的，即是我們所欲追求的觀點論圖像。然而，在回過頭來再度檢討 Sosa 的建構在經過修正之後是否能真的解決問題時，我發現到懷疑論的劇本（包含極端懷疑論以及夢的懷疑論）會威脅到「出問題時會有徵兆」這項條件，而 Sosa 對於這些劇本的解決方式，或多或少都有尚未解決的爭議；除此之外，我注意到雖然修正版的建構似乎可以緩解我所提出的批評，但是卻又會在新的層次上再次出現類似的問題——換句話說，Sosa 的建構會面臨到無限後退的懷疑論難題。因此，我認為 Sosa 的建構終究沒有成功達成他所期望的觀點論圖像。

至此，我在本論文中的工作也就完成了。而在最後我也點出，在重新審視觀點論的圖像會發現到，或許建構總是會出問題，是因為我們總是忽略了觀點論所追求的是一個融貫的網狀結構，而非第一層次與第二層次之間的線性關係。於是以此作結，我認為雖然 Sosa 所做出的建構有許多未盡之處，但我相信這套觀點論知識圖像是值得嚮往並追尋的：一方面不會像傳統內在論那般陷入循環問題，另一方面又不會像外在論那般的在面對懷疑論時直接將問題消解——因此我期許這套理論的未來發展方向，能以觀點論的網狀圖像作為核心，來構築出一套完好的建構。

參考文獻



- Armstrong, D. M. (1963). Is Introspective Knowledge Incorrigible? *Philosophical Review* 72 (4):417.
- Carter, J. Adam & McKenna, Robin (2019). Sosa versus Kornblith on Grades of Knowledge. *Synthese*.
- Carter, J. Adam (2020). De Minimis Normativism: a new theory of full aptness.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 Chisholm, Roderick M. (1973). *The Problem of the Criterion*. Milwaukee,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 Chisholm, Roderick M. (1977). *Theory of Knowledg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Cohen, Stewart (2002). Basic knowledge and the problem of easy knowledge.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65 (2):309-329.
- Drayson, Zoe (2012). The uses and abuses of the personal/subpersonal distinctio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26 (1):1-18.
- Drayson, Zoe (2014). The Personal/Subpersonal Distinction. *Philosophy Compass* 9 (5):338-346.
- Dretske, Fred I. (1970). Epistemic operators. *Journal of Philosophy* 67 (24):1007-1023.
- Dretske, Fred I. (1971). Conclusive reason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49 (1):1-22.
- Gettier, Edmund (1963).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 23 (6):121-123.
- Goldman, Alvin I. (1976). Discrimination and perceptual knowledge. *Journal of Philosophy* 73 (November):771-791.
- Kornblith, Hilary (2004). Sosa on human and animal knowledge. In Greco John (ed.), *Ernest Sosa and His Critics*. pp.126-134.
- Kornblith, Hilary (2009). Sosa in perspective. *Philosophical Studies* 144 (1):127--136.
- Kornblith, Hilary (2010). What reflective endorsement cannot do.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80 (1):1-19.
- Kornblith, Hilary (2012). *On Refle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rnblith, Hilary (2019) "Don't Think Twice, It's Alright," *Philosophic Exchange*: Vol. 48: No. 1, Article 1.

- Perrine, Timothy (2014). Against Kornblith Against Reflective Knowledge. *Logos and Episteme* 5 (3):351-360.
- Sosa, Ernest (1991). *Knowledge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sa, Ernest (1997). Reflective knowledge in the best circles. *Journal of Philosophy* 94 (8):410-430.
- Sosa, Ernest (1999). Skepticism and the internal/external divide. In John Greco & Ernest Sosa (eds.), *The Blackwell Guide to Epistemology*. Blackwell. pp. 145-157.
- Sosa, Ernest (2004). Replies. In John Greco (ed.), *Ernest Sosa: And His Critics*. Oxford: Blackwell.
- Sosa, Ernest (2007). *A Virtue Epistemology: Apt Belief and Reflective Knowledge, Volume 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sa, Ernest (2009). *Reflective Knowledge: Apt Belief and Reflective Knowledge, Volume 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sa, Ernest (2009). Replies to commentators on A Virtue Epistemology. *Philosophical Studies* 144 (1):137-147.
- Sosa, Ernest (2011). *Knowing Full We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osa, Ernest (2015). *Judgment & Agen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sa, Ernest (2017). *Epistem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osa, Ernest (2019). Animal Versus Reflective Orders of Epistemic Competence. In Luca Tateo & Waldomiro Silva-Filho (eds.), *Thinking About Oneself*. Springer Verlag.
- Stroud, Barry (1989). Understanding human knowledge in general. In Marjorie Clay & Keith Lehrer (eds.), *Knowledge and Skepticism*. Westview Press.
- Nozick, Robert (1981). *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Zagzebski, Linda. 2003. The Search for the Source of Epistemic Good. *Metaphilosophy* 34 (1-2):12-28.
- 米建國 (2014)。〈書評：Ernest Sosa, *Knowing Full Well* (《知之完好》)〉，《哲學與文化》：德性理論與中國哲學專題，第 41 卷第 3 期，第 143 頁～152 頁。
- 米建國 (2019)。〈德性知識論〉，《華文哲學百科》(2019 版本)，王一奇 (編)。
URL=http://mephilosophy.ccu.edu.tw/entry.php?entry_name=德性知識論。
- 何宗興 (2018)。〈知識的價值〉，王一奇 (編)，《華文哲學百科》(2019 版本)。
URL=http://mephilosophy.ccu.edu.tw/entry.php?entry_name=知識的價值。